

文藝月刊
252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號

文藝月刊

252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號

文藝月刊 六月號 第二五二期

文藝月刊

梅花運動文集



梅花、梅花，滿天下，
越冷它越開花！
…………
冰雪風雨它都不怕，
它是我的國花！

「梅花運動文集」
收集了古今有關梅的重要著作，
是栽梅、賞梅、吟梅、
畫梅、愛梅的必備文獻。

「梅花運動文集」
定　價：每冊新台幣七〇元
直接郵購：八折優待・五六元
團體購買：七折優待・四九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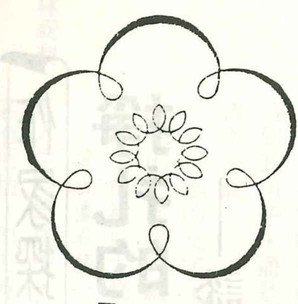
策劃指導：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推廣梅花運動委員會
編印發行：
文藝月刊社
社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
二五巷十三號
電話：三九一二九二六
郵撥：〇〇一五二八一—五

文藝月刊

七十九年六月號
第二五二期

目錄

■封面設計：選自世界攝影名家作品



文藝傳播系列

小說系列

發行人：李明
出版者：文藝月刊社
編輯者：編輯委員會
臺北市杭州南路二段二五巷一三號（一〇六〇八）
電話：三九一二九二六（編務）　三九一一七三六（訂閱）
法律顧問：吳仁全律師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九十八號四樓之一
電話：三九三〇七六七　信箱：臺北郵局一～二十一號
總經銷：遠東書報社
臺北市愛國東路二十四號
電話：三九一八二二四、三五一六八一六
印刷者：楨文平版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德昌街十巷十四號　電話：三〇五四一〇四
零售：每册新台幣四〇元
訂閱：全年十二期新台幣四〇〇元
郵撥帳戶：〇〇一五二八一～五
海外訂閱：全年美金二五元（含海運郵資）航空郵費另加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716 OCEAN AVE., SUITE 103 SAN FRAN CO. CISCO. CA 9111-1r90 USA
中華郵政台字二七〇〇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字第一四八五號

作家探秘

掙扎的心與衆生的掙扎

——談隱地的人性三書

●何麗華

時　間：七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與十九日
地　點：文化大學（夜）二〇七教室
主　席：陳琇玲
發　言：王雅娟、林祝梨、黃瑞琴、梁麗玲、楊秀麗、鳳婉君、林雅惠、江美賢、劉月雲
紀　錄：何麗華
指　導：蕭水順老師

陳琇玲：隱地，浙江人，民國二十六年生於上海。曾任「書評書目」總編輯，現任「爾雅出版社」發行人。曾寫過小說、評論、讀書隨筆、遊記、手記小品等文體。從其年表可知他在藝文界投注相當大的心血，對文壇貢獻不餘遺力。今以四本書分別來討論隱地的寫作。

書名是：〈心的掙扎〉、〈人啊人〉、〈衆生〉、〈隱地極短篇〉，前三本書探討人性的百態，有深思、有無奈、有吶喊，更有期待，每一則皆由平常處入手，卻引人深思，值得玩味。另一本則爲非小說類的極短篇，風格截然不同，應該可以從生活情趣的追求來探索。

歡樂常常只是一刹那
為了那一刹那，讓我們歡樂吧！——〈心的掙扎〉

王雅娟：先談談隱地的文學風格，他的作品不純敍情，而是注重哲理的探討及其人生觀。讀隱地的集子：〈誰來幫助我〉、〈快樂的讀書人〉、〈我的書名就叫書〉等，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誠實的作家，如何坦白率眞地向讀者訴說他對自己的期許、所持的理想，以及在現實環境中所曾遭遇的困境與無可奈何。從短篇小說集〈幻想的男子〉中，得知他不是個幻想男子，而是個脚踏實地的行動主義，讓讀者擁有一個小小的心靈世界，受雋永的書香滋潤。

隱地的文字，常以很少的話表達很多的意思，以明快的話說出事物最隱秘的部分。在他的世界裏，篇幅短而意象鮮明、豐富。他做到了「情欲信、辭欲巧」，辭欲巧固然難能，情欲信尤屬可貴。

讓我像石頭一樣有一顆沉靜的心吧！——〈心的掙扎〉

林祝梨：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掙扎及矛盾，也許經過披荊斬棘，萬里跋涉，都若有所悟，但有時仍然迷惘疑惑。隱地對讀者開放了自己的世界，把文學的眞實以速記

的方式，濃縮了作者豐富的人生經驗，給予讀者沉思、品嘗，以及體味的空間。以下就我個人欣賞的篇章提出個人的心得。

「嘴」，除了吃，更肩負重大的責任，舉凡表達溝通、人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寓於其中。上帝在製造人及宇宙間的所有動物時，對於嘴，特別眷顧地加了層層的封鎖，在使我們發表前，尚須啓動唇、齒、舌方能大功告成，所以豈可不「愼言」!?近日電視上演〈啞妻〉，敍述一女子琴棋書畫樣樣巧，性情合宜，賢慧又漂亮，然而，造物者開了她一個玩笑——天生聾啞，在受盡嘲笑的背後，只有任淚汨汨流，待拭去淚痕後，去面對一個無聲世界、有色眼神。反之，言多必失、多言必敗，禍實從口出啊，不能愼言，「用」之適足以害之。

「心中沒有愛」，這趟人生將是灰暗的。在孤兒院長大的孩子，個性孤立，由於缺乏關愛，早熟、世故是必然的，沒有愛，年輕易老，生活無趣，我們不難發現，平淡的生活，若倒進了愛的汁液，生命的色彩將變得多采多姿，生命的圖案、線條，由粗糙而精緻，愛，的確豐富了人生。其實，付出和獲得，往往只在一線相互轉折。殊不知，有能力奉獻者和接受施與者，同樣是幸福的。

寂寞的時候想要朋友，朋友多了渴望寂寞，人是充滿著衝突和矛盾的動物。極大多數的人總在「得到了極想得到的東西之後，却又慢慢地不加以珍惜、珍愛了。」在〈老人與小孩〉一篇中，「人和人眞正的差異不在外表，而在內心。」世上有千百種，並非指人種上的差異，而是人和人的思想及行爲並非人人相同一致的。

「不怕別人和我們過不去，這本是人生中無可奈何的事，最怕的是一味地鑽牛角尖，自己和自己過不去。」人生有很多的無奈，而人總要和這些無奈做長期的抗戰，如果能體認，無論勝敗都是一種成長，過於鑽牛角尖，徒增困擾。個性決定命運。是飛蛾，就會撲火。我想：若有命運的存在，那麼，個性就是決定命運的關鍵。「財富從前門進來，友情從後門溜走。」在當今人人向錢看的社會中，誰不希望財源滾滾，而今人情淡薄、冷漠，這是個可悲的社會啊！

人的一生由窄巷步入廣場，再由廣場回到窄巷之中，小時候希望快點長大，長大希望回到童年，老了希望回復年輕…總是活在矛盾中。「心的掙扎」說明了現代人所面臨的種種社會環境的變遷。有句話說：凡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我心。人生本來就是一場的旅行，不必匆匆趕路，心安才是我們一生的目標。

人活着的意義應當是在過程，而不是結論。——〈心的掙扎〉

黃瑞琴：喜怒哀樂、生老病死，都只是大海上的浮沫。

前陣子才去訪問簡媜，在談隱地之前先摘錄二段簡媜的文字，作爲自己「心的掙扎」的註脚。

同一個杯，
同一種茶，
同一式泡法，

飲在不同的喉裏，
冷暖濃淡自知，
完全是心澄的功夫。——〈下午茶〉

「山上一瓢粥，山下一勺飯，其實無異，師父手中粒粒米食與我口中所嘗，又有何別？不同的只是在拾著剎那所觀所想而已。」——〈只緣身在此山中〉

誠如馬森序言所說：「每個人都有心的掙扎，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將這種內在的掙扎形之於文字，特別是形之於精練的格言式的文字。」其言甚是，自小到大，都有每階段的快樂與煩惱，與人閒談間會發現不是每個人都很幸福圓滿，在別人眼中欣羨之事，也許自覺未必滿足，現實裡的衝突，就製造很多生活上的矛盾與人心中的掙扎。閱讀隱地的書，非由文字精美、佳句與否入手，而是探究其內心世界，感同身受，因而產生文學之美，不含有衆人皆醉，惟我獨醒的滄涼寂寞。

隱地曾說〈心的掙扎〉是一本寫給中年人讀的書，書中談到中年人的心境，其中有幾章，我們雖年輕，但仍可以有所領悟。第二頁的〈嘴〉：「什麼是人生？」「十元到一萬元一餐的飯全部吃過，這就是人生。」其他如十九頁〈聲音之王〉，二十四頁〈天使與魔鬼〉，都頗值深思。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九流十家的盛行，及魏晉南北朝的談玄論道，不外是各人有各人的見解看法，從古至今，只要有人類，眞的，人生的問題

就永遠思索不完。人生喜怒哀樂、生老病死，都只是大海上一個小小的浮沫，僅管常聽人喊：做人眞沒意思，僅管人人嘗盡酸甜苦辣的人生，但是，人還是十分眷戀這世界的。

日子就像刀子，將生命一點一滴、一刀一痕的削掉。——〈心的掙扎〉

梁麗玲：在現代工商業忙碌的社會，現代人生活在人來人往的都市裏，對四周的景象早已習慣漠視。而隱地的作品就像一道速食餐，你可以最快速吃完。不同的是隱地作品還留有空間，讓你細細品味、思索。有人說，只有經常思索人生的人才能享受人生。當你閱讀〈心的掙扎〉時，是不是也在字裏行間隱隱約約地發現自己的心事呢？當然，你不必像讀小說那樣從頭讀到尾，當風吹那一頁，就讀那一頁吧！

手記文學，是作者以簡短的文字表達了意念，卽興的突發靈感爲主要表現，剎那間完成作者與讀者的交流、溝通，但我有幾點看法，或許能給手記文學作者思考：

一、情感的焦點往往模糊，文字簡短，張力稍嫌不足。

二、意象急速轉變，使讀者的感動不能持續，衝擊力不大。

三、文中所說的理，純爲作者主觀看法，有時難以令人信服。

康芸薇的「十句話」：「人不能窮，一窮連感情都不細緻了；人不能忙，一忙連感情都不細緻了。」我們需要時間去思考、反省。作家寫作一輩子，最後眞正能留下來的，可能只是一兩句名言而已，相對的，讀者在一本書中，能得一兩句對自己有益的話，則終生受用不盡。所以，手記文學仍然是受肯定的。

人的真正問題是：
如何安靜的度過屬於自己的不安時刻。——＜人啊人＞

楊秀麗：人啊！人。

人是複雜的動物，尤其是人性，很難深入地去探討它，我以三方面來說＜人啊人＞這本書。

一、認識人：我以圖畫來表示 其實，「人」字，三歲小孩都認得，但要了解什麼是人，恐怕就十分困難了。這個圖表示，人與人是互生的，是相互支撐的，但不知各位是身受支撐者或是支撐人？人不能離開群體生活，在生活中是彼此互通有無，相互倚靠的。但，人生活在一起時，又會產生無窮的問題，於是矛盾、掙扎接踵而至，人啊人！

二、認識自己：走在別人前面的時候，要往後看；走在別人後面的時候，要往前看，知道自己和別人之間的距離，就是一種智慧。人所需要的是一種挑戰，而不是掙扎，但是，當我們面對挑戰時，必先認識自己。

三、提昇自己：每個人前面都有個坑，這個坑是思想的、精神的毒素，攀爬一輩子，有誰能超越自己命定的坑？思想控制人的行為，人應該對自己負責，不能永遠都侷限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英雄征服天下，聖人征服自己，人最大的敵人，其實，是自己，能戰勝自己，便能贏得成功、提昇自我。

風吹起來，都有它的方向，而人呢？仔細地想，人最大的目標、成就在於何處？房

子？轎車？研究所？財富的無窮盡？其實，擁有天下，而失去自己是最大的失敗。人不能只是活著，而要生活。當你想尋找人世中種種問題的答案時，首先你必須放開胸襟。尼采曾說：生活的意義，便是把人生中各種遭遇化為火光。而這火光應是發自內心深處燃燒著的愛。人像梧桐樹，有開花的季節，也有枯萎的時候，起伏雖是不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風吹起來都有方向，人當自省深思了。

健康的人，享受著夜。
病痛的人，苦鬥著夜。——＜人啊人＞

鳳婉君：在書裡簡短的文字中，較難發揮各種修辭方法，不過，由於要達到警惕、震撼人心的效果，並使讀者能一目瞭然，所以，本書多用譬喻、對比的手法，幾乎每一篇章，都曾出現，以本書主題——人和人生為例，為了呈現人一生中千變萬化的面貌，作者極力以譬喻法來模擬，譬如說：「人生是一面鏡子、一盞燈、一座鐘、一個結。」「人生是一場一場的戲、一張一張的賬單、一個又一個的紅燈……」諸如此類以熟悉的事物來詮釋抽象的「人生」，的確令讀者容易了解作者的看法，並增廣想像的空間。再談對比的手法，為使句子鏗鏘有力，並表達正、反兩面的觀點，所以，採對比法，如標題＜人生＞，就將人生分為攻、守兩種，即動、靜的人生，加以闡述。又如在＜家啊！家＞之中：「有人覺得家是避風港，有人認為家是地窖；有人覺得家是安樂窩，有人認為家是囚所。」「甜蜜又溫馨的，是家；痛苦又悲涼的，也是家。」這種對比的技巧，除了可以形成畫面上排列的美感，最重要的是使讀者能作全面的思考，而非只限於一隅，達成以短小

篇幅，呈現多種觀念的目的，很符合現代人的經濟效益。

〈人啊人〉並非一般的勵志書籍，而是作者個人的情緒或對人對事感想的抒發，就像他在〈心的掙扎〉後記所說的：「寫這樣的文章，可以醫治自己不安的情緒。」因此，書中樂觀、悲觀；積極、消極的句子交替出現，也是難免的。現就作者的幾個觀點，和一些既有的哲學思想，互相印證，以尋找出作者泉湧般的思緒源頭何在？

一、「人和人的悲劇是一代又一代的。」「有些悲劇根本是大環境操縱著命運，那裏是渺小的個人所可以逃避得了？」這兩段話是如此的無奈、悲觀，到底為什麼悲劇會重演呢？作者說：「人雖有榮譽心、清明、追求至善等好的性格，却也同時有猜疑、狠毒、奸詐等惡性，故有些人為了種種欲望，會不擇手段，也難怪人注定永世輪廻，歷史重覆。」明明有前車之鑑，却總還是犯著同樣的錯誤、同樣的悲劇，像去年「六四」天安門血腥屠殺的事件，其實，在歷史上，同樣類似的事件早就不斷的上演過，都是因為幾個人為逞私欲，掌握權勢而造成對無辜者受殘害。要脫離悲劇的輪廻，除非眞能以歷史為鑑，除惡念、去私欲，天下才能眞正和平。

二、在本書的後記裏，作者提出現在人類在物質及精神方面的產品，都太多了，太快速的製造，會變成快速的遺忘及消逝，人間似乎失去眞正的安寧了。這使人想起了老子的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過份追逐聲色美食享受，太多的刺激反而令人遲鈍，分不清什麼是精緻、什麼是有價值，吸收了粗糙的東西，造成一種浪費。不只是隱地有這種看法，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書中，也說到：「

文化正在死去，死於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瘋狂增長中。」可見，路，守在自己人生的方格裏，苦；逃出自己人生的方格，更苦。「人很容易被圈在一個框框裏」，隱地似乎認為人的命運，是無法自我操縱的，在冥冥之中，被一股力量牽引著走，坑、方格、框框，如同死亡，都是我們所不能掙脫的宿命。人受到挫折、沮喪時，需要宣洩鬱悶的心情，嘆息、抱怨，而受到鼓舞、充滿信心時，又歌頌人生的美好，看隱地的書常起共鳴，這正是他眞實地寫出人的喜怒哀樂的緣故。

死是結束。

幸虧有死，許多事情才能結束。──〈衆生〉

林雅惠：「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見〈幽夢影〉），而〈衆生〉首篇即為〈讀〉，他說：「讀是一種旅，一種智慧之旅。」我以為「讀」不單是一種智慧之旅，亦是一種生命之旅，走過生命，少年、中年、老年，盡收眼底。作者也應該有相同的看法，「人生是一本大書」、「讀，使我們不虛此生」。但是，顯然地，讀也有無奈的時候，「整理地址簿才知道歲月無情。年輕人老了，老人死了。這世界仍舊熙熙攘攘，而地址簿却是風雲變色，驀然回首，產生的豈僅是蒼涼而已！」所以，「想要體會人世的滄桑，就去讀地址簿。」目前，是一個言論市場共調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話要說，而不願意去聽別人怎麼說；每一個人都想被了解，而不願意站在他人的立場著想。所以，靜下來，讀山水、棋酒和花月，或者從這本書開始，當達到「讀你千遍也不厭倦」的「相看兩不厭」的境

界時，我相信，你必定是一個快樂的旅人，這世界，也必定是一個理想的大同社會。

第二篇〈生與死〉這一個主題在〈心的掙扎〉這一本書中已經談過。死亡，在人的眼中一直是「懲罰」的代名詞。其實，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隨死亡而來的東西，例如：死前的呻吟、親友的哭泣，以及棺材、壽衣等……這些東西扭曲了死亡的本質，恐怖的氣氛遂揮之不去。〈心的掙扎〉中談生的時候多，〈衆生〉裏却幾乎通篇談死，作者用了一些讓人「冷靜」的字眼，如結束、莊嚴、解脫、肅然起敬，使人覺得，死亡不過是塵歸塵、土歸土這般地自然。第一〇三頁〈身體〉敍述身體可能的病痛，二十二則一路看來，看得人不得不自憐起來。〈生與死〉和〈身體〉，前者以「從原始生活開始，寫下一部新的人類史！」後者則以「朋友，乘我們身體上病病的細胞正在休假，它放你一馬，你就愉快的活，幹勁十足的在人生舞台上粉墨登場吧！」各以驚嘆號作結束。

〈衆生〉這一本書，屬於手記文學，於是，類似自我分析和自我記錄的文字佔有相當的分量。如〈水果沙拉的早晨〉、〈三個男人〉。書中也可看出作者是一個好發議論者，從他的許多神來之筆的警句中，可以得到許多啓示，如〈台北的交通〉、〈都市人手記〉。在〈愛情論〉這一篇中，由「愛情也像食物，它會壞的。」到「誰的內心沒有痛苦？人到世上來，不管你願不願意，都要背一座十字架。別人都背著，你不背也不行。這就是爲什麼中國人特別『看不得別人好！』」——強調中國是因爲，它出產『痛苦』這種名字的土產舉世聞名。」兩端的文字在意義上跳脫非常厲害，除此之外，每一段文字的乖離性也很大，如〈愛神〉是青春組曲、人的問題、欲之身、無趣、愛神、毒、有

水準的人，子題與子題間文字意義甚至風馬牛不相及。〈向瑪麗蓮夢露報到〉是〈衆生〉當中，較有「組織」的一篇，借著甲乙丙丁四位神仙以及上帝的對話，反省人間光怪離奇的現象。其次是〈七問〉，先設計出答案再推出問句，不斷重覆的句子，對應出最後一句「人生除了無聊還有什麼」，從字面上便透露出幾許無聊。

〈衆生〉這一篇，是內容主旨較整齊的一篇，說的都是「芸芸衆生，苦樂衆生！」讀到第二則「衆生悲苦，我們幾乎是哭著聽別人的故事，別人的故事嗎？爲什麼他們却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不禁起了一陣寒顫。第三則，同樣句數、句法，不同的只是身分，象徵著同樣的生命，却有不同的遭遇，有的人成了小偷、有的人是大盜、妓女、老鴇，有的人壓榨人，有的人却被壓榨，同樣一生，際遇却有天壤之別。怎不教人顫顫兢兢呢？「一個人的時候，想兩個人。兩個人的時候，想一個人。衆生的故事有時離奇複雜，有時却是情節簡單的通俗劇。」這就是〈衆生〉。

衣服可以不規矩，人要規矩

還是：人不必規矩，衣服要穿得規矩。——〈衆生〉

求同性思維是求異性思維的基礎。創作運用求同性的思維方式易於普及，但是，若習慣性的不斷運用求同性的思維方式，文學就容易流於模仿或重複。〈衆生〉中運用了許許多多的求同性思維，例如：「死是一種休息」、「死是一種結束」、「人生是一場遊戲」、「人生的旅途上，其實就是一部朋友聚散史」等，用休息、結束來形容死亡，用遊戲、旅途來形容人生，延用了人們約定俗成的觀念，容易取得人們的認同，但是，

用多了却有了無新意的感覺。

其次，藝術思維的多向性，就是有多個思維指向、多個思維起點，它一方面能促使人保持對生活的敏感，不斷開拓新的題材領域，同時，它又使作者在表現同樣的題材或主題時，具有抗壓性與自變性的心理因素。抗壓是對前人和自己已成事實的藝術作品的反壓力，自變則是不甘重複而自我更新自我變化的能力。〈衆生〉這種文體，多半是一個主題，然後，作者再就這個主題發展出許許多多的思維，基本上它已經具備了思維多向性的這個條件。

最後，要談的是側向性思維。它是從離主旨很遠的其他領域取得訊息啓示的思維方法。側向思維的能力，就是利用局外的本來互不相干的訊息，來進行聯想組合的能力，因爲它與人的眼睛的側視有些類似，所以，英國醫生德博諾稱之爲「側向思維」。側向性思維是造成新意的主要方法。例如二十五頁的〈地址簿〉，地址簿原本只是一種工具，但是，和外在訊息連線，就造出新意。如「想要體會人世的滄桑，就去讀地址簿」、「整理地址簿才知道歲月無情」、「快樂就沒有文學。快樂的人沒有地址簿。我的意思是，人在快樂的時候，從來不覺得地址簿有什麼重要。」

以上是就藝術思維的求同性、求異性、多向性、側向性來看〈衆生〉這本書的思維方法。

頭皮癢了，就去洗頭。

這樣的你，就不會有一顆委屈的心。——〈衆生〉

江美賢：三言兩語要道出衆生，無異於水中摘月。隱地在芸芸衆生中有著很深的感慨：一、每個人來自何處？又往何處去？二、衆生是苦？是樂？三、人到世上來，總不離怨懟、悲苦、所爲何來？歸納起來，衆生之相有四：㈠迷酒色財氣；㈡老——年老友益稀；㈢身體疾病；㈣人心善變。混混人世中，凡夫俗子逃得出烏雲掩月的命運嗎？既是如此地感慨。他仍以文字十分貼切地反映，大部分的人，都只是活著而已，對自己的生命認識甚爲缺乏。而人生總是無奈的多於理想。

比較林清玄、隱地的作品思想，則可發現，隱地只是在感嘆，對衆生的沉淪，認爲貪欲是根源所在，對無法自我主宰的命運、對生老病死，有諸多的慨嘆。而林清玄則從感嘆中提昇出對生命的智慧，讀之常令人有泫喜充滿之感，而不會隨著文中所述衆生苦象而浮沉、悵苦。但隱地的人生角度不同，如「後記」中所說的：人生中如果不再有浪漫情懷；社會雖黑，吾人仍須堅持理想；可以活在一個沒有眞理的社會，也不能活在一個自己相信沒有眞理的地方。角度不同，所表現出的智慧也不相同，比方說他提到下雨時，要讀雨、讀雲、讀寂寞、讀孤獨，對生活多付出一份關心，人生就更多一份趣味。

另外，深感〈衆生〉忽略了兩種人：㈠方外之人：修女、教士、佛徒；㈡善於生活的人：無宗教信仰者，而有宗教情操之實的人，活得清心而自在的人。若善於發掘這種人，納入〈衆生〉，整部書的色彩當不致於如此灰暗、無奈、迷惘。經由這兩種人協助吾人提昇生命。

人只要一坐進去，天下什麼煩惱事物都會遺忘。——〈隱地極短篇〉

劉月雲：討論過這許許多多芸芸眾生的心中掙扎之後，現在要請大家暫且擱下一切，停止探尋人的定義，跟隱地一起以品嚐咖啡的心情。來品味一下生活。

〈隱地極短篇〉的內容大異於一般極短篇的形式，書中所介紹的，盡是雅痞式的生活，以及高消費的餐飲享受。

一般極短篇皆以短小精悍、主題意識強烈爲特色，而隱地的極短篇則是一篇篇如清流般的雋永短文，用意只是在捕捉生命中的吉光片羽。前半部以十二篇八十頁文字介紹臺北市十三家令人賞心悅目的咖啡餐飲店，後半部則以十六篇短文描述在文明大都會中生存的十六種心情。看完此書，你將會嚮往武昌街的文藝氣息、〈現代啓示錄〉的叢林風情、〈犂田〉的健康自然，以及雙城街的傳奇……，我原以爲它爲「休閒何處去？」的同學提供了絕佳的去處。各篇雖以店名爲題，但內容却包羅萬象，也談室內的裝潢、談顧客的言行，還有每天的菜色，作者的心情、事件的記錄，乃至於老板的神秘身世等等，幾乎無所不寫。十六種你我都曾有過的心情，像喜怒哀樂、像痴人說夢、像牢騷滿腹，似乎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完全看不出有什麼組織、結構或用心，就像是看到朋友的日記一樣，那麼眞實、那麼生活化——生活化的文字、生活化的心情變化。

隱地說得好：「這只是一本悠閒的書。」就像你我日記中的任何一頁，有自己的遭遇和感想，也有別人的故事和生活。他認爲人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吃的、穿的，擁有美好

的音響設備，聽CD，看碟片，有權利將日子過得逍遙快樂。我們贊同他，也羨慕他，於是，我們尋著書中的線索，一一探訪這些令人好奇的「快樂地」，然而，就在我們從「馬可孛羅」落荒而逃之後，我們開始埋怨隱地：「不知人間疾苦」，一杯一、兩佰圓的咖啡，一套五、六佰圓的全餐，叫我們一個月只有五仟塊生活費的學生怎麼喝得起、吃得起呢？原來果眞「情趣是鈔票買來的」？難道隱地眞是「溫室中的花朵」？他可知道什麼是飢寒交迫？什麼是經濟拮据？

爲了尋求答案，我們必須了解隱地的成長過程。於是，我們在〈傘上傘下〉（二十四歲作品）、〈幻想的男孩〉（二十七歲作品）中看到一個苦悶、徬徨、迷失、掙扎的影子；在〈一個里程〉（三十二歲作品）中看到一個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矛盾衝突的隱地；然而，我們也在〈我們的書名就叫書〉、〈歐遊隨筆〉中看到他幽默風趣、樂觀進取的另一面。而在〈現代人生〉（三十七歲作品）、〈誰來幫助我〉（四十一歲作品）中，我們終於見到隱地的蛻變，那犀利而機智的文字，在在都說明了作家在成熟、在進步；〈人啊人〉、〈衆生〉、〈心的掙扎〉使我們欣賞到他將生活中的感覺經驗與思想流動形之於精練的文字。曾經懷疑「生命眞的是一團漆黑的痛苦嗎？」（幻想男子）的慘綠少年，原來是如此艱辛地努力摸索，自我成長，才得以在中年之後，獲得一種富裕而悠雅的生活，他未曾不知疾苦，他已是苦盡甘來。

〈隱地極短篇〉提出一種生活主義，它要我們及時努力，也要我們及時行樂，它主張自食其力，更不忘提醒讀者自取其樂。它讓我們縮短學習的過程，提早告訴我們在忙

碌而冷漠的大都會中，如何偷得浮生半日閒。所以，它帶領我們經歷了忙碌辛勞之外的世界，更將我們送入一份寧靜而從容的幸福裏。

小徑大路各有旖旎風光
鄉村都市各有迷人風貌

文人是心靈活動的指導者，他不教我們理財置產，但他教我們享受人生，品味生活。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應該如何從平凡的日子中擷取生命中的不平凡，而由平淡中創造出菁采呢？我們也有一顆有感覺、會悸動的心，我們當然也會有「化腐朽爲神奇」的潛能。

「偶爾，我喜歡一個人逛街，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坐咖啡館，一個人看電影……。一個人吃飯的好處是可以不說話，專心一意的品嚐食物的美味，以及享受獨處的快樂。」〈午餐時間〉

「武昌街是我的快樂地，每個禮拜，總有一兩天，會到武昌街走一圈……」〈快樂地〉

「星期六中午辦完事，在南京東路松江路口叫不到計程車回家，於是，決定不趕這場交通巔峯時間的戰爭，乾脆漫步到建國北路，吃一頓悠哉的午餐。」〈偶遇〉

「迷戀，是有時段性的，有一段時間我迷戀人體，之後是陶，陶之後，鍾情的是花與樹；書，也曾令我沉醉……CD是我的新情人。」〈迷戀〉

「我喜歡到高雅的西餐廳用餐，吃飯對我來說，光是食物鮮美可口還不夠，我更重

視視覺藝術。安靜也是必須的……」〈黑衣男子〉

「安安靜靜過日子，比什麼都好。」〈歡唱〉

快樂和痛苦雖然是兩個極端的不同，不過却都是我們自己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我們羨慕隱地，但也欣賞自己。那天晚上，我們走出「中央圖書館」，一輪明月高掛在「國家劇院」的屋頂，然後，漸行漸遠，忽明忽滅，「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也許我們回到家要爲自己沖一杯即溶咖啡；也許，有人還想瀏覽一遍重慶南路，儘管明星咖啡廳已經歇業，可是，難保我們不會發現另一家「明星」；也許，將來我們也要合開一家餐廳，不過，現在我們最想到師大路先去塡飽肚子，那裏的大腸麵線只要十塊錢。有一天，我們總要爲自己做一些眞正感到快樂的事情，不過，現在我們得先經過生命中的種種考驗。

隱地說：「本來只想寫一本悠閒的書，寫到後來，不知怎的，這本書變成充滿了危機論。」范仲淹也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即使坐在斗室之中喝咖啡，也是胸懷千里，心繫家國。這是文人的本能和責任感。〈隱地極短篇〉的消費文字和餐飲享受，不是要大家吃得腦滿腸肥，麻木不仁，而是要讓自己忙碌、疲憊的身軀，做短暫的休憩。雖然，交通仍然紊亂，治安依舊惡化，災難還是不斷，外在的世界也無時無刻不在流動變化……儘管人人都爲此焦頭爛額，但是，還有一個地方，會告訴你人生的美好，等你來舒展身心，擁抱溫暖。因爲，年輕的我們也有多情的心，還有寬廣的未來。

讀書·談書·評書

我讀席慕蓉的〈鄉愁〉

■李圓珠

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
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
故鄉的面貌却是一種模糊的悵惘
彷彿霧裡的揮手別離
離別後
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
永不老去

席慕蓉是一位擁有多樣才情的人，她的畫、她的詩，以及她的文章，幾乎都是她用「心」所經營出來的。有人說，讀她的詩如讀一地的月光，形容她則說是一棵來自天上的樹，她那淺顯易

懂的詩句，透露著詩人眞純謙抑的溫柔，給人一種質樸而羞澀的感動。看過〈抉擇〉那首詩嗎？

假如我來世上一遭
只為與你相聚一次

還有那首

悲莫悲兮　生別離
而在他年
在無法預知的重逢裡
我將再也不能　再也不能
再如今夜這般的美麗

她善於營造一個浪漫溫柔的意境，使人在夢向愛情的憧憬裡，超越自己對美的未來，給人最不費力的夢幻和寄託，難怪有人要爲她癡迷，爲她心碎。

席慕蓉的作品以情詩最多，也最受歡迎，但今天我介紹的這首〈鄉愁〉，則是她詩集中較爲少見的題材，但措辭之美、用情之深，絕不亞於其他傾訴衷情的詩句。

這首詩一共用了四個譬喻，先看「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席慕蓉的故鄉遠在蒙古，可是，她却出生於重慶，那麼她會如何來形容那個只能想像的地方呢？你聽過笛聲吧？笛聲悠揚且傳聲極遠，所以，故鄉的歌就像笛聲一樣，縱使相隔千里，也能聽到它、感覺它。曉風說：「這蒙古女子必然在自己的血脈中聽見河水淙淙，在自己的黑髮中隱見河川的流瀉……」她幾乎要叫人相信她必然已見過故鄉了。

詩人的性情往往代表著本身作品的風格，所以，我們在拜讀同一作者的作品時，經常會發現這些作品有著類似的意境和措辭。席慕蓉對故鄉的印象，完全來自祖母及父母，所以，〈狂風沙〉裡有

風沙的來處有一個名字
父親說兒啊那就是你的故鄉
長城外草原千里萬里
母親說兒啊名字只有一個記憶

是什麼樣的記憶呢？是

想著草原千里閃著金光
想著風沙呼嘯過大漠
想著黃河岸啊陰山旁

這種既陌生又深刻的感覺，不正是「彷彿霧裡的揮手別離」，空懷眷戀却莫可奈何，難怪席慕蓉要說「故鄉的面貌却是一種模糊的悵惘」，讀來很有泫然欲泣的感傷。

離別後　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　永不老去

在另外一首詩裡，她說：「我窒息於蔚藍的鄉愁裡」，如此濃烈的情感，如何揮去？怎能老去？

風沙起時　鄉心就起
風沙落時　鄉心却無處停息

「它的名字是心中的一個刺」，只要稍稍觸及便隱隱作痛。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沒有歲月

的痕跡，不會被時間淡忘，永遠都是嶄新的記憶。

席慕蓉在〈有一首歌〉這本散文集中形容鄉愁說：「那是一種很恍惚的感覺，夕陽將落未落，暮靄蒼茫，心中會有一種不安與疼痛的感覺，走在路上，只覺得故國河山如雲霧般從腦海中升起，而對母親的渴念，對童年的追憶，也如絲縷般來到心中，平日夢中求之不來，今日眼前揮之不去……又好像抗戰時那一首歌：『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儘管很多人的故鄉並不是在長城之外，但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使得歌曲裡的鄉愁變成了衆人的鄉愁；於是，歌聲就成了一種象徵，歌聲一起時，那夢裡的故鄉就讓每一個人都熱淚盈眶了。」

〈鄉愁〉這首詩仍是她一貫風格的情感剖析，讀來纏綿動人，並且，呈現一種十分朦朧淒清的美感。她說，她寫的詩都是給自己看的，難怪我讀其詩，如見其人。走筆至此，不禁又想起她的另一首詩：

是一件不朽的記憶
一件不肯讓它消逝的努力
一件想挽回什麼的欲望

鄉愁，不正是「流淚記下的微笑　含笑記下的悲傷」嗎？

文學家小故事

韓愈〈自詠〉揚名

■ 駱崇賢

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而他在我國詩史，也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第一、他是當時詩壇的領袖，提拔了好多新進作家；盛唐詩人李白、杜甫之偉大，也都因爲他的推崇，才得到大家的公認。

我們看他〈調張籍〉一首開頭說：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相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可以想見當時中唐詩人，對四五十年前的李、杜，還是毀譽未決的。第二、是韓愈詩本身的價值，他是李、杜以後才力最大的作家，他想在李、杜之外，另闢境界，一反平順圓熟的做法，力求奇崛險絕，且以作文的方法來作詩，當時詩人如孟郊、賈島、盧同、李賀等，都受了他的影

響；後來宋人作詩，也是走韓愈的路線。

這一運動，從好的方面說，是擴大了詩的領域。可是，趣向所至，不免太偏重形式，甚且走入歧途。或則失却詩意，成爲押韻的散文；或則荒艷怪誕，成爲只有自己能讀的詩；或則滿紙故典，事事雕琢，斵喪元氣，埋沒性情，而言之無物。所以，筆者現在不舉代表韓愈形式的詩，只從內容方面着眼，舉出他一首短詩來欣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政，豈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是一首七言律詩，因爲被選入〈千家詩〉中，所以，流傳得很廣。在〈千家詩〉裏，給它改的簡單標題是「自詠」。

韓愈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死於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這首詩作於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那時候他五十二歲。這一年，他在長安中央政府做刑部侍郎的官，因爲憲宗信仰佛教，迎接佛骨供養，他便上表爭諫，說中國皇帝不應該禮拜外國死人的一塊骨頭，因而觸怒了憲宗，便要論他死罪。幸得宰相崔群、裴度力言他是代表儒家，才貶他

爲廣東潮州的刺史。潮州在五嶺之南，離開長安很遠，而且，是海濱瘴癘荒蠻之地，當時一般做官人是不願意去的。從長安向南越過秦嶺，便到藍田縣的藍關，在那裏遇見了他的姪孫韓湘，所以，做了這首詩以寄慨。

這是一首好詩，因爲除却形式之美以外，這裏有眞情的流露；而且，是一首我國標準的好詩。因爲，他在爲眞理奮鬥受到挫折以後，能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着詩人溫柔敦厚的修養。所以，後人批評說：『此詩仁且有禮，非志於仁義者不能也。』（見＜筆墨閒錄＞）

可是，因爲韓湘在傳說中是八仙之一；而這首詩的『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兩句，寫得特別精彩。因此，在後來文學家的筆下，又產生了一個很傑出的故事。現在把它抄錄於後，用來結束本文。

＜筆墨閒錄＞云：湘，字清夫，公（指韓愈）姪子也。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朵，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卽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爲汝成此詩』云云。

＜酉陽雜俎＞也載了這件事，不過，沒有指出韓湘子的名字來。

整體論
—談當代科學的哲思與中華文化

●賀少陽

乙、命運半由己力半由天

生物主與環境客的互動，也暗示「命運」變化，生物主不只由環境決定存在。蜜蜂、紅蟻、母鴨均可憑自己的生命力，改變自己及種的命運。這一眞理打破了中國幾千年來民間流傳的「萬般由命不由人」的謬誤觀念。這一觀念與農業社會形態的「一成不變」有關。老赫胥黎在＜天演論＞誇言「人力勝天」（由人擇代天擇）而強調人治實緣於此。

「人力勝天」？不可逆反熱力學的「最大熵」是宇宙的末日。除非這一理論被推翻，人力莫可奈何。中國的道的理念是循環反覆的。宇宙正在膨脹，多少年後才能看到是否會縮回來。所以，道的這一理念有待證實。

(五) 天　擇

達爾文在「天擇」篇中言：

「有益於每一生物者，則諸個體所具較他個體之任何優點，雖甚輕微，乃存活及傳殖種類之最良機會，實無可疑。反之，可決言任何變異之有害者，雖甚輕微，必速消滅，凡此保

存個體差異變更有利者，消滅有害者。變異之無利亦無害者，爲天擇之所不理。著作家有誤解以爲變異出於天擇，不知天擇僅保存已起之變異——在其生活境遇下有益於此生物者。」

到此，我們可以理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路了。物競，是生物遇到包括其它生物在內環境的挑戰，產生變異回應，以求生存。天擇，由自然來選擇，有兩項原則：一爲替生物存利除弊，保留整體中的優者。二爲就那一時空保持整體生物界的平衡——均一。

這一過程環環相扣，無時或已。在整個進化言，自地球上二十億年前至地球毀壞止，所謂的主體客體、時間空間，根本就不能截然劃分，是個縱橫交錯的大網，渾然一片的。

遺傳是進化主要的環節，讓我們做哲學沉思：

甲、生物如無自然死亡，地球早就爲老舊生物充滿，優點的利器便不能下傳，進化爲烏有。

乙、地球上出現不了人類，恐怕連動物也無有。

結論是：

丙、死亡是進化必須的手段，甚至在中級進化以前，弱肉強食的夭折，也是自然維持均一的手段。自然的目的是優生。它永遠要選出最好的，爲人類的誕生舖路。這一優生的目的用在人類亦適合。老人再開放，他的思想是定型的落入臼巢的，有礙人類進化。所以，死亡是必須的。這便是自然的目的：日日新，又日新。

那麼，「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蒭狗」，是中級進化以前，爲達「天之大德曰生」的優生，又有其正面意義了。這個不仁用於生物動物是要進化出人。這個不仁之不能適用於人類，由歷史上的暴政速亡可證實，今日更能證實。自然給人類智慧，讓他自己解決問題；給人類語言傳達經驗

代替長久時間的遺傳，在在顯示了賦予人「宇宙進化的經理」這一使命。人是天之驕子，這是事實。

莊子雖不知道進化、優生，他憑死生如「夜旦有常」（老子有「知常曰明」）接納自然這個大宿命。而就一個種的進化的一條線看，死卽生，生卽死，無非是一代比一代優，是莊子說了又說的「死生一條」。莊子接受死生正是他的「成熟」，在後文的「統一的自我」中詳述。

而禪門，對爲空亦非空的自性本體，認爲是不生不滅的。身體是因緣聚散的現象，不能也不足以爲持的，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甚至死後捨身餵鳥獸。＜禪語＞三集中死往何處去，生從何處來的問題很多，可輯成一書。他們從不在身體和生理上考量，和莊子一樣，沒有一個對這一屋舍有何留戀厭恨的。

所以，無論就進化或玄理，死亡是必然。道禪的超越死生，產生了飄逸和空靈風格，加上儒家的篤實厚重，成爲中華民族的個性，個人認爲蘇東坡得三者。我們能有一點點，就有氣質了。

但要提的是，文學爲感情直覺的呈現，厭生惡死是人之常情，只要是眞情的表達，不但能爲讀者接受，且能產生共鳴和大美。如情不眞不誠，技巧再好，辭藻再美，內涵再深，也是枉然。這是文學中心的中心，基礎的基礎。滄浪論詩：「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這兩句話可稱爲「詩兩頭」，也是管直覺、感性、創造的右腦，和管理性、分析、思考的左腦之分。前者以＜詩經＞爲代表，大部作者都是少學的凡夫俗女，僅以＜野有死麕＞的後三句「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看，寫盡了一個少女被愛時羞而又怯如小鹿般的心態，是言有盡意無窮的，眞正表現了感覺的「直道」。後者可

以禪詩為代表，如「落葉隨流水，秋月上孤峯」的豪情比，則是超然物外了，表現了悟的「直道」。悟是「極其至」的「感」而非「理」。「理」得變為「感」才是文學。當代的世界詩以性來表現，固是潮流之下者，但要自己寫一大堆註，顯然是左腦獨裁統制了右腦，這是西方智化的結果，號稱「複雜性」，字字是石頭。

所以，左右腦要經胼胝體的橋梁交溶成一片才能成詩。當人刻意去追求什麼範式時，如尼爾斯．波爾說的，當你去研究心理狀況時，心理狀況卽已改變了。個人提出的兩個文化深度，只有平日培養自己悲天憫人的心懷，才能「不取自通」；刻意，便「取之不得」。

刻意是當代世界文學的通病。牛角尖愈鑽愈深，便成鈎玄致遠的「曲理」，不是「直道」。而他們洋洋自得稱唯佛知佛，便只有「詩理」和他們自己的「詩趣」。感知並重成具文。這個感知並重該改成感知交融才對，在認知上，則是波爾的互補。何況任何人的平常心，感知是渾然不可明確劃分的，是一。文學要表現的只是這個一，各單元的句、段也是個別的一。把這個一和盤托出的刺激，便是美的定義。鍾嶸言：「物之感人，搖蕩性情。」文學是「應的藝術。」同於禪的直道直行，擬思則差。李翺問「馬（祖）大師有何言敎？」智藏呼李，李應諾。智藏說：「鼓角動也。」這便是眞心直應的直道。當代詩人，開初必有應，執筆以後，為求深度及複雜性，便轉彎抹角求深，添油加醋求複雜，是隨園的描詩。理趣則有，活氣全魚，冷冰冰寒徹骨，要用大腦去讀，因為是大腦寫的。將來可交電腦去湊合，可能比人腦更快更好。是故，我們可明顯看出，這是西方智化和東方直覺的傳統文化之分。如果他們的反叛、頹衰、智化是對的，我們就認輸。時間會作證。至少，受潮流影響評為中等淵明的詩，後人評為極品。

四、人擇

達爾文：

「人類之意志及效力皆甚急率，時間之短促，以其結果與自然在全地質時期內所為者比較，乃貧乏不可言。」

自他去世不到百年，遺傳工程出現，昔非今比了。

〈宇宙〉：

「人為選擇的基礎是這樣：它會使植物或動物的物理上和行為上的某些特殊成分延續下去。人類為了特殊理由，儘管讓某些種類大量生產，並壓抑其他種類的繁殖。被選來大量生產的種類在數量上激增，被壓抑的種類驟減，甚至完全消滅。」

沙根在四十二頁印出兩張人擇的圖片：一是日本海的「平氏蟹」，二是日本古代戴盔披甲的武士像。日本漁民捕到蟹，把酷似武士的「平氏蟹」放回海中，便得人的保護大量繁殖。人擇，令我們想到天擇的優生。

希特勒曾把低能兒送入毒氣室。他也為了一己的私恨，也迎合當時德國人普遍厭恨猶太人把持經濟的心態，要殺絕猶太人。共產主義也把俄國人極度仇恨沙皇的專制模式——以偏概全——推銷到其他地區去，消滅資產階級，這都是「人擇」。但他們都失敗了。這就證明，愛是自然律，中級以前的生物進化法則，用於人類的高級進化是個錯誤。因為，自然給人以「人性」。人性已把通行於生物的自然律——愛——擴大了。他有「反省」能力，能以己意度人。這是最古的反

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和「你們要別人怎樣待你們，就得怎樣待別人。」（聖經）相信在世界各古老文化經典中，都能找到類似的話。這便是自然律在人類中形成的人性。因此，我們也可預言：

在高級進化中，地球人如違反這一人性的自然律，必定失敗。換言之，如以生物進化原則用於人類，必定失敗。

這一法則是否適合全宇宙？個人的回答，大致是。

唯一的顧慮是卡爾．沙根在〈宇宙〉中言，人的撫摸擁抱嬰兒來自哺乳動物的遺傳。爬蟲類則是冷酷的。宇宙中其他星球智慧生命進化的機率決不可能相同，歧異千變萬化。如非兩性生殖的模式，這整個說法的基礎便不能成立了。但請讀者注意，這完全是從進化學上來考慮的。其它因素甚多。保留一點客觀的餘地，可讓我們有個心理準備。

但在地球上，和將來地球人在太陽系建立的國土上，對於這一法則，個人堅信不疑。在有生之年，確想一知外星人帶來的訊息：自然，或這個絕對一，在宇宙中真會有其它法則？

五、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又稱遺傳工程，科學界不把核子物理的能源革命做次序編號，而稱基因工程為第三工業革命，大概是它的震撼力更強吧！這完全是另一嶄新的領域。

〈基因工程．序言〉（周成功）：

「一九五三年華生和克瑞克兩人首先提出生物遺傳物質——DNA的雙螺旋結構，解開

了遺傳之謎……六十年年代間遺傳信息傳遞的中心理論建立更被稱為分子生物學的黃金時代……在七〇年代初期，終又醞釀出一個革命性的新技術，那就是基因工程（Geneticen Gineering）。」

他們更發現了令人驚心動魄的事實：一個大腸菌的基因，用八開紙印成書有兩千頁。人的基因，則有一百萬頁。中國的「人命關天」，史懷哲的「尊重生命」完全正確。基因，是活的，是整體操作，更神秘及富趣味。

(一) 沙根的介紹

〈宇宙〉：

「控制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本原素有兩種，其一是主導細胞化學作用的蛋白質，其二是主控遺傳結構的核酸。」

這段話為生命提供兩項基礎：蛋白質維持生存；核酸控制遺傳。

「令人驚訝的，地球上所有生物和樹木與人沒有兩樣，使用相同的辦法將核酸的訊息傳達給蛋白質……就是說，所有的動植物不管是樹木、人類、琵琶魚或草履蟲，都源自同一祖先。」

「細胞的核心是由兩種核酸組成，其一是DNA（去氧核醣酸），控制遺傳；其二是RNA（核醣核酸），控制DNA以外的功能。」

「人類個體可能產生的模樣，要比曾經存在過的人口數多得太多了。人類尚未動用的潛能實在難以數計……必定有許多人類尚未有過的核酸組成方式，能產生更高等人種……將來

人類絕對可依照自己的意願，製造我們所喜歡或具有獨特性格的人，這是個嚴肅而令人擔憂的遠景。」

這一擔憂是必然的：基因研究的經濟價值一旦惹上金錢，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最突出的，是把威脅人類原有的三種戰爭，核子、化學和生物的生物戰推前一步成基因戰。甚至可製成超人戰士或超人部隊，做超人智慧唯命是從的「人動物」使用。一九七二年，美國通用公司把恰巴卡製出的「吃油菌」申請專利在最高法院獲勝訴。大法官的聲明：「這件事，並不是生命和無生命之爭，而是自然產物與人造發明之爭」，已成允許專利的定案。買賣合約中有無倫理插足的餘地？有，如美國可立法禁止某些科技轉移，但在金錢的魔力下，蘇聯的核子科技至少縮短了一、二十年。

㈡基因庫──DNA

＜基因工程，都是基因惹的禍＞（李璧如）：

「DNA存在於染色體上。如果染色體是一張紙，DNA是紙上的文字。基因是文字中的一段話，DNA的構造，就像一條成螺旋的梯級，兩根梯幹是由去氧核醣和磷酸一再重覆組成，富變化的是梯上的橫檔：一端兩兩相接，一端緊附在梯幹上。兩截式的橫檔由四種小分子的任兩種充任，包括腺嘌呤（A）、胸腺嘧啶（T）、細胞嘧啶（C），和鳥糞嘌呤（G）。嘌呤或嘧啶和它所附的梯幹（即是一個去氧核醣酸和一個磷酸），合起來稱核苷酸，是DNA的基本單位。

「遺傳工程是利用遺傳學的方法，從事基因分離、複製及重組的種種研究，並使修正過

過的基因進入新宿主，產生賦予的新功能。」

基因學家利用三種活工具遂行這一工程：限制酶如剪刀，剪去不要的核苷序列的「指令」。連接酶如漿糊，把新指令接上去。酶本身即蛋白質。這把活剪刀和這瓶活漿糊怎樣進入細胞？質體是重要傳輸工具，可在各細胞跑進跑出。高等生物的細胞無質體，且有細胞膜，所以，要靠過濾性病毒傳輸，目前尚辦不到。

＜基因工程，你也看得懂的遺傳工程＞（劉鴻珠）：

「細胞就是一座自動化工廠，它不但產生自身生命所需的種種工具，還增殖它自己的個體。這座工廠有一架錄音機──當然也製造自己的錄音機及錄音帶，會按外面所獲得的原料和其它合作工廠傳來的情報，以及自己工廠固有的程序發出命令製造。比喻的錄音帶就是含遺傳情報的核酸。

「每家工廠在播放工作命令時，先播放一段與工作無關的音樂，一旦有了這種識別的條件，即使混進來的錄音帶向工人發出命令，工人們必定心生猜疑，拒絕開始工作……有些更嚴密的工廠，在發出重要製造命令之前，會先播放發令機關的身份，或指定某某工作單位前來接頭才發出命令。

「根據上述原理，只要能夠把所要的產品製造程序做成錄音帶，巧妙地安插在人家工廠錄音帶中成爲工作內容的片段，我們就坐收成果……這家工廠不單是會替我們製造新產品，還會不斷複製給它的片段錄音帶。即使在擴建新工廠之後，每一家新工廠還是會忠實的爲我們製造產品。

「疫苗就是死病毒或是毒性變弱的病毒本身……所有的外套和原來一模一樣。體內防禦系統記下以後，他日病毒侵入，就可認出它，並消滅它。」

於是，基因工程可防止身體及遺傳疾病。如前述得專利的「吃油菌」可掃除河海油汚，及環境汚染。又可用於農業等等。

似乎，科學愈進步，愈感自然的神奇，揭開了比以前更多的「爲什麼？」但仍有太多爲什麼。就無生物變生物這個問題，就使我們迷惑不解。知識仍非常有限。

人的本身，更神秘，就生理言，人確是進化的總成果，是「天地之心」。

六、人類的腦——「心」

〈宇宙〉：

「大腦由內部向外演化，最內部是最古老的部份，稱腦幹，指導基本生物功能。腦幹的組織帶來儀式、領土和社會意識，這是我們爬蟲類祖先辛苦掙來的。腦幹之外是邊緣組織或哺乳腦，是我們哺乳祖先製造出來的，是情緒和感情、關心照顧幼兒的由來。最外側的皮質組織，由靈長類祖先演化而來，是把物質轉化爲意識的地方。DNA的語言是基因，大腦則不是；它由細胞內一種神經元所構成……很多神經元跟它們鄰居以上千種不同方式連接，人類腦皮質裏面，大約有一百兆個不同方式的連接。」

這種不同方式的連接是否爲「天才」的詮釋？某些人在某方面的性向、興趣、才能是否爲那一方面神經元的連接特別且通暢無阻？

如前述，人的左右大腦是分工的，如同人類知識及技藝的分工，同樣是進化的結果。猫腦就未分工，猴腦只分工了一半。

在〈腦與感覺神經生理．探索意識的堡壘〉中，王唯工將記憶分爲短、中、長期三種。「長期記憶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永遠印在腦海裏。」這，證明中國古時的「背誦」是維持長期記憶的最佳方法。

在〈腦的控制與改良〉（何應龍著，「華聯」初版）中，稱科學家已用實驗證明，一組被迫用腦多解決問題的鼠比用腦少的鼠，大腦皮質的重量增加百分之四。進一步解剖，則發現用腦多的神經膠質細胞體增大百分之十五，總神經細胞則未增加，結論是：「要想使一個動物聰明，讓牠在複雜的環境中，使它接受更多東西，後天更能改變遺傳。」

這又證明腦是愈用愈靈的。龍生龍、鳳生鳳、人力可回天、殷憂啓聖，以及湯恩比的「舒適對文明是有害的」。人類要有適度的挑戰，和孟子的「無敵國外患，國恒亡」。

七、史懷哲的尊重生命

從大腸菌的基因印兩千頁、人的基因印一百萬頁，就知生命的貴重了。如以小赫胥黎言，人類進化從頭到尾花二十億年，算一下，自然花兩萬年才寫下一頁基因，構思很辛苦了。如今，一顆子彈就可銷毀一百萬頁。似乎，這一事實可做一標語，勸告人類不可隨意殺人。

史懷哲（Albert Sehweitzer 1875～1965，德人）是當代言行合一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似乎，唯有他提及中國道教古藉〈太上感應篇〉，是未受佛教影響的純中國文化，尊重生命

，而大加讚揚。

〈太上感應篇〉爲晉葛洪所著，爲道家思想：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塡穴覆巢，傷胎卵……用藥殺樹……無故殺龜打蛇……奪其計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算」是人的壽命，爲善亦可增加。有興趣的可看台中「聖德雜誌社」在各公共場所免費贈送的〈太上感應篇寶鑑〉等等書籍。他們用心良苦，特致敬意。

該篇中亦有儒家思想：

「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

這一篇文字在中國社會中，發揮過不少作用，在通俗小說中可普遍看到。所不同於儒家者，加入了神的觀念，以神爲審判者，確實安慰了不少人的「不平」之恨。而道教亦如佛教及儒教，在正己：「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是篇首的命題，其後均是詮釋。今天，很多人炫耀財富，名車名錶，招來搶刼，甚至殺身之禍，故人除藏拙外，尚得藏富。

史懷哲是實行家。他尊孔墨而抑老莊，不知他是否深研過老子和莊子的〈齊物論〉與〈馬蹄篇〉。他是以用世來判斷的。在〈文明的哲學〉中他評老莊：

「從熱情的支配和外在事件尋得內在解脫——於是所有採取行動的意願都大大地削減了。」

有趣的是，他所尊重的〈太上感應篇〉，尊重生命的思想，正來自莊子的思想。他尊重孔墨：

「反之，一旦生命在世界精神中走向眞正實踐主義的倫理——例如孔子、墨子等人的倫理——之後，便同樣產生了對應的，對於世界意義的解釋。」

墨子是中國的偉大聖哲之一，他的兼愛非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他奔波實踐得「腓無毛」，刻苦自勵爲人類典範，唯有在人性普遍提升、強權思想打消後才能湊効。史氏自己亦遭逢同樣環境。他的示範樹立了典範，談影響力，不大。老莊雖未用世，他們的思想產生道教，從人的內心去啓發人，和儒家一樣，影響後世深遠，是有目共睹的。

史氏的重建倫理，適逢歐洲戰禍，懷疑主義反叛方興未艾，怎樣重建？誰也知道需要，但緩不濟急。當上帝被請出家門，頓失重心。西方人只能在世界無政府狀況下隨波逐流，需要並不等於制度。

但他的分析是深入的：

現代人的浮躁，是因「專業制度要求個人部分的能力，而不是對整個人的要求。」

缺乏人道精神，是因「我們製造出來的社會智性，使個人喪失堅持人道精神的勇氣。」

缺乏精神的獨立，是因「公衆生活過份組織化。」

站在整個進化的立場看，專業化、社會智性、組織化均是進化的必然，阻擋不了的。他只看出病徵，只憑四個字的重建倫理醫不了病，不如後文的心理分析學家把病根查出對症下藥。

但同樣的，他見到整體：「文明不只屬於一個種族，而是全人類的。」「我們文明的精神命運，必須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沙根博士站在進化的立場，也說了同樣的話：「我們的生存不由我們自己決定，由誰決定？

」最後，仍要引用這位參加過美國太空計劃的沙根博士，站在進化整體觀哲學化了的話，有詩的辭藻美：

「我們効忠的對象是人類和地球，我們是地球的代言人。我們生存的義務不只爲自己，更是爲了宇宙，爲了這個古老且浩瀚，己身所從出的宇宙。」

如果說在下談大同玄同，是受壓抑民族主義的感性誇飾，他的「効忠的對象是人類地球」，不正是「大同」？「更是爲了己身所從出的宇宙」不正是「玄同」？他是言行合一的生物學家及天文學家。在下微不足道，可不能看不起我們的文化。他又提到核子戰十五分鐘可毀滅地球，也引用神經心理學家普瑞科斯的文化統計分析：

「發現對於嬰兒經常逗弄、愛撫的文化，比較不喜歡暴力。」

因而，他要我們「更溫柔地擁抱我們的嬰孩。」

今天，科學家們不但提供眞，也普遍提供了善——眞理是一體的；似乎也只有他們提供我們美呢。

（六下・待續）

理論系列

文學空間

文學與哲學

● 游喚

哲學與文學有沒有關係？就好像婆婆與媳婦一般，難分難解，你可以主觀否定，但也客觀地被限制着。

■ 前言

哲學被稱爲一切學問之母，那什麼是哲學？一位學者曾說：一部哲學史所談的哲學就叫哲學。眞奇！首先還沒弄清楚哲學，又如何寫一部哲學史。又有學者跟我們一樣，從哲學談的課目去了解，比如說：哲學要談宇宙論、形上學、道德哲學、神學、方法論、知識論、文化哲學、邏輯分析、心性論等等，表面看簡直與文學風馬牛不相及，爲何又與文學有關係？看來也不能僅以義界式三言兩語說清楚，只有旁敲側擊，採外圍包中央的方式，加以說明了。

■ 一、哲學與文學的範疇

哲學與文學的觀照範圍相同，境界層次也相同。所不同者，爲觀照的途徑與重點有所偏向罷

了。哲學與文學觀照的範圍有五個層次，其間異同如下：

㈠宇宙自然：文學重在反映表現，哲學重在尋求律則與理性，如希臘宇宙哲學，康德「純理性批判」所建立的「知辨世界」，都企圖以理性的態度探索客觀的世界眞實律則。而文學則注重描寫自然現象，寄情於客觀世界，如六朝山水田園詩；唐朝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晚明小說（如張岱〈陶庵夢憶〉、王思任游喚十種）；以及徐霞客遊記等。

㈡人文社會：哲學重在此範圍的意義與價值。如西方的宗教，把人的意義與價值建立在宗教的信仰與奉獻上。中國的宗教理念不發達，但有先秦諸子學說，分別提出各方面屬於人的詮釋與人生的價值意義。如孔子倡「人者仁也」及孟子提倡「仁義」，使整個「義利之辨」成爲人的價值之判別；墨子則以兼相愛爲人文社會的理論基礎；法家講「勢、術、法」以維繫人文社會的秩序；道家中的老子提出「小國寡民」烏托邦的理想；莊子則對人生的意義與存在價值，試提「逍遙」、「齊物」的超是非觀點。雖各家說法互異，但無不就人文社會的範圍立論，朝向理性的探索。至於文學，則強調人文社會的反映與表現，主要從感性出發，對人文社會帶著同情與愛，並由此而引起感性。目的在於受人文社會的「感」而表現「情」的一面。在西方亞里士多德所提出「模仿」之說，即認爲文學是人類模仿人文社會的種種現象而構成的，因爲人的本性愛好學習，學習就是最大的快樂，所以，文學起源於模仿人文社會種種行動。就此而言，文學中的戲劇、小說皆是由此所產生，如希臘悲、喜劇；關漢卿的〈竇娥冤〉，反映元代社會奸官汚民種種惡行惡狀，竇娥表現的人性是不向惡勢力低頭的頑抗性格；晚清小說中反映中國近代科技文明落後，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傳統倫理道德觀的破滅，以及民族性的逐漸沒落喪失等。皆是活生生的人文

社會反映。

㈢人自身的世界：「天地並生，唯人爲大。」沒有人，這個世界簡直不具意義。所以，人自身的世界才是最該了解的。人的特徵不外是肢體器官、理智、情感、欲望、意志等。哲學要研究這些要素的眞實性，擴大智慧，滿足知識的需求。而文學則每每藉這些要素表現追求理想，探索心靈，建立和諧的人生境界，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寫他個人的婚姻理想；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描寫人生的理想。

㈣物自身的世界：哲學也一樣研究這一切物的律則與眞實，就此點而論，哲學與物理學、化學，或者說科學，幾乎一樣。但是，文學對物自身，不是純客觀實體的描述，也不是物之種種特性的探索。文學賦物而不爲物役。體物而能移入情感，如我國歷代的「詠物詩」、「詠物詞」。

㈤主客人物溶合的全體世界：此範疇可說是前面的各範圍的綜合。全體目標的建立，一切存在現象中，抽象與具象，時間與空間的綜合探索，就此而言，文學與哲學，都涵蓋在此範圍，而二者目標也完全一致，都在求得全體性觀點的「完美」，可說是殊途同歸。二者溶合了自然宇宙觀、自我人生反省、人文社會評價生活體驗的內涵。如柏拉圖「哲王」的觀念，亞里士多德的「對神冥想」、史賓諾莎「知性的愛」、黑格爾「絕對精神」等，都是代表一切眞理與恒久判斷。再如老莊思想的「眞人神人」境界、〈易傳〉的「大人」、儒家的「希聖希賢」、禪宗的「徹悟」等。也都是最高的眞理與理想。

而就此層次的文學而言，也已超越修辭技巧的限制、形式的架構，而至完美的極致，既求眞，也求善，更是美的終極。正如孟子所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句話充分說明文學與哲學的最高境界，可說是宇宙人生最高的眞理。以上諸境界圖例示之如下：

全體性
物自身
人自身
人文社會
宇宙自然
哲學
文學

■二、一個例子：價值的探討

如以人類對「價值」的理會，產生兩種不同思考路數爲例。哲學從事「抽象意義」的價值架構理論，文學則處處隱藏價值，用具象符號或語言展示。這是文學與哲學的異同點。換言之，其相同者，同在探討「價值」，其相異者，爲表現價值的方式有抽象、具象之分。

就其目的而言，價值重在討論「眞理」、「美」、「善」以及「行爲」之自身。而哲學家多偏向藉抽象討論這些特殊價值，文學家則每以具象去表現價值，這正是文學與哲學表面看來，極其不同的存在差異。

現在，我們對價值來先作說解。討論價值是哲學的課題。文學如果純就作品而言，並沒有正面談到，我們只能說某些詩從其終極意義而觀，顯然已觸及所謂哲學上的「價值」課題。若中國的理學詩，以及陶淵明、杜甫的一些詩，都有此傾向。但這裏我們的困難是：價值是獨立的存有？還是伴隨實體界存有？就哲學而言，這二說各有人主張，形成二派的說法。即自現代價值哲學之父洛宰（H Lotze）把價值和存在（有）分開之後，形成新康德主義及現象學的價值哲學。前者認爲價值由人的評價性行爲中產生，由人賦予價值，因爲，人有兩個官能：理智與理性。理智認識存有，理性判斷價值。後者則以爲價值是一特殊王國，不從屬於存有。價值和存有分開，價值不能依理智認知，只能由感情及直觀加以把握。

價值觀念的二分法對一位文學家而言，他可以不加以區分，因爲，他運用的是具象表現，因此，他對價值的本身，毋寧是比較在意的。價值的本身是什麼呢？價值常被區分爲「性質」與「量」。比如一杯牛奶、房價如何？一部自動機器等，這是「量」的問題。至於問到你喜歡這個家嗎？你發現宗教的意義沒有？家居生活快樂嗎等，則純是「質」的問題。只有量與質經常的交錯，才構成存有實體界的一切現象，而這一切落實的具體界，才是文學家所關注和擷取者。因爲，不管他有無價值哲學，他終必賦予存有的「質」與「量」在其作品中具象化。倘他不把質與量具象化，則他繼續思考價值，思考存有，內心有不得已於言者，他終有可能採取哲學家的討論方式，如此，文學與哲學豈不等於是人一樣，各如其貌，而各說各話了。

建立在上述的認識基礎上，很多詩便常常具有「哲學意義」，無論就詩人的創作意圖，或就讀者直接閱讀作品兩方面而言，都有此一傾向。

■三、技進於道

有人以爲在文學與哲學的關係中，但這裏所謂的哲學一詞，須要澄清，不是像哲學界所談的哲學，而僅是次於哲學的一些次要觀念或思想，或者說僅是作家對人生、自然、社會的某些看法。因此，大部份談這問題的人，很少用哲學這個正經詞，改用其它代替，像「觀念」、「思想」、「哲理」、「世界觀」、「精神」等等詞彙。並且，還處心積慮地爲這些新名詞另闢新的內容，以便跟專家哲學不同①。確實，一位作家往往混合着許多觀念，綜合成他個人的一套安身立命之道。這時候僅靠哲學家的系統去規範他，未必能清楚。譬如：陳寅恪先生研究陶淵明的詩，就發現陶氏思想的創發新內容，實在是吾國中古時代的大思想家。陳先生首先說明魏晉思想有名教論與自然說，名教論講君臣父子關係，也就是接近儒家；而自然說，就是主老莊哲學的自然思想，這兩種信仰不同，也影響政治立場的不同，如司馬氏以違反名教的罪名誅殺主張自然的嵇康就是一例。後來當時人另興起一種名教自然相同之說，成爲一時風尚，因爲天地父子，是自然，尊卑君臣是名教，名教原是師法自然而設置的，這就是所謂魏晉清談的內容。清談歸清談，只玩義理遊戲，與實際生活無關，於是，到了東晉末，也就漸漸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乘佛教的外來學說之盛行。然而，陶淵明生逢其時，並不棄名教，也不崇自然，更不受新興佛教思想影響，只守着家族世代宗奉的天師道。在消極態度上做了八十多日縣令，就辭官，作品中篇篇有酒，却不至於沉緬縱樂，放蕩狂誕，乃至服食求長生。那麼，陶淵明自有一套安身立命的勝解，陳先生說這就是「新自然說」。什麼是新自然說？其意義與思想史地位如何？他說：

「淵明之思想爲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惟其爲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幷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於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主舊自然說之積極抵觸名教也。又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卽與大自然爲一體。因其如此，旣無舊自然說形骸物質之滯累，自不致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故淵明之爲人實外儒而內道，捨釋迦而宗天師者也。惟其造詣所極，殆與千年後之道教采取禪宗學說以改進其教義者，頗有近似之處。然則就其舊義革新，「孤明先發」而論，實爲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文學品節居古今之第一流詳爲世所共知者而已哉！」②

陳先生的立論很周到，他純粹從陶淵明形影神這首詩找證據，說明陶淵明思想的新義，可見詩與哲學的關係密切。而如何探尋這層關係，繫乎對文學作品的詮釋手法。詮釋的人，是否有能力據思想史知識去詮釋，而得出作品的哲學意涵。我想：文學與哲學之間的緊張性，就是起於詮釋吧！因爲，陳先生提出陶淵明新自然說，不必要問陶淵明有這個意思沒有，因爲，陶淵明早已死了，就算他再復活，也無權否定陳先生的解讀。可知作家的哲學理念與宗教信仰跟作品沒有必然關係。文學與哲學的交集，只發生在作品的解讀上。否則，大談作家身世背景中的哲學意涵，而沒有考慮作品意義，那樣充其量只是哲學的佐證，不是文學的哲學。再說，一旦以作品詮釋爲主，則作家也無從否認別人的詮釋。比如，後世人讀東坡詩，蠻喜歡他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說這是有理趣的詩。有那一種

理趣呢？有的說是禪家，有的說是主客觀的觀物之理。再如〈觀潮〉：「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有人說這一首也有禪理。至於直接用釋氏典故的詩也有〈宿東林室〉一首說：「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總結來看，蘇東坡的詩從中國哲學觀念的進路可以理解，無庸置疑，可是能不能就因此說東坡信奉佛家呢？東坡生前確實有很多方外交遊，但這不表示他信佛。記得在重病臨死前，有朋友維琳建議他讀佛經，以化解困境，他笑笑，拿着筆寫着：「鳩摩羅什，也照死不誤。「等到氣快絕了，維琳又勸他：「現在想想來生的事吧！」東坡囘答他說：「西方世界也許存在，不過用力歸西天也不可以。」旁邊的另一位朋友就對他說：「到這個時候，你尤其要用力試試看。」蘇東坡最後囘答他一句話：「著力就錯了。」說完就氣絕③。這裏顯然是東坡至終不信佛的鐵證，他應是道家自然而化的信徒。因此，說他寫禪理的詩就認定他信佛，或者拿他臨死前的談話反證他的詩不是禪理。其實，都各自站不住脚，也不可能有絕對的答案。唯一可信的，仍是在於讀詩人的詮釋是否可能，與如何完成這樣的可能。

現在的工作，先要知道文學用形象表達，形象是可感覺、可經驗的具體事物，但文學的意思又不僅只在形象上，更在那形象背後所引申，卽由讀者聯想所領會的一種不可知的「理」，這「理」是不可說、不可感覺、不可經驗的。假使直接說理，那不叫文學，假使借用形象說理，那是哲理詩、哲理散文、哲理小說。指定那形象所代替的就是某某哲理，此時哲學的份量多，文學的份量少。這跟有一種形象背後可能引申有一種（或多種）的「理」是不太一樣。所以，在有理趣的詩中，那裏面的理不一定就是哲學思想可理解的，理趣與理語要分開，其差別在有形象與沒有

形象。宋人包恢講「狀理則理趣渾然」④，要達到渾然，正是指那一層不可名狀，很難用哲理系統詮釋的默會領悟，舉凡詩所未說而可感的境界之理就是這一層，此時，就詩家來說，就是沈德潛所謂的理趣⑤，就哲學來講，就可比於「形上學」，如馮友蘭講技進於道底詩可以自比於形上學。那什麼是技進於道底詩？他說：

技進於道底詩可以自比於形上學，這並不是說，進於道底詩，是如普通所謂哲學詩或說理底詩。進於道底詩，所表顯者，雖是形上學的對象，但其所用以表顯者，須是可感覺者。……進於道底詩並不講道，講道底詩，不是進於道底詩。」⑥

他清楚地分開技進於道，與說理說道的不同「道」，前者用可感覺者以表顯。所謂可感覺者，就是類似我們所說的形象。解開形象之後，逼問形象暗示的意義，有時就得靠哲學或思想才能說明。於是，就有很多文章，會論到「韓愈的哲學思想」、「李白的道敎思想」、「杜甫的儒家思想」、「某某小說家的存在主義」、「某某詩人的無神論」等等題目。也就不足爲奇了。

總結的說，作家可以信奉某種學說思想，可以綜合、可以創新，更可以有引申曲解誤讀，但他不一定能忠實地寫到作品裏去。作品有沒有某種思想與哲學，一方面是作家的有心或無意，一方面是讀者詮釋的可能與不可能。但不管如何，文學與哲學的交涉，都不可偏離文學本身，不可虛置作品而空談。一切都由作品說出任何可能。

■結語

也許有人要問：你在讀文學作品時，有的可能讀出哲學意味，有的不能，請問那一種對？還

有，你援用哲學去解釋，難道就一定是作者的意思嗎？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先要有以下的基本認識：

認識作品意念的開放性。文學必要通過藝術手法，以完成爲一件藝術品，只要它內在本身的手法有理可尋，表現上不成問題，那麼，它一旦用形象、用文學寫出來，則必然有它內在意念上的開放，對作者而言，那些豐富的意念，有些是作者自覺，有些是作者不自覺，乃至無法控制掌握的。當然，作者絕對保有對自己作品詮釋意念的權利。但那權利不是所有權，是開放的權利，因此，別人一樣可以解釋，後世人一樣也可以解釋。這點可以從我國古詩詞箋釋中看出來，所以，集評與集釋是我國對作品意念解釋的最好方法。其它像古文評點，與小說評點，也有很多不同意見的紀錄。差別的是，那些集評中，比較少從哲學角度去思考，再不然，就是每個人說出的意見都自以爲那才是作者的意思，不敢否定作者，直接承認那是他自己的綜合判斷。這點與現代批評中「作者之死」的觀念稍相違，也不是讀者反應理論的精神。在此之前，逼問這個難題可說很強烈，直到顏元叔與葉嘉瑩兩位敎授爭辯古典詩詞批評的論戰揭開後，幾乎白熱化⑦。一個主張遵守歷史傳統以來的解釋，一個主張可以用當代意識表達現代人的解讀。其中，姚一葦先生寫的〈藝術的奧秘〉一書〈論意念〉一章的結論特別提示這點，他以爲：「同時我更要強調在藝術表現的過程中的不自覺的成份，亦惟有這一不自覺成份存在的可能性，才使古代各種藝術提示了現代科學的各種解釋的可能性，這些解釋不是當時的製作者所能預見的或夢想的，我們只能說它是不自覺地流露了出來。」⑧至此，意見已經很明白了，此問題也可以不必再爭了。現代讀者堅信作品意念的開放性，而哲學意念的可能也在其中。

附　註：

①：這方面的資料，仍以韋勒克的＜文學論＞第十章談得最詳細。這一章廣泛的介紹世界各國有關文學與哲學的研究，但其結論還是認為「詩並不是哲學的替代物，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目的。」

②：引自陳寅恪著＜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收在＜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六六年十二月出版。

③：有關東坡事蹟，記載死前與朋友的對話，在各種東坡傳記書中略有提到。但較詳細的，而且是現代白話本傳記所根據的資料，則以清人王文誥註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一書前列之總案為最詳。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④：見包灰＜敝帚稿略＞卷二＜答曾子華論詩＞云：「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

⑤：沈德潛＜說詩晬語＞云：「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

⑥：引自馮友蘭＜新知言＞，台北坊間印本。

⑦：有關顏、葉二氏之辯，多少反映了台灣六、七十年代批評潮流的趨勢。說明白點，就是新舊之爭、保守與創新之爭。論戰是由顏元叔分析王融「自君之出矣」與李商隱詩中的「蠟炬」意象的喻意開始。詳細內容，分別參見顏元叔＜中國古典詩的多義性＞，收在＜談民族文學＞一書中，台北「學生書局」六七年六月出版，葉嘉瑩＜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中外文學」十六～十七期。又顏元叔＜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收入李正治編＜政府遷臺以來文學研究理論及方法之探索＞一書。台北「學生書局」七七年十一月出版。後來顏元叔再分析杜甫＜詠明妃＞詩，更激起黃麗飛與徐復觀二氏的詰疑。參見徐復觀＜從顏元叔教授評鑑杜甫的一首詩說起＞與＜敬答顏元叔教授＞二文，收入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續編＞一書。台北「學生書局」七三年九月出版。按：徐氏與黃氏大抵仍主遵照歷史說法。不可臆測。不過，徐氏之說主要從古典詩本身語詞及法則討論較具體。平心而論，顏氏之錯誤乃在文學能力之缺失，非在精神與手法之可議，因為，後來葉嘉瑩採用讀者反應理論與接受美學再評宋詞時，已經在走顏元叔當年的新路了。

⑧：參見姚一葦著：＜藝術與奧秘＞。台北「臺灣開明書店」六五年三月出版。

古書新評 ● 蕭之華

小玉唱曲 清官殺人

——談劉鶚及其〈老殘遊記〉

於清朝最後之二十年，小說於當時之中國文壇，一時大放異采，翻譯與創作，不下五百餘種，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論當時之小說代表作品凡四大家，即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研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曾樸之〈孽海花〉，以及劉鶚之〈老殘遊記〉。

■一、

劉鶚（一八五七～一九〇九）清、江蘇丹徒人，原名孟鵬，字雲搏；後改名鶚，字鐵雲，又字公約，別署洪都百鍊生。劉氏本出保安軍籍，世爲將家，其遠祖劉延慶，爲宋代名將，其父劉成忠，以御史出官河南，頗著循聲。劉成忠生二子，劉鶚爲其次子。

劉鶚天生聰慧，七歲從同邑趙君舉讀，過目成誦，唯不喜時藝，性尤脫略，不規規於小節。十二歲，劉鶚侍父河南任所。其父劉成忠幕中自多才俊，與時賢自亦多有交遊，廣開劉鶚對才俊

之識見，啓迪劉鶚結交才俊時賢之童心。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劉鶚二十二歲，結交同鄉羅振玉。羅振玉爲甲骨文學大師，時惕勵劉鶚，劉鶚視爲畏友，後結爲兒女親家。

光緒八年（一八七八），劉鶚二十六歲，與時賢黃葆年、蔡文田兩人訂交。黃、蔡二人謙恭純謹，對劉鶚之「矜傲任俠」，時加規諫，唯劉鶚「心感之而不能改」，後亦結爲兒女親家。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劉鶚三十二歲。是年劉鶚赴河南，謁中丞河省督吳大澂，投效河工，治理黃河水患功成，獲「列案請獎」，是爲劉鶚平生建功之始，亦爲劉鶚懷抱「濟世利民」具體實踐之一大功績。此前，劉鶚曾營菸業於淮安，行醫於揚州，刻書於上海，風塵碌碌，一無所成。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劉鶚三十五歲，以同知任魯河下游提調，是爲劉鶚任官之始，後積勞異，得保知府，並保送總理衙門考驗。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劉鶚四十一歲，因不慣官場，憤而辭官經商。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劉鶚四十八歲。是年著〈老殘遊記〉初集，兩年後作〈老殘遊記〉二集。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劉鶚五十二歲。是年被誣逮，旋戍邊疆，於次年一九〇九年七月，卒於迪化，終年五十三歲。

劉鶚天資過人，才識卓越，具「濟世利民」之心胸，善吸收新知，時代感覺敏銳，爲清末思想先進之時代性人物。

劉鶚天生異才，自幼讀書，過目成誦，承家學淵源，喜讀書，尤喜藏書，其喜古書，如宋版＜莊子＞、＜南華經＞等，即旅行亦携相隨。其熟讀經、史、子、集，旁及儒、釋、道各家經典、金石甲骨之學，乃至於醫學、命理，無所不通。劉鶚之著述，除屬於文學之＜老殘遊記＞外，於甲骨、金石之學有＜鐵雲藏龜＞、＜鐵雲藏印＞、＜鐵雲藏陶＞、＜鐵雲泥封＞等書。於治河工程有＜治河七說＞、＜黃河變遷圖考＞、＜勾股天元草＞、＜孤角三術＞等書。於醫學有＜要藥分劑補正＞，誠識廣而博學。

劉鶚論治國，強調「養民」，平生亦以「養民」自任，以為「民得養」則「國可富」。清末，西學東漸，西方現代文明已入侵中華古國，感於時代之潮流，劉鶚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倡與外人合作，修鐵路、開煤礦，以發展交通，開發資源，豈料竟受「出賣國權」之非議，終事未成而得「漢奸」之名。實則，劉鶚為清末之時代先知。

劉鶚稟性豪邁，不拘小節，其恃才而傲，不同流俗，為一代不羈才士，亦為一代悲劇人物。

劉鶚行為放浪，「喜狎妓，一招十數」，往往「鶯鶯燕燕，滿房笑鬧」。劉鶚尤喜與寡婦暱，有「雨後梨花最可憐，飄零心事倩誰傳」詩句，四處傳誦。

劉鶚「懷才而不善自養」，其撰治河之策，未為主事幕中人採納，曾為文斥之「群盲方競」、「同僚瞶瞶」。其建議修築平漢、平浦鐵路，先後與盛懷宣及同鄉京官失和，致除鄉籍，招致「怨家遍地」。更因早年開罪於袁世凱，終因「散大倉粟」及「浦口地案」，為袁世凱誣逮，發配新疆，風雲壯志未酬，含恨枉死異鄉。

劉鶚負奇氣，為一代才士，然「炫才急功，忤人輕世」，為當世難容，終成一時代悲劇人物

。

■二、

劉鶚所處之時代，為清朝歷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列強侵入中國，清朝氣數將近之滿清末代。

其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先後發生「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入京」、「戊戌政變」等驚天動地之歷史事件，清廷內憂外患，貪官橫行，社會黑暗，民不聊生，是為辛亥革命，民國創建之前夜。

其時，對國事不足有為之知識份子，多藉小說以抨擊時政，為民伸冤，致有＜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以及＜孽海花＞等小說行世。

而劉鶚＜老殘遊記＞之作，亦當受此潮流影響。

劉鶚自述其創作＜老殘遊記＞之動機云：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

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又云：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據劉鶚後人劉大紳云，劉鶚之撰＜老殘遊記＞，為「遊戲筆墨」，亦為一時興到之作。不料發表後，竟一紙風行，而成書後，更一時暢銷。

歷來論〈老殘遊記〉寫作之成就凡有三：一爲屬於主題思想表達之爲民伸寃，揭露貪官汚吏欺壓百姓之罪行，反映當時社會之黑暗，爲清末黑暗時代作見證。二爲屬於文學技巧之文字表達，有關人物、情景之描寫。三爲屬於作者個人評價兩性關係對女性之尊敬與推崇。

歷來文學作品揭露官場之黑暗，多強調「貪官殺人」，唯〈老殘遊記〉則大膽揭露「酷吏可恨」、「清官殺人」。劉鶚云：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則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二十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若心願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爲也。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

〈老殘遊記〉寫曹州知府「酷吏」玉賢其人其事。

玉賢任曹州知府，善辦強盜案，不到一年，境內路不拾遺，玉賢一時博得「清官」、「能吏」之美譽。

玉賢力辦強盜之法，無他，唯酷刑而已。玉賢衙門口設十二架「站籠」，任何強盜嫌犯，不分青紅皀白，一律處以「站籠」極刑，不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百姓聞之色變，視爲「喪門星」。

有良民于朝棟父子三人，爲玉賢寃枉爲強盜，帶至縣衙，因于朝棟喊聲「寃枉」，爲玉賢下令：「把他們上了站籠站起來！」

値日頭兒回話：「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

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値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

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倒也不錯。」

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

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著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

此即爲「清官」辦強盜之高招。

曹州府百姓對玉賢之評語爲：「玉大人官却是個清官，辦案也實在盡力，但只是手太辣些。」

新官上任只一年多，辦強盜「站籠」即站死了兩千多人，而其中「寃枉是一定有的」，如此「酷吏」，其手段實慘無人道，豈只「太辣些」？

劉鶚寫曹州府「酷吏」玉賢有所影射，其人本名毓賢，爲庚子「義和拳事件」之罪魁，其治

曹州府殘民以逞，唯浪得「清官」美名，後因「拳案」問斬，清史有傳。另＜清朝野史大觀＞記其事云：「時曹州知府某公甚有幹名，某太守因欲往謁之。甫至署門，見左右各列站籠四架，覩其枷人頸處，油膩厚殆寸許，蓋必站死人百數，始有此狀，太守心爲之戰凜。」後詢之，言年來已殺千餘人，而未歸案者有七千多人，且殺人除「站籠」外更有「棍洞」之「簡法」，每次可殺四人，費時僅瞬間。「太守聞之，身顫魄悸，不復得語」。

司馬遷作＜史記＞列＜酷吏列傳＞，以爲「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而「姦僞萌起，上下相循，至於不振」，由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此卽爲古之「酷吏」。此等「酷吏」，雖「酷烈爲聲，不足語於導德齊禮之教」，然「引是非，明曲直，爭天下大體，嚴峻而無傷焉」。

然今之「酷吏」，如劉鶚筆底之「清官」，但知舞文玩法，以殺人而得美名，爲劉鶚深惡痛絕，討之以詩：

殺民如殺賊，因之急事功。
寃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

胡適曾論＜老殘遊記＞，認爲劉鶚「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寫」，而＜老殘遊記＞之文學成就，亦「在於作者描寫風景與人物的能力」。

＜老殘遊記＞第二回，劉鶚描寫「白妞」王小玉唱「梨花大鼓」：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覺得入耳，有說不出

來的妙音：五臟六腑裡，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服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蔘果，無一孔不暢快。

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她那極高的地方，又能迴環轉折。幾囀之後，又高一層，接著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愈翻愈險，愈翻愈奇。

那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愈唱愈低，愈唱愈細，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側耳靜聽。少時聲音忽又揚起，正在繚繞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絃俱寂。這時台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胡適認爲，劉鶚用種種譬喻來描寫聲音，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也是一次很成功的嘗試。

於＜老殘遊記＞，劉鶚頗費筆墨描寫兩位女性，一位是旅舍之妓女翠環，一位是泰山「斗姥宮」之道姑靚雲，兩人皆風塵中人。在劉鶚之筆底，翠環與靚雲冰雪聰明，纖塵不染，其至情至性，誠人世間絕俗佳麗，爲老殘引爲混濁男人世界之「紅粉知己」，表現劉鶚對女性之誠摯尊敬與推崇。

其他如大明湖景物，桃花山月夜，黃河冰雪，高陞店掌櫃，＜老殘遊記＞之描摹刻劃，均極生動深刻。其中不少篇章，已選入國文教科書中。

＜老殘遊記＞錄有多則聯語，其中西湖「月老祠」一聯，流傳頗廣，樂爲普天下情侶所引用。聯曰：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三、

＜老殘遊記＞爲記事體之小說，乃劉鶚一時興起之創作，並無一般小說應有之完整故事與結構，且爲殘本。唯＜老殘遊記＞表達作者之思想情感，描寫人情、人性深刻生動，與時代脈博同跳動，深具文學作品紀錄時代、反映時代、表現人生、批判人生之功能。

＜老殘遊記＞初於一九〇三年發表於商務「綉像小說」半月刊及天津「日日新聞」，後於一九〇七年由上海「神州日報」結集出版。其版本至佳者，爲民國十四年，由胡適作序之「亞東版」。台北「世界書局」印行＜老殘遊記＞，附有研究及評論文字凡十二篇，極具參考價值。

綜觀劉鶚一生，負不羈之才，抱濟世利民之襟懷，其才識與機遇，不可謂之不佳。唯劉鶚「懷才而不善自養」，容或「炫才急功，忤人輕世」，誠「意氣風發」有餘，「沉穩內斂」不足，「洞明世事」有餘，「人情練達」不足，致一生事功難成，致壯志未酬而枉死他鄉。

世謂「才之不用，反爲才累」。得人才難，人才之能施於事功尤難，稍有不愼，往往「因才招怨，身敗名裂」，有志於事功之才俊之士，劉鶚之前車，得無鑑乎？

幸劉鶚偶作＜老殘遊記＞而傳世，亦因緣也。

正是——

天生「濟世利民」異才，惜壯志未酬，於他鄉枉死；

偶寫「老殘遊記」傳世，聽小玉唱曲，罵清官殺人！

認識佛學 「十二因緣」與「心同太虛」

●王鎮庚

在任何宗教、哲思、道學、佛學上，大概都免不了要談到人的問題，人究竟是個什麼？從那兒來？世界如何形成？人又往那裡去？歸宿是什麼？甚至，宇宙的起源、現實諸現象之究竟來源等等諸問題，都是人們所關心和要力求得到解答的，佛學也是這樣，它也談到了這些令人心嚮往之問題，現在先來談佛的「十二因緣」。十二因緣說的就是人的人生現象，它的名是：

無名／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佛學是從印度傳來的，印度的文化品風跟中國文化品風不一樣，他們的文化思維說得好聽是比較細緻，說得不好聽是繁複得不得了，明明是一句很明白的話，因爲他反覆、細膩、細緻的說，反而把現象說成了「正文」，而有喧賓奪主之嫌，往往把人給弄糊塗了。所以，佛學很難懂、難弄，印度的文化品風細緻、繁複也是一個主要的大原因。

中國文化的品風跟印度的不一樣，它採簡明、扼要、言簡意賅的作風，一句話最好用一個字

，甚至所謂「不着一字」就能說得明白那最好不過，所以，佛到了中國便會產生所謂「禪宗」、祖師禪的品風，這些情景很有趣，這裡爲了容易明白，也採簡說。先來解釋名詞。

無明：梵文音譯爲阿尾儞也，意思是說人心之闇、鈍。闇卽暗，鈍卽遲鈍，這樣的人對於諸法、事理都弄不明白、反應遲鈍，所以，無明卽愚痴之異名。因此，〈本業經〉上曰：「無明者，名不了一切法」。

佛把「無明」這個詞用在十二因緣之首，它還有一個特殊情況的指涉，這等下在解釋十二因緣的關係運作時再說。到那時你就會明白佛爲什麼用無明這個詞了。

行：就是運行、運作之意，像星球在太空中運行、運作一辭，這個行字在這裡，也就是人所造的業、因果、報應的運作、運行情況。

識：這個識字就是我們俗人所說的靈魂。

名色：指的是由識而成胎，胎就是名、色（形相）。

——佛有「三世因果」之說，現在列一表看人是怎麼來的，及人生的「三世因果」又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三世因緣	名稱	說明	雙重因果
過去世	無明	人死時，假如心生清淨，無念，這時人的第八識雖然貯藏着人世的諸業、善、惡，但，因爲沒有力（念）的牽動，它也便起不了報應的作用，心念一起，便是無明生，因此便產生因果報應的作用。這情況在佛看，便是愚痴。	現在之因果（一重因果）
	行	因果的報應情況就是一種運行，一種運作，依因果諸業而墮入六道輪廻，入人這一道的，這個識，卽俗語所謂靈魂的，便入母體而成胎兒，這種種情況，便叫行。	
現在世	識	這個識卽是第八識，所謂識不滅的那個識，它帶有前諸世代的諸因。	
	名色	名色指的是男女二性的生殖條件及成胎的情況。	
	六入	六入又叫六處，也卽是人的六識，眼、耳、鼻、舌、身、意，逐漸入於胎兒而成人形，以至出生。	
	觸	人出生漸漸長大，而有觸的動作，但無苦樂之別者，約二、三歲時。	
	受	漸漸長大，對事、物有感而受之及分別苦樂的能力。	
	愛	十四、五歲以後，有愛物、愛人（特別指異性）之心及行爲。	
	取	因愛欲之心，而更有取之爲已有之欲望及事實。	

未來世

有：既有此愛取之心，而取之爲已有，這在佛來說，便是造作出諸煩惱，及種種業，也卽是今世之因，及來世之果報的因矣。

生：因有今世及過去世之諸因，而必有來世之生。因生而又起於無明矣，無明又行。

老死：生必有老死，以此循環不息，再次行十二因緣之輪廻。循復不已。

未來之因果

（二重因果）

——人是怎麼來的？人是起於識不滅，因識之存在而又因無明、生念，而致牽動第八識內之諸業力、產生因、果之運行、運作出報應的結果。所以，人的來由如大自然的一粒種子生出物質情況來；人生在世時由第七識了別取捨，人是有能力決定自己的行爲的，但，人死後，自己作不了主矣，完全由第八識中的「因」以「行」作出果來。果就是果報，因此，佛叫人的身體（包括意識）爲正報，叫人生活的環境、境遇爲依報——人生存之所依。所以，人要行善，不要作惡，這樣的果報就會好，作了惡就會壞。

也許有個「聰明人」會說，我在人生之際作惡後關係，當我臨死的時候心不生念，識便無緣而行；這話說來容易，可是，作惡的人能心不生念嗎？一個人臨終之時，心裡思前想後，這個放不下，那個也覺得還沒有交待，甚至心裡還想去個好地方，及看到諸種幻象，這那能由得你！

所以，人在生時要自己負責，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深一層說。人死後有識存在而致衍成輪廻，如果由此推衍上去，那是先有人呢還是先有識？

也就是說產生第一個人的那個識是怎樣來的？它是先於天地萬物而生的囉?!但，又是如何生的呢？

像這樣的問題就超出了佛說的「萬法唯識所造」的法的範疇了。在一般的宗教上，好像也發生過這樣的問題，如「神創造了萬物、人」。那「神」又是從那兒來？神又是誰創造的呢？這個問題有人提出「上帝已死」之說，也有人提出「不是神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神」。像這些話似乎是回答了問題，但問題好像還沒有解決，因爲，如果說「上帝已死」，那上帝是怎樣死的？這是一。二是，上帝不是永恒、永生者嗎？永恒、永生又何謂有死，所以，問題仍然在懸而未決。至於說到「人創造神」，這問題等於沒有說，因爲神創造了人，那誰創造了神？不是讓人創造了神那誰又創造了人呢？這問題豈不是只是自己繞了一個彎還在原地沒動嗎?!這眞是一個擾人的問題。那麼，佛怎樣說這個問題的呢？

——在這個緊要的關口，大家要先有一個認識，佛不是一個宗教而已，這話並沒有貶抑宗教之意，乃是想由此說出一個屬於宗教以外，超出宗教的一點道理，因爲，佛如果只是宗教而已，那就一切問題歸之於神，當你要墮入「惡道」的時候，你可以祈禱神的拯救，所謂「誠者靈」，所謂「有求必應」，神一定會因你的虔誠而拯救於你。但，佛却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金剛經〉）。以色見我就是拜神像、聖物，音聲求就是祈禱、許願，佛說，這些都是邪道，可見佛不是宗教而已。宗教是佛的意識形態，不是佛的究竟、根源。這個認識很要緊。了解了這個大格局，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識是一個什麼，它是從那裡來。

識就是心，這在六識、八識說中已經解釋過了，心有慮、知、了別能力，但它也是一個相當於所謂「虛空」的實體，前者的心生出知識及思維、學術、思想架構及諸種內容涵蘊來，而後者

專欄系列

，它是等同於「虛空」的情況，〈大日經三〉曰：「安住心王，等同虛空。」所謂「心王」就是宗教上所謂的主宰，換句話說，心這個主宰，等同於虛空也。

那麼，虛空又是什麼呢？虛空就形、質而言，無形、質者叫虛，無障礙者叫空。現在來舉個例子是很好明白的，譬如人，我們的這個身體是有形、有質的，它便是一種障礙，有一堵墻擋着我們身體就過不去，生病或有煩惱，它便必要有對應的調理，總嫌有一種障礙而不得自由自在；心便不同了，它沒有形、質的障礙，一想到千里之外，不坐飛機，不需任何形質的形式，它一下子就到了，不但墻擋不住它，而且，任何大、小它也都可以自由的立時等同，而了無障礙。因此，這個所謂的心、虛空，換成一般的學術語言來說，虛空也就是所謂的宇宙，宇宙的萬物、萬相都是宇宙中的四大因緣和合現象，是「四大與因緣法」而生成，所以，整個宇宙就是識。識是怎麼來的，是個什麼？它本身卽是虛空也，宇宙也。

所以〈楞嚴經九、十〉曰：「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裡，況諸世界在虛空耶。」「乃至虛空皆因妄想所生起。」

前一段經文說的是「萬法唯識所造」，後一句的意思是，如果你心不起念，那虛空本完好、空寂、不生不滅，心念一動而生出種種之事物出來，這豈不是自尋煩惱，簡直是妄想者了。就連虛空之有無，也是因妄想之所生也。

前文曾經說過，佛是作出世想者，所以，它主張「不動念」而與虛空、無、不生不滅，如如爲一；但，如果你不採這個態度那也無妨，那就採入世之想，而動善念，爲這個社會造福祉，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做出人生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這當然又是另一番景象。

歷史玄機講古

陳宮「捉放曹」得不償失

●戚宜君

陳壽的〈三國誌〉上僅言：「曹操不肯接受董卓所授驍騎校尉一職，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魏書〉上却載：「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刧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擊殺數人。」這裡所說的「太祖」就是曹操。

〈魏春秋〉上則云：「太祖於呂家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根據以上的零碎說法，到了明代羅貫中撰寫〈三國演義〉的時候，添油加醋的寫成了一段「捉放曹」的故事，平劇中更有生動的表演，遂使曹操的奸雄面目深植人心，然則，實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是許子將所作的評語，大致上已經爲後世所認同。

曹操在戲臺上的造形是白臉奸賊，其所作所爲之所以遭人唾罵，則是因爲他大節有虧，細行不檢

，一生行徑，只爲後世留下壞的影響，屠殺呂伯奢一家，不過是想當然耳！

董卓廢掉少帝，擁立陳留王劉協爲獻帝，九歲的小皇帝不過是個傀儡而已，董卓自任相國，權傾朝野，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福無人能比。後來索性鴆死了少帝，每夜入宮，宿於龍床之上，淫亂妃嬪及宮人，簡直鬧得不成體統。

典軍校尉曹操，出身閥閱大家，從二十歲開始便由維持京城治安的洛陽北都尉而一路陞遷，後因討伐黃巾賊有功，三十歲時即被拜爲濟南國相，旋被徵還朝，拜爲典軍校尉，算是統領禁軍的高級將校了。

眼看董卓的倒行逆施，曹操在京畿一帶完全受制於逆賊，不得不接受驍騎校尉的職務，與呂布等人儼然成爲董卓新近收歸麾下的愛將；而一般忠耿老臣，都把三十五歲的曹操當成是認賊作父的小人，而曹操祇不過是暫時隱忍而已，那裡願意與董卓同流合汚呢！

〈三國演義〉上說是王允藉慶壽爲名，與衆公卿商議圖謀董卓，並以七星寶刀付與曹操，前往相府刺殺董卓，不料爲董卓識破，乃改口說是獻刀，而矇混了過去，事後生怕董卓追究，連忙夤夜逃出京師。

事實上，當時一般元老重臣，對於曹操的見風轉舵，均已不屑與之爲伍，王允府中的聚會，曹操根本沒有受邀參加的可能；再說，自從越騎校尉伍德瑜嘗於朝服內披小鎧，藏短刀，一日上朝，竟然拔刀直刺董卓，雖未得逞，已使董卓出入常帶甲士護衛，居常提高警覺，若非親信故舊，要想接近其身邊，實在是難上加難，更遑論行刺乎？

倒是董卓，爲了籠絡曹操，賞給他一匹西涼進貢的好馬，搭上鞍轡試騎之際，不覺行近城門

，門吏禁其出城，曹操說是「丞相差我試馬」，遂縱馬而去，逃出城外，於是，便改名更姓，棄官逃回故鄉譙郡。

「譙郡」就是今日的安徽亳縣，曹操由洛陽東行，路經中牟縣，爲關隘守軍捕獲，押往縣衙發落；蓋自曹操離開洛陽後，董卓立刻下令遍行文書，畫影圖形，捉拿曹操。此刻曹操已成階下囚，縣令問曰：

「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棄官私遁？」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曹操答稱。

「我非俗吏，何妨明言！」縣令屏退左右，悄聲道。

曹操慨然道：

「董卓逆天行事，擬馳歸鄉里，號召天下英雄興兵共誅董卓也。」

縣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

「明公眞乃天下忠義之士也！」

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稱：

「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今感明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

於是，曹操與陳宮連夜更衣易服，各揹寶劍一口，乘馬逃出了中牟縣。行行復行行，三天以後的薄暮時分，到了成皐地界，曹操在馬上遙指山脚下的一處村落謂陳宮道：

「前面就是呂家村，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不如就往呂家覓一宿如何？」

兩人到了呂家，呂伯奢十分熱誠的歡迎他們，幾個兒子也一一出廳相見，旋以家中沒有好酒

爲由，呂翁匆匆出門，聲稱騎驢前往西村沽酒去也。另外則聞呂家子弟出出入入，形迹十分可疑；更聽到後院有磨刀霍霍之聲，且聞人語曰：「縛而殺之，何如？」不禁大驚，以爲呂家準備對付自己，於是，先下手爲強，拔劍衝入後堂，見人直刺橫劈，頃刻之間奪走了八條人命；最後，在後院發現縛有一豬待宰，才發現自己盲盲撞撞，錯殺了呂家一門八口。

曹操與陳宮連忙上馬出村，恰好遇上呂伯奢沽酒回來，訝然道：

「賢侄與使君何故便去？」

曹操說是「被罪之人，不可久留」。呂伯奢尚且嘮嘮叨叨的抱怨着：

「我已吩附家人宰一豬相款，且已沽得好酒，賢侄與使君何憎一宿？」

在舞台上演出時，呂伯奢一意的留客，曹操已經有些不耐煩了，陳宮則是頻頻向呂老丈遞送眼色，示意不必強留客人，然而，終久呂伯奢還是死在曹操的劍下了。

陳宮殊不以爲然的怒責曹操道：

「適才誤耳，尚有可說，如今爲何枉殺老丈？」

曹操的理由是：

「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衆來追，必遭其禍矣！」

「知而故殺，大不義也！」陳宮道。

曹操遂惡恨恨的說出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的概念，使得陳宮凛然而驚，

當天深夜他們投宿在一處荒村茅店，趁着曹操熟睡之際，陳宮思潮起伏而難以成眠，四更時分，遂獨自出門上馬而去，不再追隨這個不義之人了。

這一段記載與描述，產生了一處極大的漏洞和疑點，歷來閱讀〈三國演義〉的人，似乎都不曾發覺。那就是曹操離開了京師洛陽以後，一直是循着如今的隴海線鐵道一路向東逃亡，因爲他要回到家鄉譙郡，譙郡就是亳縣，地在安徽省的西北角上，接近河南東部的商邱；從洛陽東行，經過偃師、滎陽、氾水、鄭州、中牟，才能到達開封，再往東走才是蘭封、商邱而達於亳縣。曹操既然是在中牟縣落網被擒，陳宮釋放了他，並追隨他「乘馬投故鄉而來」，下一站理應是開封才對，何以走了三天而到了成皐呢？成皐就是如今的河南氾水縣，當地有虎牢關，更是劉邦與項羽對峙數年的楚漢相爭之地；曹操原本是要向東逃回家鄉的，何以會反而折向西行呢？如果說是路徑不熟，總不能說連方向也辨別不出來吧！

因此，有些資料上便說是曹操殺死呂伯奢一家人在先，三天後路過中牟縣被一亭長逮捕，送交衙門法辦，縣令陳宮夤夜隨其逃亡，旅途寂寞，無話不談，不經意的說出了殺戮呂家滿門一事。陳宮覺得曹操太過殘忍和不義，夜裡趁曹操熟睡之際，原本是想一劍結束了曹操的性命，繼而一想如此一來，自己不也成了不義之人了嗎？於是，衹是從此與曹操分道揚鑣而已。

曹操回到了家鄉，適逢關東州郡，也就是河南、山東各地紛紛起兵討伐董卓，董卓火燒洛陽宮殿與民宅，悉驅洛陽黎民數百萬西行，沿途兵馬踐踏，饑餓疾病而死者，積屍盈途，洛陽兩百里內，無復人煙。

三年後，董卓爲義子呂布所殺，天下群雄並起，打打殺殺，長安亦陷於烽火之中；漢獻帝被人搶來搶去，先至弘農，也就是今日的河南靈寶縣，繼而北渡黃河進至山西安邑，終於在建安元年回到洛陽。眼看宮室殘破，百官於草萊間參拜十五歲的漢獻帝，並自出採樵，情況十分悽慘。

這時的曹操南征北戰，祇不過是五、六年的時間，已經是手握重兵，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此刻趁機率兵入朝，遷漢獻帝劉協至許昌，自任丞相，完全取代了原先董卓的位置，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顧盼自雄，不可一世。

陳宮自從離開曹操以後，先到東郡，也就是如今的山東朝城與家屬會合，後來輾轉投入呂布麾下，認爲呂奉先是當世英雄，可惜缺少了一點智謀，兩人湊在一塊，以長補短，必然相得益彰。

於是，陳宮爲呂布劃謀獻策，遂在關東地區大有斬獲；而後曹操把呂布當成了重要敵人，頻頻施加壓力，畢竟難以敵擋強大的對手而節節敗退，終於被困於下邳，也就是如今的江蘇邳縣。

曹兵緊追不捨，陳宮建議乘曹兵柵寨未定之際，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呂布不聽；陳宮又建議呂布率步騎出屯城外，陳宮自領餘衆閉守城內，構成犄角之勢，不過旬日，曹軍遠來食盡，自可一鼓而破，呂布又不聽；終於在隆冬臘月城破，呂布與陳宮皆被俘獲而成了階下囚。

曹操與劉備端坐白門樓上，呂布被繩綑索綁的帶了上來，呂布猶自嬉皮笑臉的埋怨繩索綑綁得太緊，使人動顫不得，且呼吸爲艱，曹操則說：「縛虎不得不緊。」呂布又自視頗高的說是願爲曹操效力，天下不愁不定；並懇求劉備爲他美言，而劉備却落井下石，至此，反覆無常、有勇無謀的呂布算是死定了。

徐晃把陳宮押了上來，八、九年不見，彼此都有了巨大的變化，曹操篤念患難故交，起身相迎道：

「公臺別來無恙乎？曩日何故棄我而去？」

「汝心術不仁不義，吾故棄汝！」陳宮答稱。

「公臺又奈何獨事呂布？」曹操遽問。

「布雖無謀，不似汝詭詐奸險。」陳宮答云。

曹操嘆了一口氣說：

「公臺平生自謂足智多謀，今竟何如？」

陳宮怒指呂布大聲道：

「恨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

曹操大爲不忍，並有意相活，乃問：

「然則今日之事，該當如何？」

生殺予奪之權，全操在勝利者一方，要如何便如何，又何必問及階下囚呢！曹操有此一問，不啻是爲陳宮留下了一線生機，只要陳宮有求饒之意，曹操是可以破格允准陳宮不死的，詎料陳宮卻大聲的說：

「有死而已！」

「公臺如此堅決，獨不念老母及妻兒乎？」曹操猶試探着問。

陳宮仰天長嘆了一聲，遂云：

「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兒之存亡，只在於明公耳！」

說罷逕自大步下樓就死，左右牽之不住，曹操起立泣送，並謂左右道：

「卽送公臺老母妻兒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

陳宮聞言，並無任何表情，祇是從容赴死而已。

曹操立卽把陳宮的老母及妻兒接到許昌奉養，若干年後並替他把女兒出嫁，總算對故人有了交待。陳宮初則棄官追隨曹操，希望闖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繼而發現曹操太過心狠手辣，作人虛僞而奸詐，由卑薄而離開了他；原本是要另謀枝棲及發展，不料天下之大，竟然又使他們在尷尬的狀況下相遇了。

陳宮文武兼資，個性剛直而壯烈，是一條鐵錚錚的男子漢，立志要開創一番偉大的事功，可惜選錯了東主，而造成了得不償失的後果。然則，曹操果欲存活陳宮，未嘗不可以法外施恩而將他釋放，何以虛晃一招，假仁假義一番，終於還是順水推舟的縊殺了陳宮呢？那是因爲曹操在骨子裡是非常厭惡講仁義說道德的人，更不願意在身旁樹立一個仁德的標竿，這也就是他被後世唾罵及排斥的重要原因，何以會如此呢？當以另文詳加探討。

民俗廣場

「相聲」淺說

●李鳳行

說唱藝術中的「說」，有兩個項目，一個是說「評書」，一個是說「相聲」。雖然，「相聲」有說有唱，但唱，只是表演技術的一小部份，主要的基本形式是說，所以說，「相聲」是語言傳播學的一種，看似玩笑，其實並不過分。

「相聲」是怎麼來的？怎麼形成的？「相聲」這個名詞的立義是什麼？「相聲」的內涵又是什麼？首先有說明的必要，但不是考據，只不過是從它發展的軌跡上，尋找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解說。

「相聲」的來源是古代還是近代？自從它在說唱藝術中形成後，便是一個爭議的問題。有人以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的人物為例，說是「相聲」源於秦漢時代；有人以「參軍戲」為例，說「相聲」在唐代便已經很流行；有人說「相聲」創始人是清末的「窮不怕」朱少文，所以，「相聲」是清代才有的。上面的說法相差有兩千多年，怎麼說才是對的呢？

我們不妨從「相聲」這個名詞的立義上，先確定一下它的根源在那裏，然後，再給它「定位」。

我國的辭彙中早有象生、象聲、像生、相聲等音同而涵義近似的辭語，例如＜辭源＞中便載有：

象生：＜後漢書．祭祀志＞載：「廟，以藏主，以四時祭祀，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冠新物。」

這好像是說，廟中陳列死者生前的用品，作為紀念性的保管和展覽，象徵新生意義，却和我們所說的「相聲」表演藝術，沒有直接關係。

象聲：「口技也，以一人之口，而能象各種聲音，同時並作，俗又謂之隔壁戲。」

這是「相聲」的前身，「相聲」是由口技表演而來的，所謂「隔壁戲」，就是一個人躲在帷帳裏，用口技表演各種聲音，也就是早期的「相聲」——「暗春」。

像生：「＜夢粱錄＞以說唱為藝之婦女也。元曲有『風雨像生貨郎旦』雜劇，即謂以唱貨郎為業者。＜西湖繁勝錄＞有喬像生。又云：『選像生有顏色者三四十人，戴冠子花朵，着艷色衫子。』」

這裏指說唱的女藝人叫做「像生」，也指演唱的藝人不分男女都叫「像生」，似乎和我們所指的「相聲」，也不發生直接關係。

相聲：「口技之一種，言以一人之口，而能同時並作各種之聲音，今為此技者，多偏重諧謔之對話，稱對口相聲。其專鬻口技者，逕名口技，不名相聲矣。」

這是合乎事實的最新解釋，「相聲」一辭，是由口技轉化而來，喧賓奪主，而成為獨立的說唱藝術，原來叫做「相聲」的口技，逕名口技而不叫「相聲」了。

從以上象生、象聲、像生、相聲各種辭義來看，「相聲」是近代才有的名詞，不管它是由口技轉化或借用而來，它和象生、像生都無直接的衍生關係；它和象聲同音同義，也可能是象聲的誤寫，早有人這樣猜測，但無可靠的證據。

另據捧花生在清代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所寫的〈畫舫餘談〉中說：「起泮宮前至棘院止，值晴明，百戲俱陳，如……三棒鼓、十不閑、投狹、相聲……翹首引頸，圍如堵墻。」這說明「相聲」一詞早就出現，並非近百年以內的事。清人李振聲在〈百戲竹枝詞〉中詠口技云：「圍設青綾好隱身，象聲一一妙於眞，誰知衆口空嘈雜，絕技曾無第二人。」更足以說明「相聲」是由「象聲」轉化而來，最初的「象聲」或「相聲」指的是口技，而且是由單人表演的。

至於「相聲」二字的立義，仍以「相貌之相，聲音之聲；相是表情，聲是說唱。」比較近情合理，用不着兜圈子，故作令人難懂的解釋，說唱藝術的神髓，就在於通俗淺顯而能雅俗共賞。

「相聲」與〈滑稽列傳〉所有的那些人物事蹟，有無淵源呢？如果從民族文化發展軌跡來看，可以說是有的，因爲有什麼樣的文化生活，才能產生什麼樣的藝術。「相聲」的源頭是說笑話，中國人的幽默感和說笑話的本領，自古便很豐富，自魏人邯鄲淳的〈笑林〉以下的有關著作，多得不可勝數，但如果說那就是「相聲」，也太過於牽強附會，而不能令人信服。

假如從〈史記〉再往上推演，〈孟子〉中的「揠苗助長」、「齊人有一妻一妾」；〈韓非子〉中的「守株待兎」、「燕人浴狗矢」，都是「相聲」的源頭，但不是現代所謂的「相聲」藝術。

唐代盛行的「參軍戲」，又叫「假官戲」、「弄參軍」、「打參軍」，由副淨飾參軍，副末

飾蒼鶻，二人搭檔表演，副末可以打副淨，和傳統的「相聲」捧哏的打逗哏的很相似，而且，唐明皇時代的黃旛綽、張野狐、李仙鶴等著名的藝人，都會演「參軍戲」，但它不是「相聲」，而且「相聲」也不是從「參軍戲」中發展演變出來的。

根據研究，「參軍戲」和「相聲」最大的差異，有四點理由：

第一，「參軍戲」中有女藝人，「相聲」早年時期是沒有女藝人參加演出的。

第二，「參軍戲」是化粧的，「相聲」通常不化粧。

第三，「參軍戲」沒有單人表演，「相聲」則是由單口（單春）演變爲對口、群口的。

第四，「參軍戲」有喜有悲，「相聲」則是絕對性的喜劇，不能逗樂，不能成爲「相聲」。

以上四點，都有資料依據。尤其第三、第四兩點，肯定的否定了「參軍戲」就是「相聲」的說法，二者有相似之處，卻無因果關係。

如果把「相聲」來源排列成一個軌跡，應該是戰國時代便有了源頭，孕育了胚胎，唐代以後出現了和「相聲」近似的劇種，清代末期逐漸形成，而且是由口技（單春）演變爲「對口相聲」的。

當代的「相聲」三大名家（馬三立、常寶堃、侯寶林）之一的馬三立，曾編寫了一本小冊子〈京津相聲演員譜系〉，承台灣的「相聲」名家魏龍豪先生複印贈閱，其中第一代列朱少文、阿彥濤。雖然在朱少文以前即有「相聲」演員，但自朱少文起才有了師徒承傳的關係，則是事實，所以把「相聲」確定爲清代形成，列朱少文爲「相聲」的開山祖師，應是無可爭議的。

「相聲」的內涵是些什麼呢？它是具有諷刺、歌頌、娛樂、知識傳播等內容的語言藝術，而

且，具有特殊的喜劇風格，所以能獨樹一幟，成爲說唱藝術的一個門類。

下面就它的內容加以介紹（喜劇風格留在後面說）。

諷刺，是「相聲」主要的內容之一，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現象，如政治上的封建、獨裁、貪瀆、腐化，社會間的詐騙、欺凌、剝削、暴力，以及人性的自私、貪婪、愚昧、醜惡，都是諷刺的最佳題材和對象，所以，在這一方面，「相聲」是反黑暗、反邪惡、反醜陋、反腐敗的正義代言人，諷刺永遠是「相聲」的主要流脈，去掉諷刺，「相聲」就等於失血。

歌頌，是「相聲」的另一項主要內容，凡是對國家、社會有貢獻、有利益的人和事，都是歌頌的題材和對象，如孝行模範、優良教師、優秀青年，以及各行各業的好人好事。所以，在這一方面，「相聲」又是具有鼓舞善良、優美、光明面的引導者，引導與推動好人好事出頭。

娛樂，則是「相聲」主要的功能，無論任何內容和題材，都絕對的少不了娛樂成分，除去純粹爲娛樂而娛樂的段子，諷刺或歌頌，沒有娛樂的誘因裝點其間，則聽者必然味同嚼蠟，佛然而去。所以，「相聲」不可或缺的東西，是必須保有適當成分的娛樂。

知識傳播，是「相聲」的另一種功能，在傳統的「相聲」中，這一功能並不特別明顯，而且層次上不是很高的（如地理圖、報菜名、戲劇與方言），但是，聽衆並不要求藉「相聲」學習知識。「寓教於樂」仍是主觀意識的期求，所以，「相聲」中的知識傳播，只能列爲次級目標，第一目標仍是娛樂。

當然，以「相聲」作爲社教工具者，屬特殊的例外，但也需要「相聲」工作者（作者與表演者）的合作，施以適當的設計，才可能有預期的效果。

對「相聲」有個輪廓的認識，以下來談談它的分類——都有哪些類別？怎麼分法？

從表演形式上來分：

一、「單口相聲」：一個人說，如同講笑話的形式，和平常講笑話所不同的，是講「單口相聲」的必須具有專業性的知識和技巧，所講的內容有主題，有故事，有人物，有效果——必須以笑料來收場。

說「單口」沒有人「量活兒」（捧哏）。缺少藉著答對喘息的時間，也缺少搭配製造笑料的機會，所以，特別費力而難度較高，也因此「單口」演員往往是經驗豐富的全能演員，既會「逗」又會「捧」，既能說又能唱。「萬人迷」李德錫、「相聲大師」張壽臣，都是說「單口」的能手。張壽臣並且遺留下「單口相聲」選集。

二、「對口相聲」：兩人搭檔合說，一主一副，一智一愚，一逗一捧，逗哏的又叫使活兒，捧哏的又叫量活兒。這是「相聲」近百年來發展形成的基本形式，所以一般人把「相聲」習慣稱謂「對口相聲」，原因在此。

至於逗哏的和捧哏的如何區別？也有許多不同說法，有人以開口說話的先後來區別，有人以台詞的多寡來區別，有人以站立的位置來區別，都有理由，也都有欠妥的地方。總而言之，以表演題材和內容來決定，最爲適當，觀衆的眼睛和耳朵最爲靈敏，自會辨別；表演者的逗與捧，只是技術性的「分工」問題。

「對口相聲」臨場，談話自然，出語靈活，形式上是生活化，實質上是戲劇化，能夠充分發揮喜劇性效果，所以，成爲基本形式，現代的「脫口秀」都是從此一形式發展出來的。

三、「群口相聲」，又叫多口相聲、多人相聲，通常是三人表演，也有三人以上表演的，內行叫做「群活兒」。

三人表演的任務分配是，一個逗哏，一個捧哏，一個膩縫兒——在逗捧之間，有時製造問題，有時應付問題，有時解決問題，有時又是笑料的補充和發揮者。

三人表演的方式，是輪替着說，但又各有各的個性造型，人物關係不能紊亂，智者自智，愚者自愚，從「矛盾」中「統一」製造笑料。

三人以上更多的「群活兒」，往往會失去表演重心，並不是「相聲」的最佳形式，如「五官爭寵」、「六畜誰爲首」等段子。近來爲「相聲劇」的形式所代替，「群活兒」漸漸脫胎換骨，可能要爲時代淘汰了。

四、「相聲劇」：有劇情、有人物、有化粧，由「相聲」演員表演以喜劇爲靈魂的故事。這種形式由所謂「化粧相聲」演變而來，深受上海「滑稽劇」的影響，海峽兩岸都有嘗試性的演出。

傳統「相聲」的演出，無論是「單口」、「對口」、「群口」，都是不化粧的，而且，以傳統服裝大褂、長袍爲正常服裝，一把扇子爲正常的道具，很少有人打破這種傳統習性的。

現在時代在變，環境在變，一切都在追求突破，「相聲劇」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出現的，至於它能否發展爲嶄新的劇種？如何在戲劇與說唱之間定位？恐怕尚待觀察、研究，和說唱界與戲劇界的努力。

從體裁內容上來分：

一、敍事體：以第三人稱對人物、事物作客觀敍述和描繪，擬人、論事、描物、繪景，都要用語言藝術表現得恰到好處，等於是一個人唱一台大戲。

二、代言體：演員「角色化」的表演，如同現身說法，從「進入情況」開始，演員就是所扮演的那個角色，有時從頭至尾扮演一個人，有時要扮演兩個人。

三、評論體：演員對某些社會現象進行評論，但在表現形式上，常是演員假設或自擬，以避免招惹某些聽衆，尤其在知識落後觀念保守的地區。

四、爭辯體：演員針對某一事物，各抒己見，相互辯難，有時吹毛求疵，有時強詞奪理，從這些似是而非的詭辯中，獲得預期娛樂效果。

五、摹擬體：以摹仿其他人物，事物爲主的技巧表演，旨在活龍活現，微妙微肖，學誰像誰，摹什麼像什麼。如鳥、獸、交通工具，各行各業人物等。

六、韻唱體：散文體是說，韻文體是唱，連說帶唱，說說唱唱，本來是「相聲」的實質，這裏強調韻唱是不可缺的，並應擴大範圍，把新詩朗誦、流行歌曲都加進去。

七、藝文體：以藝文結構爲內容主題，如詩、書、畫、琴、棋、燈謎、酒令等，藉以擴大社教效益，使語言藝術傳播，更具積極意義。

上述七項體裁內容，仍是原則性、概括性的，而且是交互運用，盤根錯節，融會貫通，不拘一格，不是給「相聲」藝術畫出個死框框，而是畫出個可資參考的軌跡。

舉例來說，〈醉鬼經〉是摹擬體，演員要摹擬醉鬼的哭和笑以及醉後的語言神態，但是，也要敍事和評論；〈陰陽五行〉是爭辯體，也必須夾帶着敍事和代言，〈關公戰秦瓊〉則是敍事、

代言、摹擬、韻唱的「綜合體」。這種例子隨處可見，語言藝術的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藝術，是不能囫圇吞棗、食古不化的。

「相聲」中的說、學、逗、唱，是屬於表演範圍，「相聲表演」應該列爲專題研究（事實上相聲表演已有專著），這裏只能作一般性的淺說。

說，是「相聲」表演的基礎，「說相聲」的藝人，主要靠說，說人、說物、說情、說理，無時無地、無事無處不靠說，所謂「名嘴」者也，說相聲的都是名嘴。

說，要能說得清楚，說得明白，說得耐聽，說得動聽，字正腔圓，緩急得宜，入情入理，且能樂人脾胃，百聽不厭，所以，相聲演員首先要在「說」上痛下功夫，才能奠定紮實的表演功夫。

學，是「相聲」表演的技巧，也是摹擬藝術。一般戲劇要學習摹擬，「相聲」演員更是需要摹擬仿效各種人物的語言神態，甚至於鳥獸以及各種動物，動態都要摹擬，所以「學」——摹擬是一門專修課目。

逗，是「相聲」表演的規律，也是一種風格，逗是掌握笑料，製造笑料，運用笑料，通過笑料這一手段，給聽衆以歡笑達到娛樂效果，所以，「逗」是相聲特有的藝術風格。

唱，是「相聲」表演的功夫，和摹擬的含義有似重疊，但是沒有好嗓子、好功夫，是表演不來的。所謂「像不像，三分樣。」摹擬誰像誰，才是「唱」的眞諦。如果「唱」是相聲演員個人的唱工的表演，大可以改行唱戲，唱歌，別演「相聲」了。

從說、學、逗、唱這些表演藝術來看，「相聲」演員必須是全才全能的，必須通過語言訓練

、摹擬訓練、表演訓練，加上音樂、戲劇的素養和生活體驗，才能成爲一個好演員。藝術，是天才加上努力，誠不虛謬。

「相聲」最獨特的特性，就是必須有的喜劇風格。喜劇風格如何鑄造？這要靠「相聲」的作者和表演者，二者脈絡相通，聲氣相合，才能鑄造出理想的喜劇效果。

旅居台灣的相聲名家魏龍豪，曾道出一段經驗。他說：「表演者預期某一句說詞必然獲得喜劇效果——台下觀衆笑聲，結果未能獲得預期的效應——台下觀衆不笑時，必須檢討，不是編寫問題，便是表演問題，兩者必具其一，或是兩者都有問題。」於此可見笑料是「相聲」的靈魂，缺乏笑料的「相聲」，必然注定失敗。

笑料的代名詞叫做「包袱」，最初是指製造笑料的方法和手段，是經過設計製造出來的，其概略過程是鋪包袱——塡包袱——裹包袱——抖包袱——包袱一抖，笑料傾出，久而久之，「包袱」就成爲笑料的代名詞了。

製造笑料的方法和手段，留在「相聲」寫作時再說。

談「相聲」界的名藝人，自朱少文（窮不怕）以下，代代相傳，名家輩出，排「德」字輩的，有李德錫（萬人迷）、周德山（周蛤蟆）、焦德海、馬德祿（馬三立之父）等名氣較大，這一代的「門長」是裕德隆，他和焦德海都收了不少徒弟，爲「相聲」薪傳工作，有很多的貢獻。

裕德隆、焦德海以下爲第四代，名家有馬三立、常連安、朱濶泉（大麵包）、湯金澄（湯瞎子）、緒德貴、郭啓儒、陶相如、張壽臣等。其中以張壽臣的名聲最著，藝事最高，經驗最豐，成就最大，口碑最佳，稱謂「相聲大師」絕非虛譽，筆者有專文對他的生平加以評介。

再往下是第五代，名家有侯寶林、劉寶瑞、郭全寶、趙佩如（門長）、常寶堃（小蘑菇）、常寶霖（二蘑菇）、常寶霆（三蘑菇）、常寶華（四蘑菇）。這些以蘑菇爲藝名的演員，都是常連安的兒子，以小蘑菇常寶堃最早成名，和馬三立、侯寶林舊有「相聲三大家」之稱，不幸在五〇年代，赴北韓勞軍表演，被「美帝」的飛機投彈炸死，英年早逝，令人惋嘆！

侯寶林現在是大陸「國寶級」的人物，自幼天資聰慧，先學京戲，後學相聲，經過長時期的歷練，藝事自是不同凡響，在相聲界奠定了「大師級」的地位。不過晚年在中共政權生存下，只有配合「黨的中心任務」，推出不少政策宣傳的「相聲」，如＜美蔣勞軍記＞、＜麻醉新篇＞、＜煉鋼隊＞、＜四人幫與相聲＞等都是。但仍是傳統的舊說段受人歡迎，也說明了「相聲」的喜劇特性，和政治意味是不太協調的。政治意味太濃厚，便沖淡了喜劇效果，觀（聽）衆自然倒胃。

「相聲」表演藝術，無論是基本觀念，或是技術、技巧，都不同於戲劇表演，容以專題來談，本文就此打住。

快書劇 糊塗縣官

●楊濤

本劇將由「國風曲藝社」於六月七日，在高雄市勞工育樂中心威大公演。

人物簡介——

一、縣官：古裝，不學無術，好酒貪財，姓胡名塗，名如其人。

二、衙役：外號「土撥鼠」，好賭成性。

三、張氏：土撥鼠之妻，生性潑辣。

四、王大發：是一個游手好閑，不務正業，却又妄想發財的窮小子。

五、錢氏：王大發之妻，身體粗壯，像貌醜陋，天生好妒。

（縣官上場，宿醉初醒，脚步踉蹌。）

縣官（以下簡稱「官」）：（唸定場詩）你說我糊塗，我說你糊塗，到底誰糊塗？我的心裡最清楚。（打嗝兒）（白）在下姓胡名塗字難得，也就是糊塗難得，難得糊塗，其實，這是我那個老前輩七品芝蔴官鄭木橋……不，鄭板橋自作聰明，却又假裝糊塗，說出來的糊塗話；俗話說得好：「千里做官，爲的吃穿。」自從大老爺我走馬上任，來到這人不知、鬼不到、雞不生

蛋、鳥不拉屎的蠻荒之地「糊塗縣」，做一名糊塗縣官，旣無地皮可刮，又無油水可揩，老百姓吃了上頓沒下頓，連個上門打官司的也沒有，閒得我渾身骨頭發痠。眼珠子發乾，打心眼兒不舒坦，眼看天色不早了，（向內喊）張龍、趙虎：擊鼓，大老爺我升堂啦！

衙役（以下簡稱「役」）：（內聲）喳！……

（鼓聲驟起）

役（內聲）：大老爺升堂！

（鼓聲繼續，改變爲「咚咚得嚨咚咚——咚！」四次）

（縣官隨鼓點變化，改換行走步法及滑稽動作）

（鼓聲停止，小鑼及鐃鈸奏出：「得得七得七得得！」反復連續六次。）

（縣官跟隨鑼聲，做整冠、捋鬚、甩袖、行進方步，登上寶座，吹鬍子瞪眼，氣喘吁吁！）

役：啊哈——（趨上，衣冠不整，拖着刑杖，一邊繫腰帶，一邊走到舞台正中，左眼眶畫了一個錢形的黑眼圈兒，狀極狠狽。）

（唱快書調，幕後打板）

大老爺堂上一聲吼，來了我衙役土撥鼠！急着戴帽子，又要穿衣服，又要喊堂威！又要擊堂鼓，裏裏外外就剩下我一個人，簡直忙得我一塌糊塗，一塌糊塗！

官：嗯！

役：（急忙跑至案側，大喊）威——武——！

官：（發現案前只有土撥鼠一個人站班）吭？折騰了半天，怎麼只有你一個人站班？那文案師爺跟三班衙役都跑到那兒去了？

役：啓稟老爺，您這不是跟我裝糊塗嗎？

官：嘟！（同時拍驚堂木）大膽！你怎麼可以直呼老爺的名諱？

役：啊！請老爺恕罪！這衙門裡上上下下就剩

下我一個人，我看我是給累糊塗了哦。

官：嗯！

役：嗨喲，我怎麼這麼糊……（發覺又犯了忌諱）我的媽也，這該說糊塗，却不能說糊塗，我簡直糊塗透頂了，哦。

官：你別糊塗了，你還沒有囘答我的問話呢？

役：那文案師爺不是告假囘鄉，改行做包打官司的黃牛去了嘛！

官：還有其他的人呢？

役：（唱）老爺您別把火發，且聽小的把話答：還有李四和張八，魏五錢三王二麻，他們昨夜通宵把麻將打，這會兒剛剛才躺下，張龍趙虎還有其他，一窩蜂全去玩股票，整個班房就剩下咱，剩下咱！

官：不像話！不像話！簡直是一塌糊塗！

役：老爺，反正他們在家裡閒着也是閒着，聽說玩股票運氣好的話，一轉手就能賺好幾個月的薪水吔！

官：嘟！（唱）聽一言咧我怒氣發，這件事兒理太差！要是眞有這樣便宜事，你怎麼肯一個人呆在家？呆在家？

役：（唱）這證明小的我奉公又守法，老爺該給我把薪水加，薪水加！

官：（拍驚堂木）嘟！一派胡言，要是別人嘛！我也許會相信，可是，你土撥鼠兒，我怎麼看都不像，你趕快從實招來，到底是怎麼囘事兒？還有你這眼圈兒怎麼變黑了？

役：（唱）老爺、老爺您別罵，且聽小的我說根芽：昨天是發薪的日子大，弟兄們心裡樂開了花，有的人去把麻將打、有人結夥上酒家；小的我最愛擲骰子，吆五喝六癮頭發。都怪小的手氣差，輸得個精光跑囘家，老婆一聽冲冲怒，一巴掌打掉了我的兩顆門牙，再一拳直搗黃龍捅過來，左邊眼睛又開了花，今兒個，他們大夥兒看我

怪可憐！一個人給我一千八，他們都去玩股票，叫我一個人守府衙，守府衙！

官：噢——！原來是這麼回事，既然留守有這麼多好處，乾脆老爺我在這兒留守，你也跟他們一起玩股票去算了。

役：（急忙懇求）唷！大老爺您可不能跟我開這個玩笑！（外面鼓聲驟起，跟着有女子的喊聲。）

張氏（外喊）：冤枉——！

官
役：（同時喜形於色）呦！有人擊喊冤？
有生意上門了！（相顧而笑）嘿嘿……
哈哈……

官：什麼人喊冤？去給我押上堂來！

役：喳！（轉身向堂外走出）什麼人雞毛子喊叫的？……（役妻張氏走上，和役迎面撞見）啊？老婆，是你？你跑到大堂上來幹什麼？

張：我要找大老爺作主，跟你離婚！

役：喔……！娘子，這可不能開玩笑！（攔住她）

張：誰跟你開玩笑？讓我進去！

役：哎呀！娘子，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你別生氣了，今天晚上我會帶很多錢回去。

張：鬼才相信你這一套騙人的話，我非跟你離婚不可！

役：我求求你，給我留點面子好不好？

張：你連裡子都沒有了，還要面子？

官：（拍驚堂木）土撥鼠！

役：（急回大堂）喳！

官：嘟！既然有生意上門，為何不押上堂來？莫非是阻擋老爺的財路獨吞不成？

役：小的不敢，她是我老婆！

張：（闖入大堂）大老爺在上，民女張氏，給您叩頭。

官：（拍驚堂木）嘟！大膽張氏，不在家中善

盡婦道，跑到大堂上來胡鬧什麼？

張：大老爺容稟：（唱）奴家生來眞命苦，嫁了個丈夫土撥鼠，天生是個壞坯子，偏偏小時候沒讀書，玉不琢來不成器，不能文來又不會武，做工不肯出苦力，種田又沒有一寸土，好歹弄個衙役幹，可恨他生性又好賭，三天兩頭不見人，害得奴家我守空屋，柴米油鹽沒錢買，天氣冷了我沒衣服，發了薪水他全輸光，他還罵我是母老虎，母老虎！

役：是你先罵我嘛！

官：（拍驚堂木）住嘴！讓她講下去。

張：（續唱）萬般無奈我把大堂上，來求老爺您作主，不如讓我下堂自求去，重新嫁人找幸福，找幸福！

官：哦！原來如此……

役：老爺，您千萬不能答應她……

官：（拍驚堂木）嘟！

役：是！

張：（哭泣）喔喔……

官：（唱）我說張氏你別哭，且聽老爺我吩咐：三從四德要遵守，一女不能嫁二夫，嫁雞要隨雞，嫁狗要隨狗，土撥鼠今天賺了很多錢，快回家去等着把鈔票數，鈔票數！

役：對對對！這回有大老爺作證，絕對不會假，你趕快回家去吧！（將張氏拖出堂外，一面又打躬作揖懇求。）

張：你要是再敢騙我，小心你另外一隻眼睛！（張氏走下）

役：噓！我的媽也！

（役剛剛轉回大堂，外面又有人擊鼓喊冤。）

錢氏（以下簡稱「錢」）：（外聲）冤枉——！

役：啊！難道是我老婆又回來了？

官：土撥鼠！這回大概是眞的生意上門了，去

押上堂來！

役：喳！

（役轉身正要向外傳喚，發現錢氏闖進，王大發緊跟在後，錢氏面帶傷痕，頭髮鬆亂，王大發右眼窩鐵青。）

役：（喜形於色）喲！當眞生意上門了！（伸臂攔住王大發夫婦的去路。）慢點：「衙門八字開，沒錢莫進來。」這規矩你們懂不懂？（伸手示意）

王大發（以下簡稱「王」）：（他急忙搶上前去）懂懂！差官老爺莫非是要行個握手禮的洋規矩！

役：去你的！誰要跟你握手！（把手伸向錢氏）

錢：民女實在不懂衙門裡的規矩，沒帶錢來，（取下腕上的玉鐲）這只玉鐲，倒值幾兩銀子，請差官收下吧！

役：（接過玉鐲，仔細察看一番，揣入懷中。）只好將就點吧！下不爲例啊！進去、進去！（站到站班位置大喊）威──武──！

（王大發夫婦驚慌失措，楞在堂下。）

官：（拍驚堂木）嘟！大膽刁民！還不通通給我跪下：

（二人同時下跪）

錢：小女子寃枉！請大老爺替民女作主。

官：有什麼寃屈？從實講來。

錢：（唱）我本是錢家的一枝花，嫁給王家莊的王大發，原指望夫唱婦隨過日子，勤勤儉儉來興家。誰知道，原來他是個無賴漢，好吃懶做就得數他，任什麼事情他都不做，每日裡淨想把財發，吃喝嫖賭他全會，游手好閑不顧家，如今他居然要討小老婆，活活把老娘我氣煞！我越說越想越生氣，恨不得我一口咬死他，咬死他！

官：（拍驚堂木）嗯！大堂之上，不得放肆，

照你剛才所說，也犯不着來擊鼓喊寃呢！

錢：大老爺有所不知，請容民女續禀：（唱）老爺別把脾氣發，請聽民女把話答，他一不該出手把我打，二不該要休掉我回娘家，回娘家！

官：（拍驚堂木）王大發！

王：草民在。

官：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大老爺息怒！事情並不像她說的那麼簡單，請容草民詳細禀報。

官：講！

王：（唱）有一天，我出門去玩耍，就地下，看見個光溜溜地白疙瘩，呦！原來他是個大雞蛋，我老王心裡樂開了花，我對着太陽照了又照，褪起袖子擦了又擦，心裡頭說：別人罵我好吃不做是個懶漢，叫我看，你們誰都沒我的時運佳！把雞蛋拿回家去孵小雞，一本萬利能發家……

役：去你的吧！撿了雞蛋那麼高興！

王：（續唱）這個小雞大了能生蛋，個個雞蛋孵雞娃，這個蛋孵雞呀雞生蛋呀！三遍兩遍，屋裡屋外，到處唧唧又喳喳，到那時，我清燉、紅燒、白切、黃燜，頓頓都拿雞當飯，能補得我呀！禿腦袋長出黑頭髮……

役：嘿！瞧他美的，好像眞的一樣！

王：（續唱）拿幾隻小雞去把小羊換，小羊大了又生娃，過不了三年並五載，我家的羊是白的白來花的花，到冬天，這羊羔長得肥又嫩，找個伙計把羊殺，這羊羔美酒多風雅，羊肝、羊腦、爆肚羊腸味道佳，用那上好的紫羔弔皮襖，穿起來，不怕那大雪寒風颳

役：嗨！我看你八成是在做白日夢啊！

官：讓他講！

王：（續唱）等我家的羊群圈不下了，拿幾隻

換匹小馬到我家，這小馬大了再生小馬，一匹兩匹三匹四匹，轉眼就是八十八，我拉到市場去賣高價，開來時，我選匹好馬騎着牠，從王家莊轉到李家壩，從李家壩轉到宋家窪，男人見了誇我的馬，女人見了把我誇……

役：哼！瞧他那副得意的模樣，連我聽得都快心動了！

王：（續唱）只可惜呀！我娶妻多年沒生子，這不孝有三無後大，我得討個小老婆弄回家，別人家的姑娘我不要，我單愛李家嬌滴滴的那枝花，要什麼釆禮我都買到，賣幾匹馬足夠花的了，挑個黃道吉日去迎娶，吹吹打打到我家，拜罷天地把洞房入，到年底呀！一胎生下倆娃娃，他扭過頭來叫我聲爸，爸爸！轉過臉去叫他的媽，媽媽！嘿嘿嘿！哈哈哈！那一個有我的福分大？那一個有我的運氣佳？王大發我心裡越想越高興！美的我呀！咧着個嘴呀齜着牙，樂得我渾身骨頭都發麻！急忙把雞蛋拿回去，細向老婆說根芽。

役：嗨！你終於說到節骨眼上了！

官：那後來呢？

王：（唱）我把自己的想法說一遍，叫她趕快把雞蛋孵上它，想不到她打翻了醋罈子，翻臉向我破口罵，說我不該想討小老婆，喜新厭舊冷落她，她又哭又鬧失了理性，惡狠狠地像個母夜叉，一巴掌把雞蛋打得粉粉碎，害得我蕩產又傾家，這樣的老婆我怎麼能要？今天我一定要休掉她，休掉她！

官：哈哈哈！原來是這麼回事！

後：你簡直是痴人說夢啊！

官：（唱）我說你們倆，一個打翻了醋罈子，一個痴心枉想把財發，這場官司根本就是莫須有，兩個人都糊塗到了家，你怪她害

你傾家蕩產只不過是個雞蛋，她怪你想討小老婆也不過是句空話，糊里糊塗就開打，一個青了眼，一個臉被抓，看起來倆人惡性都重大，大老爺我拿你們正國法，正國法！（拍驚堂木）來人哪！

役：喳！

官：把這個好吃懶做，游手好閒，不知上進，却妄想發財，又要把糟糠之妻休掉的糊塗蛋王大發，給我拖下去，押入大牢，秋後處決！

王：（大吃一驚，磕頭如搗蒜。）草民知罪了，求大人饒命！大人饒命！

役：走吧！王大發，你好夢做完了，該做做惡夢了！

錢：（也跪地磕頭）求大老爺開恩，饒他一命，只要他不休我就算了！

官：吭？剛才你不是還說恨不得咬死他嗎？這會兒我在替你出氣，你怎麼反而替他求起情來了？

錢：民女知錯了，請大老爺開恩。

王：求大人饒命啊！大人！

官：好吧！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向役）土撥鼠！

役：小的在！

官：把王大發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看看能不能把他的懶筋打掉？

役：喳！

王：多謝大人饒命！

錢：謝謝大人開恩！

役：嘿嘿！（唱）王大發呀王大發，二爺我昨兒手氣差，輸得個精光跑回家，眼睛被老婆打青了，正想一肚子怨氣沒處發，沒處發！（白）來吧！來吧！讓我好好地收拾收拾你！

王：二爺！求您手下留情啊！

錢：求求您，差官老爺，高抬貴手。

役：嘿嘿！（唱）我這四十大板打下去，保證你，血肉模糊，屁股開花，屎尿拉在褲襠裡，不死也要蛻層皮，只不過，如果我手裡板子，高高舉舉，輕輕落地，你就可以少吃苦頭沒關係，沒關係！（白）這就看你們怎麼表示了？（背過身抖動手掌示意要錢）

王：二爺！您救救我，來生小的變牛變馬，我一定要報答您！

役：來生？誰也沒有看到，你這支票開得太遠了吧！

錢：可是，我們沒有錢啊！二爺！

役：噢？是嗎？（兩眼注視着錢氏的一副金耳環。）

錢：（立即會意急忙將耳環取下，雙手捧上。）唔，二爺，這是我陪嫁的耳環，您收下，算是我的一點小意思。

王：小意思，二爺您就行行好吧！

役：本來我以爲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呢！不過，看這個樣子，你們也榨不出什麼油水來了，就放你們一馬吧！（將耳環也揣入懷中）

王：謝謝二爺！

錢：二爺您好心一定有好報！

役：（向王）你就趴下吧！我可要動手了。

（王顫抖首趴下身去。）

錢：二爺，您可要真的輕點打！

役：（唱）唏哩哩哩！嘩啦啦啦！我舉起刑杖把你打，要不是一對金耳環，保證你屁股大開花！大開花！（吆喝）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夾雜着王大發呼痛聲）二五！三十！三五！四十。（向官）啓禀老爺，執行完畢，聽候發落！

官：王門錢氏聽判！

（錢氏正在攙扶王大發，掙扎欲起。）

錢：啊？民女在。

官：（唱）妳既然嫁給王大發，就該好好規勸他，一不該縱容他，游手好閒不顧家；二不該捕風捉影把醋勁兒發；出手又把親夫打；三不該，擅闖公堂理太差，理太差！（白）妳是三罪併發，不容寬貸！

錢：大人恕罪！大人恕罪！

官：本當判你「斬立決」，姑念妳是婦道人家，本官特賜妳毒藥一瓶，當堂飲下，留妳一個全屍！（向役）土撥鼠！附耳過來。

役：喳！（官向他耳語一陣，役即入內取一小瓶重上給錢氏。錢氏不接。）

錢：（哭喊）大人饒命！我罪不該死啊！大人！

王：（連連叩頭）求大人開恩！求大人開恩！

官：土撥鼠！

役：喳！

官：她不肯喝，你給她灌下去！

役：是！

錢：我沒有犯死罪！我不要喝！

（役一把捏住錢氏的鼻子，將藥灌下。）

官：本案到此審理完畢，退堂！

役：（喊）退堂！

錢：（指官唱）手指狗官把你罵，糊塗定罪亂國法！縱然我死後變厲鬼，也要找你償命當仇家，當仇家！

王：你這狗官！你太糊塗了！（欲衝上前去，屁股忽痛。）啊唷！……

役：老爺！你聽他們把你罵得多難聽啊！

官：嘿嘿嘿！（唱）今朝我權在手，貪心不能罷，風險不能怕，心黑臉皮厚，手段要毒辣！恨就由他恨，罵就由他罵，好官我在做，何必去管他，去管他！（白）土撥鼠！

役：喳！

官：拿來我看看！

役：喳！（將賄物自懷中取出交官。）

官：（接賄物喜形於色）哼！走，到後廳陪老爺我喝酒去！

役：喳！

（官、役二人在鑼鼓點中走下。）

王：（錢氏痛苦的和丈夫相互攙扶站起身來）

錢：（恍恍惚惚）噫？我怎麼沒有死？……（取藥瓶再聞）啊！這不是毒藥！——燈急暗

王：那咱們罵錯人啦？

錢：（打嗝）啊呀！酸死我了！

王：（也拿藥瓶聞聞）啊！這是醋！

錢：醋！哈哈哈！

（二人驚喜，同時大笑，相擁雀躍，忽覺屁股痛。）

王：啊唷！……

音樂家的故事 ●揚歌

貝多芬（一七七〇～一八二七）



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是音樂史上不朽的傳奇人物，至今仍被喩爲「音樂史上的莎士比亞」。有一次，他很巧妙地形容自己是「音樂詩人」。他的作品集古典音樂之大成，開浪漫主義音樂之先聲，被公認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

貝多芬在一七七〇年生於德國萊因河左岸地區（Rhineland）心臟地帶的波昂（Bonn）。跟巴哈和莫札特一樣，他也是出生自一個音樂家庭。祖父是波昂選帝侯宮廷合唱團和管弦樂團的樂長，父親是合唱團的歌手。不過，貝多芬家族的故鄉原本在比利時，直到貝多芬曾祖父那一代，才移居至波昂。

貝多芬的父親約翰（Johann），於一七六七年娶了瑪莉亞・馬格達萊娜（Maria Magdalena）爲妻。她儘管沒有受過相當高的教育，卻也是個心地善良的婦人。在他們所生的七個子女當中，只有三個存活下來，那就是貝多芬，和他的兩個弟弟——卡斯泊・安頓・卡爾（

Kaspar Anton Karl）、尼可勞斯．約翰（Nikolaus Johann）。

貝多芬的父親是一個自私任性的人，喜愛杯中物，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常常很嚴厲地責備貝多芬爲什麼對音樂不感興趣。他總是對小小年紀的貝多芬說：

「你可知道，莫札特像你這麼小就開始學鋼琴了，現在他已經成爲著名的音樂家，到處開演奏會了。」

可是，貝多芬很頑固，有時候不管他父親如何威脅利誘，連哄帶騙，他就是不願意彈鋼琴，能逃避的話，他一定找機會逃避。也因此，他常常遭到父親的打罵，甚至有時候在三更半夜還被醉歸的父親叫起來練琴，彈錯的話，就被破口大罵。

貝多芬是一個聰明、敏感又害羞的小男孩。不過，儘管如此，他還是偶而會惡作劇一番。除了跟著父親學琴這種不愉快的經驗之外，貝多芬早年的生活算是平靜和快樂的。他的母親仁慈，對他照顧有加，女僕也常常帶著他到風景優美的鄉間散步，或者到宏偉的宮殿花園去玩耍。

貝多芬上了當地的小學之後，很快地學會了閱讀和寫字。對於拉丁文和法文的學習，速度也是相當驚人。

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成就，使得貝多芬的父親受到相當的鼓舞，對兒子的期望也就越來越大。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跟莫札特並駕齊驅。然而，貝多芬和莫札特畢竟不一樣。他的音樂才能並不是那種在幼年就可以開花結果的。不過，他的父親對他練琴的要求却更加嚴苛，並且，在他八歲的時候，替他開了一個鋼琴演奏會，可是，在音樂會的海報上却寫著他只有六歲，企圖欺騙觀衆，以造成天才兒童的假象。其實，當時的貝多芬實際年齡是七歲又三個月。

十一歲時，由於家境日益貧困，貝多芬被迫離開學校。不過，他却也在這一年以鋼琴即興曲的才能，初露頭角，對音樂的興趣愈來愈濃，鋼琴演奏的技巧也日益精進。在和母親短暫地訪問了荷蘭之後，貝多芬開始接受純正的音樂教育。他的老師是波昂的新宮廷樂師尼夫（Christian Gottlob Neefe）。尼夫很有學問，曾是法律學家，也是一位詩人，在音樂界和知識階層有很多熟識的人。這個高貴又有教養的老師還把這個年輕的學生帶領進一個全新的觀念和思想領域裡去。這在貝多芬自己普通的家庭內是永遠沒辦法得到的。因此，貝多芬這位偉大的音樂家終於誕生了。

貝多芬在跟尼夫學習的這段時間當中，進步神速，也因此在兩年之內，即一七八三年，他就作了一首三重奏鳴曲（Three Trios），並且被任命爲尼夫的助理管風琴師。

接下來的幾年，貝多芬的日子一直過得非常快活。波昂新到任的選帝侯弗蘭茨（Maxmilian Franz）竭盡所能的支持一切的藝術活動。他創辦了辯論俱樂部、音樂和文學社團。年輕的貝多芬睜開著眼睛，敞開著耳朵，盡可能的學習和吸收，以致於在人格和音樂技巧上都已日趨成熟。他在富豪名門的家裡教授小孩子音樂。他的外表使他得到了「西班牙人」的綽號。

近十七歲的時候，有一天，尼夫對他說：

「你的才能已經超過了我，我無法再繼續教你，到維也納去找莫札特，只有他才有辦法再啓發你的才能。」

也因此，貝多芬首度來到維也納。這時候的貝多芬已經寫了一些不錯的作品，而且，也是一個很有成就的鋼琴家。他很希望能在莫札特的門下學習音樂，所以，在莫札特的面前彈了一首即

興曲。莫札特聽完以後，眼神流露出驚奇，對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並曾斷言：

「這個青年不久將揚名世界。」

但是，貝多芬的希望因為母親病危的消息而無法實現。短短地停留兩個禮拜之後，他即刻趕回家去，及時在母親斷氣之前，趕到她的身邊。

從此以後，照顧全家人的重擔，就完全落在貝多芬的肩上，他父親酗酒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聲音也越來越差，到最後終於被選帝侯解除了宮中的職務。十八歲的貝多芬儘管得到更多的薪資，卻全部用在扶養父親和兩個弟弟的身上。

一七九〇年的聖誕節，是貝多芬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段日子，因為他第一次跟偉大的作曲家海頓（ Haydn ）見面。當時海頓是在前往倫敦的途中，路經波昂。更讓他興奮的是，他的兩個最要好的朋友，華爾斯坦伯爵（ Coant Waldstein ）和布魯林（ Stephen Von Brauning ）計劃再度送他到維也納去。這一次，他計劃在海頓的教授下學習對位法（ Counterpaint ）。

維也納這個偉大的音樂之都，馬上獲得了貝多芬的鍾愛。從一九七二年，他到達的那一刻開始，他知道維也納正是他夢中的城市，因此，他以後的生命就全在這個城市度過。不過，離開波昂不久，他的父親就離開了人世。

計劃好跟海頓學習的一些音樂課程，並沒有預期的成功。他們不同的性情和氣質，儘管沒有導致任何的爭吵，但卻也彼此無法配合。仁慈、謙恭的海頓已發現他的學生粗獷、執拗的行徑，很不對他的胃口，不是他喜歡的那型。至於貝多芬則認為在這個老人的照顧之下，他進步的幅度實在有限。於是他就偷偷地跟另外兩位老師學習，分別是辛克（ Schenk ）和阿布雷茨貝格（

Albrechts berger ）。一七九五年之後，他開始自己學習。

二十六歲時，貝多芬正享受著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光陰。他在富豪之家頗受歡迎和禮遇，他很高興有許多有影響力的朋友與之為伍，他在最崇拜他的利奇諾斯基王子（ Rrince Lichnowsky ）的宅邸內擁有一間公寓。王子的宅邸內下午有花園舞會，晚上有音樂會。貝多芬總是這些場合中主要的靈魂人物和大家注目的焦點。他以鋼琴即興曲娛樂在場的每一個人。不過，有時候，他也會因為自己的傲慢和無禮得罪了一些人。

在這段期間，貝多芬還只是個鋼琴家，而不是作曲家。他經常到布拉格（ Prague ）、柏林、德萊斯登（ Dresden 德國東部的一個城市）和紐倫堡（ Naremberg ）等地旅行演奏，但是，計劃中拜訪倫敦和巴黎這兩個城市，卻一直無法實現。當時的貝多芬已經被認為是維也納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

貝多芬非常喜愛大自然，時常到鄉下去度上幾天假日，漫步在林間田野，享受寧靜的風光。他口袋裡總是帶著一本小筆記簿，把隨時湧現在腦海中的思緒和觀念，草草記錄下來。就是因為他對鄉村的熱愛，激發了他的靈感，使他創作了著名的〈田園交響曲〉（ Pastoral Symphony 一八〇八年所寫的第六交響曲）。如果你仔細聆聽的話，就可以聽到樂曲中有鳥兒的歡唱，翻滾而下的瀑布，以及雀躍的小羊。即使你只是隨興在欣賞，當樂曲進行到第四樂章時，你也無法錯過那轟隆的雷雨。

一八〇〇年是貝多芬生涯的一個重要的轉振點。他的作曲生涯進入了第二階段，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音樂會，演奏自己的鋼琴〈七重奏〉和〈第一交響曲〉，以及海頓、莫札特的作品，使

他名聲遠揚國內外。可是，他也發現以前不甚嚴重的耳疾，病況逐漸加重，使他的聽覺愈來愈差。他很擔心讓別人知道了自己的毛病，因爲如此一來，他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

由於自己的敏感，他開始從社交場合中退縮下來。聽不見別人片段的談話，使得貝多芬開始多疑和猜忌，常常想像別人正在設計他，使他覺得痛苦不堪。他的痛苦，只有一位十七歲的女孩能給他一點短暫的安慰，她就是伯爵的千金裘麗愛坦（ Giulietta Guicciardi ）。貝多芬和她相處的時間只有在鋼琴之前。每當看到她彈琴的姿勢，貝多芬的心就激動不已。他深愛著她，並爲她寫作了一曲非常著名的〈月光奏鳴曲〉（ Moonlight Sonata ）。不過，這段感情的生命非常短暫，因爲第二年她就嫁給別人了。

一八〇二年，貝多芬耳聾的毛病幾乎是衆人皆知。這個殘酷的事實，加上裘麗愛坦的結婚，使他幾乎無法承受這種雙重的打擊。他隱退到鄉下去，準備自殺而寫下了著名的〈海利根遺囑〉（ Heiligenstadt Testament ），敍述他對於殘酷生活的無法忍受。不過，他後來終於醒悟，心想：「如果我什麼都沒有創作就離開這世界，這是不可想像的……」他戰勝了命運，給世界留下大量不朽的作品。

於是，他回到維也納，似乎又再度充滿了活力。他變得非常崇拜拿破崙，認爲他是一般民衆的解放者。於是，他爲這個心目中的英雄創作了偉大的〈第三交響曲・英雄〉（ Symphony No. 3, The Eroica ）。可是，當一八〇四年，拿破崙宣佈自己爲法國皇帝，登上帝位時，貝多芬對他的失望簡直無法形容。他很憤怒把樂曲首頁拿破崙的名字塗掉，只是很簡單地寫著：紀念一個偉人。

耳聾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使得四十歲的貝多芬在與人交談時，只能靠筆和小筆記簿來進行。現在，還保留著幾十本貝多芬與人筆談的簿子。由於心情的惡劣，使得他經常對那些最崇拜他的人做出最不禮貌的行爲。不過，許多朋友仍然對他相當忠誠，其中一個是偉大的詩人——歌德。他還陪伴著貝多芬在鄉間散步，度過無數低潮的日子。

在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七年之間，貝多芬的作品數量極少，不過，他仍然致力於創作偉大的〈合唱交響曲〉（ Choral Symphony 貝多芬於一八二四年所完成的第九交響曲，當年演奏結束後，觀衆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但是，作曲家却全然不知，直到幾位獨唱演員扶他轉過身來面向觀衆時才知道）。

貝多芬變成了一個隱居者，完全地避開了人群。在一八二六年的年尾，貝多芬的健康情形已經相當惡劣。他搬去跟因爲經營藥材而致富的弟弟尼可勞斯同住，可是，却跟弟媳婦處得極不融洽，所以，健康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每下愈況。離開弟弟家的時候，他家人拒絕他乘坐四輪馬車，而是以運貨的馬車送他離去。

回到維也納時，貝多芬已經病得相當嚴重。他在病牀上依舊想著未來的作曲計劃。然而，三個月的振作之後，於一八二七年三月廿六日的暴風雨的晚上，貝多芬終於去世了。死的時候，四周圍繞著一些親近的朋友和崇拜者所送來的禮物。

貝多芬的作品當中，貴族式的典雅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波濤洶湧的悲劇性及強烈的熱情，力度的對比加大，音域的距離加寬，和弦的連接脫離古典的範疇，樂隊的編制也因他的要求而加大。他最偉大的成就還是在於提高了器樂曲的地位。音樂在十八世紀曾被認爲是低於文學和繪畫

詩・散文系列

的藝術。在他之後，再也沒有人說音樂只不過是「悅耳的藝術」了。

貝多芬的作品包括交響曲九首、序曲五首、鋼琴協奏曲五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首、絃樂四重奏十六首、小提琴奏鳴曲十首、鋼琴奏鳴曲三十二首、鋼琴變奏曲二十五套、歌劇〈費黛里奧〉、神劇〈橄欖山〉、C大調彌撒及D大調〈莊嚴〉彌撒等。其中以〈第五命運交響曲〉和〈第九合唱交響曲〉對後代的影響最為深遠。



陽光城市

●侯明雲

時常，我想起那座城市。

就在市聲鼎沸的街頭，就在靠窗的公車座位上，更多的時候是在台北盆地狠狠地下了好一陣子雨之後，我便會情不自禁的思念起那座金色燦爛的城市。

那城市，在南台灣。

循著山脈蜿蜒，車窗格成一幅幅的中國山水，在我眼前展開，有時山巒起伏，有時平疇綠野，其間還不時透著一抹天光。火車宛如一隻無槳無楫的小船沿路航行，峯廻路轉，迤邐駛行在西部平原，我時而讀水、時而閱山，享受大自然取用不竭的寶藏。

朋友告訴我，那座城市就是他的鄉愁。五年前他北上求學，就將鄉愁留在心頭灌溉，這幾年早已滋長成一棵茁壯的小樹，無論他離開那裏多遠多久，他總要抽空回去看看，藉以撫平每隔段時間就要氾濫一次的思鄉愁緒。

那塊土地，曾經是他生命的全部。他的家人依附在那塊土地上，他熟識的朋友都住在那座城市中；在成長的過程中，那塊土地給他的感情是恒久不變的，就像牛車用鑲鐵圈的輪子壓出筆直

的轍痕，經由土地的延伸，延伸到夕照紅霞的天邊，輾過晴天雨天的心情，然後，疊經歲月千錘百鍊的洗禮。

童年的時候，他幻想擁有一枝牧笛，在他還做著小小牧牛童時，他多麼嚮往擁有那麼一枝小小的笛子，可以伴他度過無聊單調的牧程，在牛兒低頭嚼草時，他可以讓手中的笛聲，悠揚地訴說他當時的心情，哼出或悲或喜的曲調，嘹亮地廻盪在天地間。然而，對一個貧困的農家子弟而說，這無疑是「奢望」，笛子不是生活的必需，父母是絕沒有理由肯爲他買這種奢侈品的，所以，直到他上台北讀大專，那時家境已有顯著的改善之後，他才有了生平第一支笛子，因此他加入國樂社，大有一了兒時心願的補償心理。

生活的視野，在那塊土地上，單純得近似一池不起漪漣的水，只是平凡的記錄著一群莊稼人的一生，他們對大地永遠是充滿著知足與感激的。就像他的父母、他的長輩，他們一輩子的足跡都寫在那塊土地上，他們臉上所有的風霜，也是那塊土地眞實的紀錄者，他們的要求永遠不多，終歲的辛勞只盼一季的豐收，只是經驗裏的豐收，有時却事與願違的使他們獲得慘痛的記憶，生產過剩帶來的低價拋售，使他們血本無歸，那種低於採收人力的售價，使他們只好望著田裏結實纍纍的大西瓜、香瓜無奈的搖頭歎息，眼看滿心投注的心血汗珠，換來這樣的下場，他們除了心痛和眼淚之外，還能說什麼，只能眼睜睜讓他們終歲辛勤的結果化爲烏有。

務農無法維持全家的生計，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好幾年前開始，他的父親便每天騎着摩托車到高雄去工作，然而，基於莊稼人對土地的執着與熱愛，在不忍讓土地荒廢的情況下，他的父母仍利用工作餘暇去插秧、播種，和栽種紅豆。靜靜傾聽朋友所描述的一切，他的家、他的土地：

我強烈的感受到，在朋友的血液中，也同樣流著他父母對大地的熱情，這種深刻的摯愛，也同樣的使我感動。

對於一個長久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來說，每天在鋼筋水泥的重重包圍下，是很難眞正了解土地對一個人一生的重要性，以及人對土地深厚的感情。就我來說，我喜歡那座城市，主要的原因，不是來自對土地的熱愛，而是那片無邊無際的綠，在蔚藍天幕的籠罩下，突顯出來的盎然綠意，和那舖滿陽光、和煦溫暖的感覺。

高高的椰子樹影，修長細瘦的檳榔樹，迎著金風款款搖擺，輝映著薄暮紅霞，滿天的金黃色，令人有種目不暇給、美不勝收的感動，在那熱帶多情的島嶼，生命彷彿呈現另外一種祥和，使我這個熱衷於鄉野寄情的人，得到莫大的滿足。

還有那鄉間不知名的花草、小蟲，田裏耕犂的老牛，像小白旗揮舞的白鷺鷥，成群結伴在水中悠游的鴨子、白鵝，那種肢體語言的訴說，讓我體會到在這早春的季節，什麼是「春江水暖鴨先知」，和什麼是「一行白鷺上青天」的詩句了。

有人說「江山如畫」，而我踩在那塊屏東平原的土地上，直覺得近水遠山皆有情，在我雙眸晃動的盡是藍波綠濤，自己倒像愛山喜水的田園隱逸陶潛之流。轉回頭告訴朋友，這番鄉野景緻，從古到今，不知引誘了多少知識份子的反璞歸眞，重歸大地的懷抱。

朋友的感觸更深，他不像我這種專程來尋幽訪勝的心境，我有的是一份對大自然景物的欣賞與喜愛，而他呢？自幼在爛泥巴裏稻草堆中長大的農家子弟，對土地自有一種使命感，只是現今的社會潮流及趨勢，已經使他無法固守在這塊農地上，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簡樸生活

當他北上唸商業專校時，便已明白解甲歸田只不過是個夢想，這輩子他被註定要棄農從商的了；於是，他也只能寄望在年老退休之後，再歸回田園，朝大地落根，享幾年清靜的日子。聽著朋友的話，想想，倒爲他感傷極多，他正年輕，却做著年老的打算，這裏面自有一份務農人的心酸與悲戚，或許，當務農已經成爲一件「不合時宜」、「不符經濟效益」的行業時，你怎能要求一個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繼續留在農村，做著難以維持全家生計的事？

我本身讀的是文學，從前我總以爲美是像中國山水畫那種所呈現出來的景象，雲飛泉躍、山鳴谷應、林籟結響、傲岸山石，激韻澎湃或秀麗清新的美，現在，我才明白世間的純樸自然也是一種美，恬淡閒適、自由愉悅；美的觀照，在於得之心源，取之造化。

那座金色燦爛的城市，只不過是我暫棲的驛站，可是，我多麼盼望能學鳥兒，站在最高的枝柯上，抖開翅膀，曬曬自己濕濡已久的羽毛，然後，在心靈深處，把昔日的錯綜繁囂都抹淡，將萬丈紅塵耕犂成一畦畦富足豐收的土地。

雖然，我早已回到台北，但仍時常想起那座城市。
就在市聲囂擾的街道，就在擁擠不堪的公車上，更多時候就在台北盆地狠狠地下了好一陣子雨之後。

我愛屏東那處舖滿金色地毯的城鎮，就像籠中鳥渴求一方遼濶的天空，那片金色沃土，有我美麗的寄托與想像。

六月篇



圖：簡大維

六月的陽光

■陳昇羣

●1

年少，趁時好蒐羅
一臉燦爛的陽光
憂傷的今冬來臨時
可以一道一道掛出來
微笑

●2

長大，再把多餘的蔭涼
裁穿在身上，沉潛的
情感如果曝光了
乃能掩去刺眼的
鋒芒

●3

然後集滿每抹即逝的

餘暉，分色析層藏好它
現在性情單純
但日後要用色彩
刷勻漆厚，做人的臉色

六月有一首歌●

■黃寶林

六月
六月有一首歌
你一定聽過或許唱過
寫的人莊嚴
唱的人莊重
這是一首見證歷史的歌

六月
六月有一首歌
你一定聽過或許唱過
寫的人悲憤
唱的人悲痛
這是一首撫摸傷口的歌

六月
六月有一首歌
你一定聽過或許唱過
寫的人動情
唱的人動容
這是一首癒合歷史傷口的歌

六月
六月有一首歌
你一定聽過或許唱過

六月・荷影田田

■林勝雄

掉了一筆恬淡的粉色在田田的
水中　渲染
撈起時
才驚艷無意間潑濺的荷　亭亭
於一簇陽光的姿色

所以發覺勾勒的一瓣頰紅是
一方墨綠之外的醒目線條
適合用作畫的佈局襯出夏日的輪廓
乃　綴了一朵出水的羞澀
引來蟬聲叫好

想說或者移過一道水影婆娑
是否可以映出荷尖的鼻汗
然後當南風拂袖而來
只剩荷心的顫動
伏於葉脈的肩上偷偷發情

於是　認為幽靜是探索荷的心事
的唯一方式
便折疊起陽光的斑斕離家出走
讓顏色的意義對著六月思考
落筆的濃淡

六月・等待

■林于弘

預設一場不流血的愛情政變
安慰自己不上班的理由
門外總是幻想：
幾棟的鄰居會故意遺忘一只鞋
遊戲到昨天彷彿已經結束
宿醉之前，難免
必須解釋不想再穿襪子的理由
一首過時的情歌，總是
反覆播唱
無法致命的必要錯誤

在夏日
等待的星座背後，逐漸
習慣一條陌生的街道
習慣一個像妳的人
無所謂愛情
無所謂寂寞
是三十以後的唯一
遺憾

六月・藏影

■楚楚

——你永遠不可能
在別人虛幻的夢境裏
尋找到自己殘滅的影子

流浪的浮雲
不小心遮住了寂寞的月光
微寒的星空於是顯得更加的幽黯……
不再做那虛幻而遙遠的夢了
輕輕抹去那朵絢爛的彩虹
昨夜萎落一地的殘夢
開得比純白的曇花還短
想像自己曾是一株淒美的楓紅
一再容忍西風恣意的撥弄

却在一場無情的多雪之後
迷失了所有春天的記憶

（石榴花的季節雖短
但我依然記得，那一顆相思的紅豆
是去年冬夜裏寄給妳的最後一首情詩）

日夜等候一場雨中的相遇
可是報訊的候鳥遲遲未歸
於是我決意取下窗前沉默的風鈴
悄悄埋葬一段雛菊憂傷的往事……

六月・霧的台北

■謝金容

夜快車　直搗城市溫柔的
夢境　愈是逼臨
喘息的心事愈隨酣聲四起
你的模樣被裱在我
黑暗的車窗不停囈語
往事如霧
似一則曖昧的謠言

的確　你已悄悄攀越
我生命的牆頭離去
倉促之間並打碎幾盆心愛的
盆栽　遺留一地寂然
幸好這模糊的季節
探望記憶不顯羞赧或是突兀
爭執不斷的只有
心跳與心跳之間的妄辯
（那心臟呵，曾經忠實
記錄你來去的脈博）
靠站在離你最近也最遠的

土地　我聽到廣播傳來
——我是黑夜且日復一日
——你是霧伴節候降臨
——過往是紛飛的謠言
——你是我永遠的霧　台北

六月・採擷

■耀　潾

紅色還給玫瑰
橙色還給朝暉
黃色還給雛菊
綠色還給翠野
藍色還給穹蒼
靛色還給海洋
哼一闋輕柔歌曲
踩一程曼妙步履
在這鳳凰花開時節
挽起篾筐
將宇宙的虹彩採擷
開展繽紛燦爛的前景

六月・鳳凰花的告別

■肇　基

習慣於鐘聲
並且俯首禱告
在黃昏的校園中
妳們是一排排鳳凰
意圖掩飾心中的熱情
卻引燃了時間的火焰
害怕被灼傷　卻甘於
向妳擁抱的人們
總是低廻著　濃蔭下

將自己　踏過的
腳步
拓印成模糊的　碑帖
有無數歲月暈染著
血漬滴在
時間的布帛
而蟬聲為夕日譜出
闇瘂的告別式
每一朵花　凋落
不是音符飄墜
是休止符
在暖風輕拂的
短暫溫柔中
為那一段
我未曾意識到的戀情
畫上永遠的
句點

六月•我的祝福

■林怡礽

小弟是家裡的老么，擁有父母兄姐的最愛。在我懵懂的印象中，小時候的他，是一個極其愛哭的小傢伙，心愛的玩具一旦被同伴搶去玩了，總會哭啼着回來討救兵；而此時一向有大俠作風的哥哥，就會行俠仗義，替小弟奪回「寶物」。

還記得小弟對於打針有極大的恐懼感。每回學校有預防疫苗的注射時，他的班導師總不忘找我這個「最佳演員」去幫忙；我的角色就是先接受「酷刑」，再強忍著淚水，裝出一副神情愉悅的模樣對著小弟說：「不痛、不痛。」然後，他才肯心甘情願地挨一針，每每見他

那惹人憐的模樣，直是令人又好氣又好心疼。

孩提時代的他，儘管是我嘴裡的討厭傢伙，不過，却也是我心中的小可愛呢！直到小弟上了國中，性情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驟變，變得任性而倔強了。他開始喜歡和家人頂嘴，然而，每回爭執的背後，不論結局是誰對誰錯，永遠不變的是我們對於小弟的關切。因為，家人都明白，唯有付出愛與關懷，才能陪他一起度過這段「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澀年少，也唯有如此，方能讓他在成長的路上走得更沉穩而踏實。

高中時代的小弟，把精力全神投注於書本上，顫顫兢兢地準備聯考。其實，以他的實力來說，要上大學並不是問題；只是他的得失心太重了，以致於慘遭滑鐵盧，竟然以微分之差而落榜。基於種種理由，小弟放棄了重考的念頭而北上去讀三專。

第一次出遠門唸書的小弟，除了熱衷於參加一些服務性質的社團之外，為了彌補沒上大學的遺憾，他更以插考大學作為自我期許，於是，他在課業上的表現也就格外出色。而三年的外鄉磨鍊，也使得小弟益加茁壯而懂事了，已不再是昔日那個需要兄姐保護且膽小的淚人兒。

幾天前，小弟寄了一張畢業照給我，照片中的他在眉宇之間仍存有尚未褪去的稚氣，如果，不是他來信告知即將畢業這回事，我實在很難相信時間匆匆，一晃眼又是他另一個人生的開始了呢！

六月，一個很美而充滿祝福的季節。思索了許久，也不曉得該為小弟添購什麼禮物；於是，我只有以一顆懇摯的心，寫下對於小弟的祝福，盼望他能如願地在插大考試中順利過關，也期許在他往後的日子裡，有足夠的信心與勇氣，去尋求那片更為豐饒廣濶的藍天。

寄予我最深的祝福，給小弟。

只爲情深

■琹　涵

●1

當鳳凰花燃遍了枝頭，朵朵是展翅欲飛的鮮麗，多麼像是卽將離去的心，美麗裏也有哀愁。

別懷情苦。眞不知：柔條纖細，怎載得動離情依依？

我不祝你一帆風順，因爲，那不是眞正的人生。我要眞誠地祝你在逆境中力爭上游，永不停歇。成功的冠冕，不來自等待，而是以努力爲階梯，奮力前行。

請珍重。

●2

蟬聲揚起，是別離時刻最深情的呼喚。

那年，我們在華岡，聲嘶力竭的蟬，彷彿要訴盡心中全部的愛，聽得人都要佇足徬徨了起來！然而，山谷熱情地回應，像一座喧鬧的城，而滿心淒惶的我們，竟無處可以躲藏。

莫非，蟬也明白，別離的脚步近了。可是，聲聲淒楚，又何能挽回既定的事實？留不住的東西太多了。人生，多的是無奈。

此後，蟬鳴總會令我哀傷，帶給我椎心的孤寂，而那年華岡的蟬聲，已深印在我的記憶裏，成爲揮之不去的夢魘。

●3

送你，在小小的驛站。

站外的燈火逐一亮起，明明滅滅，閃著清冷的光。夜已來臨，當你獨自遠行，你寂寞嗎？

在你年輕、飛揚的心裏，世界是一則美麗的傳奇。你眼中燃亮著希望，却全然無視我的不捨。你是待風舉翅的鷹，意圖飛越萬水千山，然而，風高浪急，險惡亦多，請小心。

讓我點一盞燈，等你倦遊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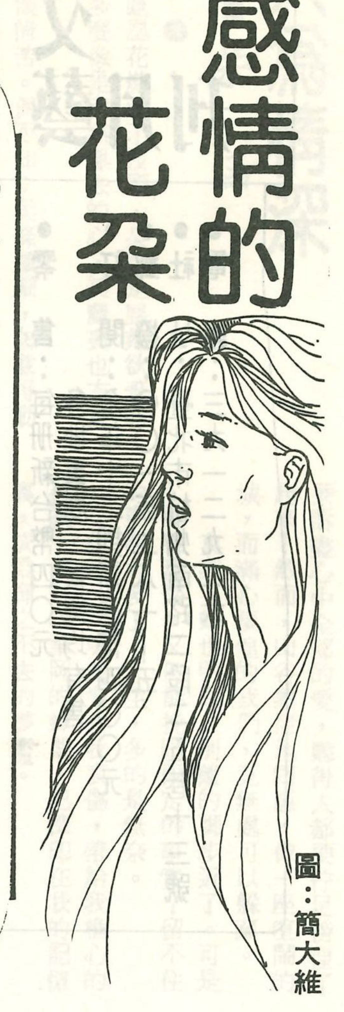
●

每一場雨，都是一次不再的因緣。難以喚回的，恐怕還是當時的心情吧？

曾經一同走過的歲月，多少悲歡與共，都是人間美麗的山水，有清音冷冷不絕，爲我們的生命更添繽紛。只是，在回顧時，重讀人生的篇章，但覺眼前細雨紛飛，一片迷濛。

我願以感恩的心來承領紅塵試煉，一切原都有其旨意吧？平順，是難得的福分；拂逆，却多有啓發。但，不論如何，在不虛此生裏，有我最大的安慰！

感情的花朵



圖：簡大維

愛意

平凡

我們兩人都喜歡吃辣，但同住的公公、婆婆却不愛此道，我們只好採取變通的方法，把切碎的辣椒和醬油一起裝在碟子裡，放在餐桌上，每餐愛怎麼吃就怎麼吃，結果，這種生吃配菜法，比用辣椒炒菜，還要辣得過癮呢！

有一次，辣得我的眼淚、鼻涕都滴流了出來，可是，眼看著的報紙又正吸引人，實在捨不得放下，也就顧不得美醜，等看完再說吧！當下，有一小疊衞生紙遞過來，我接過手抬頭一看，竟然是你，你也辣得眼睛、鼻子紅紅的……

那天，他喝喜酒回來，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而我正着迷於周末的電視影集和長片，便央你替兩個孩子洗澡，然後，就可以上床睡覺了；至於孩子的奶瓶，等我電視看完再洗。誰知，劇情愈演愈恐怖，一個人實在不敢看，却又很想知道結局，便再度央求你等我看完再睡。

我知道你已經很累了，也不好意思強求你陪我看電視，只得拜託你躺在床上休息，但千萬別睡著了哦！

播廣告的時候，我看見你已把六個奶瓶全都洗好了，而且，直到劇終，你果眞沒有睡著……

該怎麼說呢？

「你眞好！」我悄悄的說。

對我而言，這些生活上小小的舉動，勝過任何花錢買來的禮物吔！

美的感覺

慕雲

我聽到一種聲音，使我想起浪花、礁石、女孩與那遙遠。我感到一種思緒、眞實、率性、純雅，更有那深不可測的神秘。

是一時的親切感受、一時的眼神接觸，已留下愛的誓願。起初，妳給我徒增一種黯

啞的冷淡、一種忍不住被忽略的難受，強悍懾人，不容許我有絲毫的妄動、絲毫侵犯的舉動。但妳可知道——即使是毫無目標的盲目行動，也強過墨守成規的無所作爲，況且，這並非盲目行動，那是一顆心正欲結合一顆心的悸動，是一種看到妳就想侵犯的妄動，讓妳沒有適應的時間、沒有緩衝的階段、沒有思考的餘地，一種超乎語言的方式，衝向妳，讓妳跌進那情感的氣團裡。

我極力的構思着絕不傷害到這劇中的女主角與任何情節。擁吻，它並不是傷害，而是一種情感的昇華，希望這場戲有美好的結局，期待它永不落幕。劇中，讓妳點點心醉。

驕陽下最美的容顏，相看兩不厭，入詩入畫，更入我夢來，妳給我最美的情愫，鮮柔純雅，在字裡、句裡、行裡，一顆心被困在文字裡，那絲絲縷縷的情糾來纏去，驚喜交集。

我無法釋懷地接受一份最美的感覺。

邂逅本身就是一種相當美的感覺。

情牽夢迴

子平

其實，家裡所種的鳳凰花，早在三月末便已盛開，但也謝得很早，是否在提醒我

要把握所剩無幾的時光呢？

不知是緣份還是奇蹟，竟讓你們和我如雲絮般地相識、相聚，或許是早在千年前，彼此互許的一項約定！

記得有一首歌，它是這樣寫的：「捨不得我，捨不得你，一份無奈藏在你我心底。」如今，面臨畢業時刻的逼近，才眞正嚐到無奈是什麼滋味，才了解到離別，竟這般叫人悵然，常想：世界如此遼濶，爲何偏偏我們在此相遇，該不是所謂「上輩子互欠了對方」吧？眞的，我寧願相信它是一份緣，在冥冥之中有一線情愫牽引著我們。

三年，該是一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歲月，曾經朝夕相處，共度晨昏，看着看着不自覺地喜歡上你們、想與你們接近，這大概即是所謂的情誼吧！

好想念海水浴場的那個夜晚，聽着風吼、浪濤，伴着它們的是我們的歌聲、笑語，細雨紛飛，彷似爲我們眞摯的感情而落淚，如今一千多個日子逝去了，感情也早已投了下去，面臨即將而來的別離，怎不令人湧上一股愁雲？

這些日子裡，擁有許許多多的夢，你們常會入夢來傾訴我們共有的故事，夢永遠是甜蜜的！每當情牽夢迴時，眼前會浮現一張張熟悉的面孔，臉上掛著屬你們自己的笑容，爲了把你們烙印在心底，我總愛在靜靜的夜裡閉上眼睛，一遍又一遍低喚着你們的名字，再伴我入夢。

面對畢業的分手的離別，胸中哽着一股淒清，祈求彼此別忘記，在流星劃過天際時，讓我們一起禱告，期盼下次的相聚，不會再是千年之後！

六月茉莉

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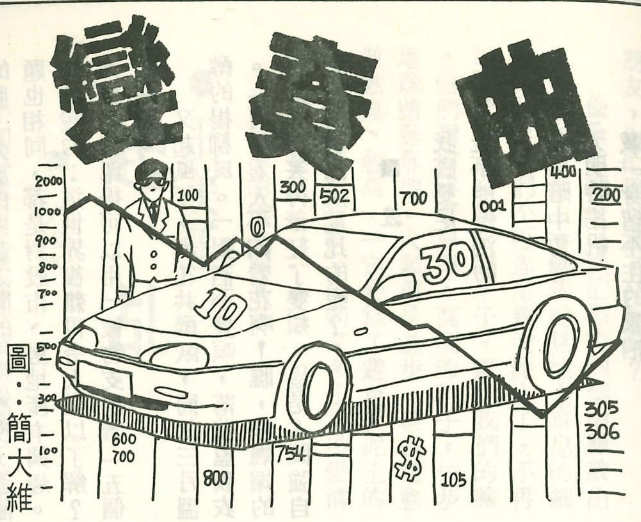
黃犂耕

茉莉靜靜的
在雨中 綻開
白的蕾瓣 層層
留住粒粒水珠晶瑩
似淚危危
危危 滾落
六月淡淡的
浮著香
似有似無
襲人
斷斷續續 雨
細細傾訴茉莉
前生的六月

之二

薛永昌

在白花的族群中
不懂得爭奇鬥艷
僅管梳理滿身的鮮綠
一年中大多的時間
蟄居在
長滿青苔的低牆旁
只在初夏
綻開小白花
淡淡散播著
六月的芬芳



圖：簡大維

五虎崗札記

●廖美珍

■寂寞花情

採幾瓣杜鵑 釀酒
敬紅顏
心也微醉
情也微醉

崗上的風，讓人有長了翅膀的錯覺，像內功極爲深厚的俠客，懷有阻擋不了的氣魄。我穿梭於嫣紅的杜鵑花叢裡，掇拾朵朵落英，疼惜地捧在手心。唉！紅顏易逝啊！

身旁，多的是來來往往的人群，自己卻有強烈的寂寞感，莫非就是現代人的疏離？放眼所見，每個人竟有一張極其相似

的臉，介於白與黃之間的──冷漠，連話題也相同，都是對股市、房地產有興趣。是誰說的：這世界複雜得令人難以了解？其實，簡單得可以用「被物支配者」五個字歸類。

又起風了。與花共醉臥，同飲三月溫醇的楊柳風。「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呵！看人不如看花啊！瞧，多嫵媚的容顏，眞笑得羞紅了雙頰，豈是人間強自裝飾的胭脂所能比的呢？

■ 渡

我底雙足
是不能停泊的
渡船
在黑暗中暫憩
天明時揚帆
載一身留不住的飄泊

一心滿滿的憂愁

渡船頭，擠滿了看落日的人潮。來的人，大部分是爲了尋回感覺。十塊錢坐一趟渡船是廉價的。這年頭，心靈的開闊寬廣是昂貴而難得的，有錢也未必買得到。但在這裡，可用十元買三分鐘的釋放感。人多，是正常的現象。

船上，陌生的臉上却有一雙熟悉、空洞的眼。你會發覺，原來那是寂寞，而且，不只你一個人。常暗中慶幸自己並不孤單。

■ 忙碌

有時，忙碌，並不眞的忙碌，僅是藉以逃避自我的手段之一。用心力的疲憊來痲痺、禁錮情緒的魔鬼，防止它破壞、侵擾平和的心境。

這種忙碌的本身，含些自毀的意味。

朋友，你忙碌是爲了什麼呢？

偷偷地把自己從忙碌的囚禁中釋放出來，躺在草地上。忽然聽見地上草兒的細細私語：人們不再赤足親近泥土了，不再以那雙光潔白細的脚丫子，磨搓我們的臉。他們習慣穿著厚厚、高高的鞋子，快步地踩踏過草地。人類眞是進步，鞋根竟愈做愈厚、愈高，一定是爲了避免受泥土的沾污吧！什麼時候，他們又多了這項愛清潔的美德呢？

人類，的確文明多了。

●王美玉

起乩

■ 六合彩

不知不覺中，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歪風，而且，來勢洶湧，有如急流漩渦般地愈擴愈大。

早上，市場裡人聲鼎沸，果農、菜販們，談的不是商品行情，而是昨日六合彩開獎的號碼。簽中的眉開眼笑，把攤板當酒桌，呼朋引伴大吃大喝，忘了作生意，任由顧客自由選取；未簽中的則兩眼空空地盯著來來往往的人潮。

走進服飾店，老板正跟米店的胖太太在切磋密碼。

「老闆！這件上衣多少錢？」

「三七……」老闆脫口而出。

我疑惑地望著魔似的老闆。

「三七簽五支、二七簽十支。」他抓著筆在寫。

我啼笑皆非地走出來。

前些日子，吊燈壞了，通知廠商來修換，打了十幾通電話都沒人接，騎機車去

看個究竟，發現大門深鎖，人去樓空。原來廠主兼營六合彩組頭，輸了兩千萬，因而逃之夭夭。又順路彎到××書局去，奈何走了幾次仍找不到，再仔細看看附近幾座招牌，證明沒錯，再推一推眼鏡：却發現原來的××書局，已改裝成眼鏡行了，據說：書店主人也是兼營六合彩，弄得傾家蕩產而遠走高飛了。而我寄售的書也泡湯了，想不到首次出書（師）即不利，唉！不說也罷！

這時候，牙痛得厲害，就到××牙科去診治，剛在診療椅上躺下，醫生就對著我張開的嘴巴，大談股票經，理財竅門、地下錢莊……我口齒不清地咿咿呀呀，他漫不經心地磨磨挖挖，結果，一顆蛀牙從去多折騰到今夏，才勉勉強強算ＯＫ。

「師傅呀！請問學生裙燙了沒?!」我三顧洗衣部催促：「我女兒明天就要穿了。」

「沒辦法，工人難請。」老師傅一臉無奈：「他們跑去玩六合彩了，剩我一個人面對如山的衣服，趕也趕不出來。」

「唉！又是六合彩！」我隨手翻閱攤在桌上的當日報紙，發現三行醒目的粗字體：

婦人嗜賭六合彩，家屬代還五千萬

執迷不悟，再欠兩千萬

這回四顧無援，跳樓了結此生

■股　票

一早，打開報紙——

「利多」炸彈自韓飛來，八檔塑膠股震上漲停。

小型股多空心戰喊話。新興主力：「

拉滿百分之七」。投資專家：「散戶不要中計。」

榮電有金蛋，傲視群倫

榮成展輕功，飛上高枝……

再看一看「早自習」——

●漲跌幅度放寬爲百分之七，實施日期確定爲十月十一日。

●九千八百點以上有反壓。

「大盤軌跡」——

●大盤在主力點火塑膠股的帶動下，穩步攀升……絕地大反攻。

「論是論非」……

放下了報紙，打開電視機，螢幕上正出現：今日股票分析。關掉電視，啓動車子，上班途中，收音機傳來的盡是分析師的密授機宜。

過了九點，準備就緒，各行各業的人，紛紛守在收音機邊：

高興昌漲停板，日月光漲停板，大西洋漲停板……

葡萄王跌停板、太魯閣跌停板、鴻運跌停板……

就這樣地從早上開始，被「利多」、「利空」、「漲停」、「跌停」……搞得昏頭轉向。每個人的心跳隨著播音員的語調時而加快、時而下沉……直到中午才結束一場激烈的金錢遊戲。賺了的人，認爲脫手過早，氣得跺脚喊冤；賠錢的人，更是一臉喪氣，垂頭無語，直到晚報送來：

●台火亮閃閃

●中橡上沖下洗

●財隆轉戰新燕

●尚德一路哀嚎

●嘉畜引吭高歌

●亞聚成了大明星

……明燈指示：勇往直前。

如此這般的「全民運動」，號子裏擠得水瀉不通，人人追逐金錢，個個操盤追利。

「媽媽！現在幾點了？」小女孩背著書包跳回家。

「九千八百點。」母親抱著晚報在傻笑。

於是，婦人被送進了精神療養院，而醫院裏住滿了因緊張、失眠、患得患失所引起的疑難雜症。

於是，民意代表大聲疾呼：加緊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走出你

●可麗兒

五月，因爲暖風不能吹散相思，於是，我負笈北上，尋你。

你瘦了許多，叫我看了難過好半天，而你早已看清楚了我的心，笑嘻嘻地說：

「娟，台北流行仙風道骨，妳如果打算北上就業，可要稍微減肥一下，不然，就跟不上時代哦！」

麒，我太了解你了，不會照顧自己的飲食起居，又埋頭在緊張的股市奔波，如何能不骨瘦如柴呢？偏你又不肯承認。你說：我怎麼不知台北流行什麼？！減肥，大家拚命減肥，原因是吃得太好，一個個體重都超越標準太多。麒，我只想勸你一句話，請你離開股市行業，雖然，你是經濟系畢業的，可是，我想你愈來愈瘦的原因，該是緊張的工作壓力，迫使你忽略了那些漲跌數字以外的事——食不知味，睡不安穩，長此下去，我眞不敢多想了。

台北一天，你帶我在各精品名店、委託行內參觀，看著精雕細琢的金玉、閃閃發光的名錶、絲綢製成的美服……，然後，口裡喃喃訴說不完將來理想生活中，對這些奢侈品的需要。我覺得好不耐煩。麒，爲什麼你不再像學生時代那樣，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日用，感到滿足呢？！不願再帶我上陽明山賞花、散心，却對滿街的誘惑，投注欽羨的眼光。麒，你變了；我知道，「知足常樂」已離你遠去，你也早已投入追逐名利的戰場，不能自拔。

麒，我要回去了。雖然，南部鄉下無處也無法淘金，但是，我喜歡在教學的生涯中，去更接近「採菊東籬下」的生活。你或許一輩子都不會明白，穿金戴玉的快樂永遠也比不上擁有一顆無憂無慮的心。

淚

■彭琛琛

在我的心靈殿堂裏，有兩位母親：一位是我親生的母親，一位是我屬靈的母親，她們倆對我都具有同等份量的影響力。要描述她們很難，但巧合的是，她們使我最難忘的都是眼淚。

• •

小時候，因爲家道艱難，所以，很少看見母親的笑容，眉間那兩道緊鎖的紋溝，說盡了生活的苦澀。

還記得有一天，來了兩位母親的閨中好友，於是，她們三個人就坐在客廳的破沙發上閒聊起來。那時，我正坐在房間的書桌前寫字。突然，一陣號啕的哭聲嚮起，我驚嚇得停下筆來，直到阿姨疾呼：

「小妹，還不快來安慰妳媽！」

我這才從椅子上跳下來，奔到母親身側，緊握住她的雙手，那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落個不停，眼神中有著眞正的傷痛。十指灰白色的指甲，老早喪失了光鮮的粉紅，歲月的煎熬、環境的

折磨，剝奪了母親的健康。

在兒女們成長的歲月裏，母親用盡了所有的生命力以補足來自物質的缺欠，回首坎坷旅程，母親用眼淚與她獨有的堅韌的愛護引著我們長大。

多少年後，那突然失控的哭聲仍會響自某個深遠的夢境，那時刻，我的淚總會和夢境中的淚混淆一片……

認識胡師母十分偶然，因她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受她幫助者極衆，我當時也是懷著一股仰慕之情前去找她。

記得那是一個隆冬的午后，從學校步行到胡師母服事的教會。在微暗的燙衣房裏，胡師母一直安靜而細心地聆聽我滔滔不絕地敘述；從小時候發生的每一件往事講起，鉅細靡遺地向她傾訴，恨不得她一聽完，立即能夠給我指點迷津。

但是，令我詫異的是，她只是告訴我：

「這一切都是主所許可的。」

我坐在她的身旁發呆，心想：這話是什麼意思？她又提議道：

「我們一起禱告吧！」於是，我們開始禱告。

天色漸漸暗了，我聽到她塞鼻之聲，不禁睜開眼，看到她雙眼盛滿了淚，靜靜地凝視著我。

我鼓起勇氣問道：

「您是否感冒了！」

她微微一笑拭去淚說：

「我爲妳喜樂！」

我這才知道，她在爲我哭泣。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人，在聽了我的故事後，竟會爲我傷心流淚。然而，回想起來，那眞正吸引我的，該是隱藏在眼淚背後那眞摯的愛，不管那愛是來自何處，但是，卻眞使我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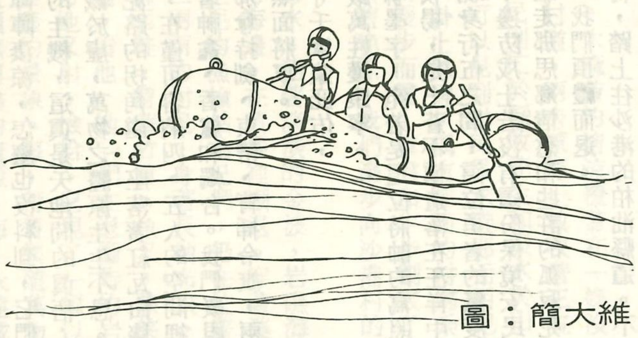
莫名其妙地，我能了解那愛。

這愛有別於我親生母親的愛，是一種心靈的交流，深處的探索。每當我的心陷入絕境時，那愛藉著她，如洪流般澆灌，滋潤我乾渴的心，把我引入從未曾經歷的境地，「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我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這測不透之愛使我得救，成爲我的力量。胡師母，她的確是我靈魂的母親，這愛使我們彼此踏進更深更親近的關係，直到永世。

• •

母親的愛，使我長大成人。胡師母的愛淨化我的心靈，提昇我人生的境界。對這兩種愛，我都充滿了感謝之心！我要獻上自己最深誠眞摯的愛給我的母親，並祈願，在世爲人，儆醒虔誠，學習母親偉大胸懷，把愛奉獻人類。絕不敢傷害這兩位愛我爲我流淚者的心；那顆心太珍貴，舉世無雙。

寶島之旅



圖：簡大維

走過澎湖

■周宏昌

歲月，低沉和緩地流動著。

那年夏日的午後，日頭影子蝸牛似的，一步一步伏地潛行在歐陽家廟前曬著漁獲的廣場上，販菜的機動車招來了村婦，小孩無憂地嬉戲著。硓砧石灌灰漿混凝而成的古屋窄巷中，老人臨門相對而坐，黝黑挾白、參差不齊的硓砧石，和老人滿佈的皺紋蒼蠅沾黏似的斑點，在日光下的巷影中，恰似光陰刻劃下了的？蒲扇偶而晃動了幾下，是在驅走炎熱？還是那沉甸甸的陰？風季又沒來，雨，也少了些許。

傍晚時分，與連長由鼎灣信步走向小港村。路旁是滿眼直挺青葱的高粱，和遍地低矮纏綿的花生莖葉。有些淸風在綠意盎然的銀合歡樹梢上輕舞；初至澎湖，是前一年的冬天，放

眼望去，島上都是枝枝枯瘦的銀合歡任風摧殘，風聲颼颼，陣陣淒涼，怎麼也沒料到，它們也蘊藏著新綠的生機，這眞是天地間的眞悟：有蘊於無，實藏於虛，萬物之體原生生不息。

再往前去，黃泥路的拐角處，座落著紅瓦白牆的北營將軍廟，在僅可容納四、五人的空間裡，簡單地擺設著神龕、香爐和燭台。我們凝視着廟裡供奉的那尊持劍、束帶、背插令旗，兩眼怒瞪而視的黑面將軍。

「北方鎭守千家蒙庇佑，
營伍森嚴萬姓獲康寧。」

門柱的朱聯墨字，宛若是這位將帥的寫照。澎湖，這古戰場，是上蒼不愼遺落在汪洋中的推演沙盤。側身行伍之間，這位勇者的氣度在告訴著我們：邊防戍士若沒有這份保境安民的心情，怎能驅走那思鄉情愁和些許的孤寂呢？盤桓復上香，我們頂禮而退。

離開鼎灣村，踏上往沙港的柏油縣道。不久，便望見幾部推土機在看似棒球場的黃土泥上整地，再往前走，道旁豎立著塊木牌，上面寫著：台灣澎湖監獄新建工程，建築面積九八三二、七坪……。在路旁憑空想像那佔地遼闊、警衛森嚴的鐵窗建築，看來不久這裡將要住進一群違背律法規範而必須與正常社會生活隔離的人。雖然，孔子以爲「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但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社會似乎又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難怪八百多年前宋儒朱熹就曾感慨地說：「千五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現實有時雖然令人沮喪，但是，儒家期盼在位者施行仁政和人民躬行道德規範，俾能早日體現「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社會的政治理念，仍然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影響極爲深遠的主流，象徵著先哲們追求圓滿的渴望和止於至善的期許。

再往沙港村，木麻黃的清涼覆蓋在一條沒有紅綠燈的筆直村道，兩旁原野上放牧著三五成群的耕牛；農民則忙於採收花生和汲水於田邊古井，道旁還可以見到村民爲求避邪而用泥磚砌立的雷令八卦止煞碑，偶有蒙面的村婦乘著牛車攜童載料漫步而歸，車聲和牛步劃破了向晚的沉寂。乘著晚涼，我們漫步向沙港村的海邊。

夕陽下的海水，湧著淡淡的金波，岩礁海岸但沒有峭崖的海邊，在黃昏裡潮退。穿著迷彩短褲、臉綴土泥的漁檢站弟兄們，仍在忙著構築工事。三三兩兩的村民，身著長袖布衣、膠質手套、短統雨鞋，帶著竹簍、魚叉，談笑自若地走向海邊，看他（她）們在退潮時的岩礁上彎腰，賣力地叉射、撿拾，呈現了一幅以海爲田，深耕樂獲的景象。海，帶着繁殖萬物的意味，提供人類無窮盡的資源。海，永遠戴著神秘的面紗，即便是遠在希臘和羅馬的古老神話中，象徵「愛和美」的女神——維納斯，傳說中是來自海上的，在海神的幫助、風神的接引下，身乘貝殼而來……夜！來了。漁火海上明滅，對岸目斗嶼燈塔的光芒，也漸漸地清晰了起來……

漫步回營區，蛙鳴於路畔，兩隻象徵沙港村的白色海豚雕塑，在靜謐的夏夜裡，更顯動意，以欲飛躍騰空而去，遠處弟兄們操練刺槍術的漫天殺聲由遠而近，東方一痕新月，星兒掛上夜空，又是一個備戰的夏夜。

憶秀姑巒溪

■黃秀雲

旅行是一種心情的讀書，
可以在自己之外，
翻看整個世界的夢，

閱讀大地無邊的故事！春假，我們一行九十個大孩子們，懷着美麗又喜悅的心情，踏上秀姑巒溪的旅途。

之所以會報名參加泛舟活動，乃是早就對它懷有一股莫名的神往。且常聽去過的好友們說：「哇！秀姑巒溪的風景眞可媲美長江三峽，不過，最有趣、最刺激的還是泛舟。呀！總之，寒夜飲水，冷暖自知！你自個去親身體會最眞實了。」望着好友一副陶醉的模樣，彷彿飲了美酒而微醉。

此次同行者，有一半是游泳好手，這在心理上的安全顧慮，當然可以大大放鬆囉！

在瑞穗大橋畔，準備下水之前，救生員爲我們做詳細的解說和有關水上的安全事項。例如：碰到急流時，盡量把身體重心放低；掉到水裡千萬不要緊張，最重要是大家互相照顧、合作。在出發之前，救生員一再叮嚀務必把救生衣、安全帽穿載妥當。

天呀！如此貼近溪水且去征服河流，倒是我第一次的嘗試和經歷，好興奮哦！看看同行的男士們，個個都是游泳健將，早就蠢蠢欲動了。一路上，一直小心翼翼的唯恐發生意外，但很可惜，一點事故也沒有，更沒我想像中的危險和恐怖。倒是船上的怪頭和大毛，看到我第一次參加這項活動，心中不免詭計一生，前後兩人串通好，協力用繩子往船邊拉，使我掉到水中去。吃水，是必然的，我使盡全力才攀上船來後，我絕不饒他們，腳踢拳打才稍消心中受驚之氣。不過，事後想想泡在水裏的感覺也挺好玩的。後來，到比較淺的地方，我們乾脆全跳下水去打水仗了！

在下半段的旅程中，眞是刺激之至，我們三番兩次的碰到急流，那大水如排山倒海奔騰而過，有好幾次我們的船幾乎要翻了，更妙的是有時候被擱在大石頭上，一陣大水湧過來又把我們送下水來，眞是既刺激又驚險。

兩岸的自然景觀更是美不勝收，萬巒重山，一波又一波的綿延不絕。可惜，最令人遺憾的是在岸邊有許多無知的人們，拿着漁網和電器在捕捉魚兒，在唯一保有自然景物的東部，仍有人如此不珍惜唯一擁有的生態環境，眞是叫人心痛呀！是的，我認爲人應對生命時時存有憐惜之心，生喜愛之心，草木將因而欣欣向榮，蟲魚鳥獸亦不會對人類心存畏懼。所謂與草木通情愫，與蟲鳥共哀樂，自然鳥飛魚躍，各得其所。

從瑞穗大橋到長虹大橋，我們泛舟約四小時之久，在一片尖叫、驚呼中歡樂渡過，我深覺這是一段神奇之旅。

回到家裏，躺在床上，仍覺得我的身體彷彿還在船上搖搖晃晃、一上一下的浮浮沉沉。啊！這眞是既新鮮又刺激的河流之旅。

名勝拾翠

■秋樵

■日月潭

晨霧輕盈鋪裝
暮靄靈巧妝扮
明潭朝夕
展現不同綽約風姿
點點舟影
層層波光
縱情化外之境
文武廟參拜
德化社尋幽
玄奘寺懷古
慈恩塔憑弔
任思情攬入胸懷

■ 九族文化村

世外桃源
凝聚九族堅實情感
從人體造型
懷想先民的雄姿
從衣著裝飾
遙憶先民的風采
從住屋傢具
遐思先民的生活
從狩獵武器
沉緬先民的勇猛
九族呵
期待嶄新又輝煌的歲月

■ 雲潭瀑布

從峯而降的白練
分割苔綠的山壁
洶湧氣勢
宛如
演奏激揚樂曲
屹立的危石
聆聽亙古滄桑
奔流的水花
傳遞歲月痕跡

■ 燕子崖

漂泊的飛燕
棲息山壁巢穴
滿山的蒼翠
縱情穿梭
曾幾何時
燕去崖空
徒留層層石窩
空對晨曦夕照

■ 情人橋

晃盪的橋板
烙印情人腳痕
參差的竹林
留錄情人笑語
曾經攜手走過的情侶
已然踏上紅毯
期待白首偕老的時刻

●前後分別參加了教師聯誼活動暨新詩之旅，心有所感，以詩記之。

藤枝小遊

■侯清欽

藤枝森林遊樂區，素有「小溪頭」之稱，因此，在未出發前，就覺得既是小溪頭，該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山川明媚、花鳥宜人才對，也該和月世界童山濯濯，大相逕庭。誰曉得車過六龜孤兒院後，即上山路，沿途都是黃沙滾滾，灌得滿車廂、滿鼻孔、滿心肺都是泥沙，尤其是午後，更使人難受。這時，有人開始抱怨了，我也不例外，餘興節目、談天等，立即停止，我呆呆地往外看，忽見懸崖巖峰處，偶有一棵孤獨的大樹，凌空而立，因為孤獨，所以能恣意地伸展枝葉，長得像一把又大又粗又圓的傘，在這黃沙滾滾的地方，有廣受日照的大樹，濁世上何嘗沒有呢？在心靈深處，我不再抱怨了。

下午四點半到達目的地，一邊是森林，一邊是山谷，日落後的山嵐，已開始昇騰，不一會兒便滾滿了整個山谷，眞有暮靄沉沉比天濶的感覺，它遮蓋了整個的天空。

晚上點個小燈，散步於林間小道，此時雖不見燈火，靜寂中並不可怕，抬頭看天空，有如墾丁公園的一線天，卻比它美極了，這一線

天上的星星，比城市的星星明亮多了。出口處雖有點冷酸射眸子的感覺，但清風玉露，鼻子一相逢，即勝過都市污濁的空氣數倍，這時已全然忘記旅途的辛苦。

人生的旅途何嘗不是這樣？如果，艱辛的旅途你畏懼、退却，則無法品嘗成功的甜果，也沒機會欣賞路旁爲您綻放的花朵。當您有成就的時候，對於艱辛的過程也就不太計較了。它是絢爛的回憶！朋友，你說不是嗎？

澎湖遊記

■姜鴻廷

風急潮高船傾斜，激起浪花往上沖，
凛冽寒風刺容顏，碧波洶湧翻滾猛；
悶坐船艙昏沉沉，凝視汪洋心悸動，
水性發怒人艇驚，浮舟載船行萬程！

四月三日九時，由松山機場登機飛往澎湖。在機上往下俯瞰，市區內那一棟棟的高樓巨廈，猶如一堆堆的積木，白雲在機下奔騰著，吻著飛機翼飄飄飛過。不多時，天空白茫茫一片，雲和海視線模糊，霧氣濛濛，也看不清地平線了。形形色色的空中景像，美得像一幅彩色圖畫。不久，便到了馬公。

下午，搭乘小汽艇去吉貝海上樂園，看那海水激起層層白浪，後浪推送著前浪，前浪猛衝直撞爬上沙岸，挾帶些亮麗晶瑩的小貝殼。觀海賞景的遊人，脫掉鞋襪，捲起褲管踏沙戲水，低頭尋覓選撿心愛的小貝殼。有的人僱乘四輪遊艇車，穿上黃色安全衣，噗噗的飛馳在近岸海面上，看樣子夠刺激威風的，有的乘著租來的機車，在沙灘上奔馳，噴起二縷沙塵，如水車沿路灑水。此處海岸的沙粒，與別處不同，黃澄澄的色澤，像粟米般，小鳥看了眞會搶著吃呢？赤脚踏沙，漫步沙灘上，心情十分喜悅。浪花撲來，褲管濕透，炎陽斜照臉龐曬

紅，玩沙戲水的情景，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四月四日早上，乘車經過跨海大橋，同伴們在橋頭下車，攝取大橋矗立在海上的鏡頭。

在林投公園漫步一圈，站在海岸高處，眺望大海，海鳥在天空飛翔，漁船在遠處浮動，島嶼突出海面孤立，烟霧裊裊環繞島上，背山面海的軍人公墓，忠魂英靈，遊人敬仰。胡將軍銅像，面帶嚴肅的笑容，他生前保衛台澎，功不可沒，吾人享受安定的生活，能不想到他保國衛民的事功？轉到西台古堡，此堡係清臣李鴻章海防要塞。古堡臨海岸建築，有三條巷道可以通行進出，能容數千人駐紮。返回第三漁港，改乘汽艇去望安，原計畫要去七美島的，因爲船長說海上七級大風太危險了，只得改航近半航程的望安島。船行太久，風力略強，雖是順風行駛，顛簸得使人嘔吐。行駛了近兩時，才到達望安港。飯後，又僱了小型客車，環繞望安小島觀光，不枉來此一趟。

半途下車，行至桂花巷觀賞，兩側都是百年老式低矮紅瓦小屋，有的椽斷瓦落，有的墻倒垣塌，全巷約三十餘戶，只有三、五戶人家居住。離開蕭條沒落的桂花巷，再登上天台山，此處是澎湖最高的山，冷風凛冽，颼颼的吹著，颳得人搖晃站立不穩，在山頂上西望大海，霧氣濛濛中，看不清大海的眞面目。

四月五日清明節，寄旅馬公，不能到祖先墓塋祭掃，心感愧疚。早餐後，導遊帶路，參觀四眼古井，此井有四口方形，年代相當久遠，立有石碑，說明古井歷史概況，井水清澈可飲，目前居民都有自來水用，不需要井水，除非停水，很少人到井內取水。來到著名的天后宮，祀奉着媽祖，香火鼎盛。又去西瀛觀音亭，該亭背街臨海，景觀優美。再轉至順承門，城墻宛如萬里長城，相隔一段距離有一砲台口，係防敵之用。預定觀光的日程全都完成，便到街上購些土產，以便帶回贈送親友。

歸鄉

■張雅惠

那天，是期末考的最後一堂，本該堅持到最後一刻的，但我沒有；早已無心戀棧，匆匆的打點了行囊，再整束好一顆徬徨的心，以一種極似朝聖般莊嚴的穆然，一副認真又期盼得唬人的表情，直奔火車站——一個遠赴他鄉的學子要回家了。

在月台上，手中拿著那張印著「台中——高雄」的車票，驀地擁有一份紮實的安全，彷若一艘颱風夜泊在避靜港彎的船；家，此時我才眞正了解家的定義！原本，我以爲自己是個獨立而又堅強的女孩，然而，原來我不是，柔弱與嚴重的倚賴依舊被裹在獨立與堅強之內。

車來了，小心翼翼地搬上重得可以的行李，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置，便逕自遺世獨立了起來，什麼也不做，一任思絮恣意地亂飄，想著睽違已久的西子灣海濤、想著壽山頂上的夜景、想著繁華得有點迷亂却又是我所鍾愛的高雄市區、想著父母的慈顏、想著兩個頑皮得使我無法招架的弟弟；念著那好久未乘的市公車、念著那台中沒有的德州小騎士炸雞以及母親的拿手菜——三杯雞、清蒸黃魚、苦瓜鱸魚……越想心情越快活，因爲，我離這些越來越近了，有一種夢想成眞、一償宿願的雀躍；人的心在快活的時候，周遭景物都會沒來由地變得可愛起

來，就連天上的雲，都會長得像冰淇淋呢！只是，歸途的平蕪青天雖美，映在我眼簾裡，轉瞬間便產生物理加化學變化，告訴我的大腦：高雄、高雄，我的家！

生命中有很多珍貴的東西，往往在擁有的時候，不曉得去珍惜、去把握，只有在失去時，方知其唯美！一個異鄉遊子的心何異於此，我幾時曾在幸福中知足，幾時去掌握掬手可得的人間至情，我何嘗不是將之浪擲於無盡的埋怨之中；而今，負笈他鄉之後，才深刻地感受到那血濃於水以及殷殷切盼的渴望；人彷彿都需要流浪過、飄泊過，才能眞眞愛上那看似枯躁的安定哩！

火車依舊一站一站地開著，慢得很，我的心早已駛進了終站——高雄，我開始煩躁了起來，抱怨著車速的緩慢，不似思潮那樣心之所向、意之所歸；「台中——高雄」這烙在台中與高雄間的橫槓，突然變得好長、好遠，想家的苦，著實一秒也擱不得！有很多人生的道理，是須要用一生的歷練去體驗、領悟的，這一次，我又知道什麼叫做「歸心似箭」了。

列車駛進了大高雄地區，在我眸子凝望的四周，盡是熟悉——長年輕工業汚染而成的灰色天空、架在鐵道旁後勁居民抗議五輕設廠的標語，以及曾經轟動報界而今依然兀自「一淌黑水」的愛河，和那炙熱地似要吃人的豔陽；這歷歷在目的，是陪著我成長的家鄉，這些是我曾經數落過的種種，竟會變成我的摯愛、日夜思念的對象哩！車上服務小姐透過近代文明的產物——麥克風，傳來尖銳又平得有如洗衣板的音調：「高雄，高雄站到，要到屏東的旅客，請下車至第四月台搭車。」心情不知怎麼搞的，竟隨著「高雄」兩字，一逕的緊繃、張惶了起來，難道這就是所謂的「近鄉情怯」嗎？

懷著忐忑的心步出了車站，投入高雄的懷抱，撥了個電話告訴媽媽：「我到站了。」便逕自往市公車處去搭二六號公車；提著笨重的行李，本可嬌嗔的叫爸來接我的，不過，讓自已多看看這熟悉又有些許陌生的城市也是好的呀！車來了，星期六坐車的人潮早在十二點結束，車上不過是零星幾人散坐著，我挑了最喜歡的位置——最後一排，將車窗開得老大，叫高雄這帶點鹹味的海風，任意掠奪，讓蟄伏已久的髮絲舞得逍遙，我則漫無目的的俯瞰寬敞的市街。喔！對了，這般潤的街道，是其他城市的人無福享受的，而我們，佔盡了福份。寬廣的街道才能醞釀廣袤的襟懷——像海一樣。

又該下車了，我又收拾了放逐的心，將它伏貼在左胸，我知道，家在那兒等著我，此刻的我，要很厚顏的、理所當然的，去掠取那無盡寶藏——父母的呵護，像一隻貪婪的豹；我也知道，我根本不必去設計巧奪天工的陷阱，因爲那份溫馨與親情，總是束手就擒的。今天的我，要作個予取予求的人。

歲月的流轉，使人常言錯過的永遠最美，乃是我們都忽略了那垂手可得的幸福，而去追求覓尋遙不可及的未知。走過了這一段，我變了，變得更懂得知福惜福，尤其是更愛伴我成長、護我育我的家，這是人世的另一種愛情！

基隆河

●林耀潾

基隆河是一首苦苦的悲歌
多少倚閭等待的老父老母
多少閨夢寂寂的賢妻賢婦
多少敖敖待哺的稚兒稚女
眼巴巴地望著擱淺在礦坑口的棄舟
淚潸潸地流著死別的洪流
啊！試探的赤足不慎便印證
生命生活只等於撈不回的破釜

基隆河是一首滄桑的長歌
華路藍褸以啓山林的先民
從三貂嶺一路開墾到月眉嶺
從汐止鎭沿途拓荒到大稻埕
西班牙的運兵船走過
紅毛番的運兵船走過
國姓爺的運兵船走過
滿清的運兵船走過
阿本仔的運兵船走過

靜靜的平日
基隆河是瘦瘦緩緩的河
暴雨以後，如
熊熊的奔火
黑黑的河搖身一變
化作一頭崩崖裂岸的黃色猛獸
啊！流水流走流木
流木流走一切歡樂與悲苦
流木流走千古悠悠
流木流走歷史情仇

喜雨絮

●陳麗玲

圖：簡大維



■之一　下雨了

下雨了，我又替自己找到不回家的理由了。

一個人在外面飄飄蕩蕩的，晴天、雨天都沒什麼不同，晴天反而叫人更有逃避的感覺，雨天則是上天所賜的恩寵，每個人都一樣——一樣的孤單。

下雨了，雨阻擋了我們的路，我們看不清家在那個方向，我們無法出發。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樣？偶而喜歡迷失。把家暫時忘記，一個人沒有傘的躲

在雨之外的寂靜中，感覺沒有任何的依靠。

雨，下著……

家並沒有消失。雨停之後，你就可以看到它了。

■之二　無常

我在雨大的時候上山。不是怕熱，是怕過路人的眼光。雨絲可以清潔人們的敵意。

最近的天氣很不穩定，總在夜裏下雨，而白天又是陽光燦爛地讓人懷疑，前一夜的雨是一場睡夢？很不能習慣大自然這樣捉弄人的方式，當我在前一夜聽著雨聲安心睡著後，一大早便又換成陽光強烈的問候方式。

是不是在人生當中，也可能會是如此地反覆無常？不到那一時刻，永遠也無法知道這世界會交待給我什麼樣的任務？而上一刻的安適甜美，也不一定是往後的生命型態的完全保證？

難道是我杞人憂天？還是對於未來的可能預言？

今天的白天並不晴朗，看來雨快下了。

■之三　你來

三月，你來，是輕輕的腳步，在我的窗口徘徊；四月，你來，熱情初綻而還

略帶羞澀。你不敢在人們的眼中出現，只好等著到夜裏盡情地唱你爲大地所寫的歌。

人們在屋裏聽到你的聲音，你孩子似地唱著，星星和月亮也躲了起來，我們全都靜靜的。

大地需要你的清亮嗓音，我們知道，明天一醒過來，你早就走得遠遠的，把大地弄得一片潔淨。

你是乖乖的四月的雨。

■之四　離開

（雨聲）你並沒有眞正地遠離我。

你只不過是暫時躲起來，讓我試著去看看沒有你的世界。

沒有你的世界，人們是晴朗的，我却是陰暗的。我懷疑他們把你監禁起來，剝奪你我相戀的權利。

「傻孩子。」你說。

我以爲是他們把你放了出來，你却說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而我却在你的不定中無限恐懼。

你不會再離開我了吧？爲什麼我又看到了人們的笑？

（雨聲漸小）

雨絲

●紅楓

好久不曾停止了，到處留下它掃過的痕跡，亦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這雨絲。

曾幾何時，我竟也變成了雨中的常客。以前，常看一對對青年男女，在雨中行走，總竊笑的說他們是「傻子」。想不到此刻的雨中，竟只剩我這呆子在漫步。因爲，他們都知道，台北的酸雨可會叫人禿頭的，只是我不在乎，更不願讓這上天所賜的甘露隨意流失。

喜歡讓雨淋在身上的那種感覺，不是尋找那份詩意，是想把一身的塵垢滌清，讓清涼的雨絲從項頸之間，滑入最靠近心房的隱密處，享受那份沁心的感受和些許顫抖的舒暢。就像植物園裏那一株株的午荷沐浴在大自然裏。

抬頭瞥一眼街頭，一個個匆忙的身影似乎急於尋求甚麼？問誰也沒有答案。偶爾傳來含有問號的眼光，他們也許會認爲又是一個情場失意的小伙子，在祈求上天的憐憫；也許是一個商場失意的小伙計，在埋怨老天的不公平；也許是一個詩人，在尋找一份靈感；也許是一個……也許……也許……有多少個也許，有誰在意呢？驀然一瞥，想不到竟有一個傻子同我一般愛淋雨，於是便過去與他打個交道吧！

「喂，朋友！你也喜歡淋雨嗎？」

「見鬼！咱是忘了帶傘，既然淋濕了，又何必忙著趕路呢？如果趕出了車禍，豈不更倒楣。」是啊！既然已經形成了，又何不用另一種角度來看它呢？太過強求也許更累人。

嘩啦啦……嘩啦啦……不知是誰說的：

「下雨天眞好。」

那還得看你如何來品味吔，還有，就是得不怕禿頭啊！

雨思

●李智

想你，不一定要在夜裡，更不必在夢裡。走在街頭，偶然擦身而過的陌生臉孔，便常隱藏著你的種種影子。也許吧，人間久別不成哀，剛離別時的悵惘情緒，早已溶入了生活之中。一切爭執也已隨時間的淡化，逐漸在心中形成一道淒美的痕跡。唉！原來爭執也可算是一種溝通。畢竟，在爭執之中還有著你的存在啊！

如果，思念也是一種病的話，那我這病已經得了好久了。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就有的。或許吧，我的抵抗力比較弱的緣故。在忙碌的生活之中，察覺不到

病情有多嚴重，而當一切停止下來時，才驚覺這病早已經和血液相結合，想根除是無處投藥了。

今夜，雨點掛在枝頭，宛如千軍萬馬般踏亂了我的思緒，曾幾何時，這樣的雨夜，還會爲我洗滌過心靈。而今？樹梢百重泉所濺起的萬般塵埃，正悄悄的一一跳上心頭。遺忘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也許，我是既愚且弱的人吧。

太過於沉緬過去的回憶，會使我們容不下未來。而人間一切美麗的事，隨緣而起，緣盡了，該得全放下來。那年你講述著〈潘朵拉的盒子〉，要我多往前看，對未來多抱點希望。曉得嗎？長久以來最大的希望，也不過是能再見見你，再聽聽你的聲音而已。唉！時隔境遷，如今的你擁有自己的一個世界，我怎可因一己的私念，再使你爲難？這希望也只不過是個希望而已。

外頭雨小了，疏落的雨聲也變成了低泣，你是否還喜歡在這樣的雨夜裡沉思？眞想這是最後一次的想你。也許吧，在這雨停之後。



禽心三則

琤筑

■都市鳥

每天一大清早，總會被一陣吱喳聲吵醒，那是一群麻雀，也是惟一能在都市中生活得不錯的鳥類，牠們總像幼稚園裡，不聽管教的小朋友，推擠尖聲着的叫嚷，硬要在你睡得模糊迷濛的腦子裡，扎出一個洞似的，直到你不得不投降的張開了雙眼，看看鐘，又捨不得的倒回床上去。

家裡為了減少日曬，在每個窗口上都裝釘了遮陽板，這些遮陽板就成了麻雀們嬉戲的地盤，牠們在上面跳躍、啁啾，下雨天則在支撐的架子上躲雨，彷彿這些簡單的波浪板，就可以取代他們失去已久的森林遊樂場；電線和電桿却是牠們駐足沉思的好地方，總是一排排整齊的站在線上，像接受典閱的士兵，走了一批，又來一批。

覓食是牠們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危險性極高的事，牠們必須眼明手翅的在人、車還沒來到之前的片刻，俯衝下去、暫停、又飛起來；牠們可沒有倫敦、巴黎或其他地方的鴿子那麼幸運，也沒有那跟隨著船隻飛翔的海鷗自由，就像都市中其他的市井小民一樣，必須辛苦地，或者說更艱苦地，才能求得溫飽；偶

而，幸運地，牠們可以發現一片幾近完整的麵包，或是一棵結實的果樹盆栽，但大多數的時間，都必需在抓抓扒扒間，找些能吃的東西，而甘之如飴的麻雀們，却不放棄在這個幾乎已沒有其他鳥類的都市中生存下去。

或許，我必須感謝仍然有這群麻雀的聒噪，因為，當電線都埋入地下，人類塞滿整個城市，遮陽板必須拆除以留出防火巷之時，就不知道還能剩下幾隻麻雀來擾我清夢了？

■想高飛的雞

每次從市場經過，總替哪些被拔光了毛、擺在攤位上的雞感到可憐，不是基於什麼菩薩心腸，而是感嘆牠們生前可能只看過籠子般大的地方，整天吃，吃肥而被屠宰為唯一目標；比相起來，在我童年時期，家裏所養的那隻母雞，可就不同得多了。

小時候住在鄉下，送隻雞算是很不錯的禮物了，家裡那隻母雞就是親戚饋贈準備殺了吃，不知怎麼却養了起來的。也許，牠也意識到自己與其他的雞命運不同，便開始不可一世，傲慢地瞪著比牠大不了多少的我和弟弟，甚至家中的狗，也都識趣的和牠井水不犯河水的畫清界線。當時家裡的院子，種了好多果樹，還有兩個漂亮的水池，因此，吸引了各種鳥類，而家中惟一飼養的母雞，也在耳濡目染之下，學會了飛翔，也許，說飛跳比較適合，因為，牠總是拍著那自祖先時即已逐漸退化的翅膀，可笑的飛著，從這棵樹飛到那棵樹，甚至飛到牆頭上，拍翅的樣子，在氣壞隔壁雞籠裡的雞之後，再以鳥中之主的姿態，笨拙的飛回家中。

一懂得飛跳後，牠就開始幻想飛得更高，開始屈著腿、抓緊爪子在樹上睡覺，不管天氣多冷，也堅決的蹲伏在樹上，而不願下樹來睡在自己扒成的土洞裡，可惜，這種堅決，老在

下蛋時被意外的破壞，因爲，牠不會在樹上築巢，蛋總是在生出後，「叭噠——」一聲的跌爛在地上，被螞蟻分享。

母雞始終沒有學會高飛，在家人捨不得殺它的情形下，母雞堅持高傲的看著世界，盯著長期飛翔的鳥，感嘆自己只是一隻雞，直到終老而死。我常在想：如果牠沒有來到我家，會想飛高嗎？答案可能是肯定的，畢竟牠是那麼一隻堅持己見的雞。

■盡責的鵝

其實，用盡責來形容我家所飼養過的那隻鵝，似乎有點可笑，但是，用聰明、伶俐形容牠，就更爲誇張了，所以，我只好用一個不太適當的形容詞形容那隻鵝。

牠有名字就是「鵝」，只要我們叫聲「鵝」，牠就會嘎嘎地叫著、拍著翅膀，興奮地跑來，鵝之所以來到我家，也是基於一個奇怪的原因，當時家裡的後院，常常有蛇鑽進來吃池塘邊的蛤蟆，又粗又大的草蛇還眞令人害怕，聽鄰居說，蛇最怕鵝糞和鵝的味道，所以，牠就來到我家，擔任守衛後院的任務。鵝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職責，總是晃過來、走過去，搖擺牠那天生肥碩的尾巴，如同一個趾高氣昂的守衛。除了防止蛇溜進來之外，牠還常常用那奇怪的嘴，刨刨地上的雜草，做些園丁的工作；當然，工作不忘娛樂，只要家中有人拿着食物，高聲喊叫「鵝」時，牠必然雀躍萬分，像卡通片中的可笑人物，伸長脖子直衝過來，然後，失去平衡滑壘般的來到你面前。

除了吃以外，牠最大的娛樂就是嬉水，平常，牠有一個餅干盒，裝滿了水，牠總是委屈的看著滿池塘的水，然後，失望地踱到餅干盒前，洗洗羽毛，涼快涼快；有時，下午天氣太熱，實在受不了誘惑，就會往池塘裏跳，在裡面高興的游來游去，享受清涼的愉快。可是，

當鵝覺得玩夠了，想要從池塘裏往岸上爬時，才會發現池塘是用來養魚、種荷的，自然沒有斜坡可供她慢慢走上來，而這麼高的池岸，又是牠肥碩的身軀所飛不上來的，著急之餘，只好拉長脖子尖叫起來，一聲高過一聲，比拉警報還刺耳，因爲沒人想去幫牠，沒想到越叫越大聲，直到家人投降，把木板放到池中，讓牠有地方攀附上來，在我們不耐煩的叫罵中，睜著一對無辜的眼睛，垂頭喪氣走回自己的窩，沒好一會，又興緻勃勃的巡邏四周，去盡牠的責任。

有一年夏天特別熱，鵝也養成了習慣，如果沒人在家，牠絕不會表演那招「跳水涼快，上岸救命」的把戲，就在牠拼命巡邏時，却不幸中暑了，在我們發現牠不對勁時，牠只能趴伏在地上，聊表心意的回應，而不再雀躍的奔向我們，當時獸醫不發達，更別說替鵝看病了，媽媽也只好用些土方法來診治，但仍回天乏術，使我和弟弟難過了好久好久。

想起鵝的滑稽模樣，直到今天仍會使我們大笑，牠其實不能算是寵物，牠以自己的工作換取報酬，雖然，報酬很少，又沒有額多的津貼、福利，但牠仍興高彩烈的做著份內事，彷彿這些工作能使牠有成就感、參與感，我似乎仍看見牠沾沾自喜的神氣模樣呢！

雌雄莫辨

——人妖在泰國

■傅淑美

泰國的人妖聞名遐邇，其中尤以泰國南部的渡假聖地——芭達雅的人妖秀最著名，既已到了泰國，我當然不會錯過這奇觀。

因爲座位訂得早，居然分到第一排的座位，一行娘子軍誠惶誠恐，不知台上的人妖會不會有過火的表演，甚至熱情忘形地衝下台來，怕不驚得花容失色。當地的華僑導遊却要我們安心，因爲「她們」只對男人有興趣。

後來事實證明，也的確如此。

在雷霆萬鈞的樂聲和流轉的燈光下，一群以假亂眞的美女出場了，是一場熱舞，他們穿得很少，却已的確不見絲毫男子特徵，觀衆嘖嘖稱奇，頗有「驚豔」之感。難怪導遊說人妖的姿色是要叫我們自歎弗如的。尤其是所謂的「鄧麗君」一出場，更是全場的焦點，只見閃光燈此起彼落地閃爍著，他則是溫柔細膩的「唱」出中國女性特有的婉約細緻。

論外表，他和鄧麗君其實沒有多少相似，只是他選了她的歌來摹仿表演而聲名大噪，歌自然

是唱出來的，却是對嘴對得天衣無縫，連「謝謝」兩字都像吐自他口中，輕柔、曼妙，令人迷醉，鄧麗君的歌風靡全世界的中國人，自有其風韻，而眼前的「她」，身材高大，却不失嬌柔，然而，一再地將頭髮甩下再輕柔地撥上，便有失作態了。原來男人扮女人，勢必比女人更賣力，也因此女性化得更徹底了，尤其體內有不平衡的女性荷爾蒙作祟，更是身不由己了吧！

爲了迎合世界各國的觀光客，歌舞表演因此融合了東西方完全不同風格的樂舞，飾阿里郎的女子適度地表現出韓國女人剛柔並濟的特質；一身雪白、頭上四射著光芒的自由女神，純潔、高貴、甜美得叫人心中一片清明；跳泰國傳統樂舞的「女子」，更是舞姿婆娑；令人發噱的是一位「人老珠黃」的瑪麗蓮夢露，以丑角的姿態貫串全場，這人心思靈活，才華洋溢，所有的舞蹈、佈局，都由他一手導演，年輕時，據說也是豔光四射的台柱，有如今日的「鄧麗君」，可惜年華老去，風韻不存，即使是假女人，也難逃歲月的摧殘。唯一的啞劇是中國的〈清宮殘夢〉，英挺憂鬱的光緒帝、楚楚可憐的珍妃、凶狠暴戾的西太后……本是令人腸斷低迴的宮闈悲劇，却演得逗趣而滑稽。

場景的銜接又快又密，乾淨俐落，不免叫人佩服如何能在短短的幕啓閉落間，轉換如此華麗的背景和服飾。其中有一表演特別值得一提：

整個黑幕拉到中間，女聲中，出現一個半邊美女，唱完數句後隱去，又出來一個俊男，低沉渾厚的嗓音，如此交換數回，才漸漸地將幕拉開，觀衆赫然驚覺原來這一男一女的情歌對唱表演竟出自同一人，表演者左臉化女粧，作女人的打扮，右邊則是男人的裝束，西裝、長褲，連頭髮也一分爲二，這使我想起多年前看的一部港片——〈倚天屠龍記〉第三集，劇中那位將九陰神功

和九陽神功練到最高境界的人便是這般模樣，半男半女，集陰陽於一身，這在人妖的表演上似乎別具意義，它也許是要告訴觀衆，台上嬌豔的女子，其實只是脂粉、服飾、燈光的效果，而我懷疑只是這麼單純麼？

另一個類似的表演，則是一豔麗的女子先以女裝（妝）出場，然後，在歌聲中換衣、卸裝、褪去假髮，儼然又是一英俊瀟灑的男子了。這一表演甚具說服力，然而，我因坐前排，看得清楚，這位表演者，其實非人妖，他根本就是伴舞的男士，由於伴舞的男士個個生得俊美，不免帶些脂粉氣，雌雄莫辨，是可以想見的，然而，比較起來，這些男子算是幸運的，仍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將來可以結婚生子，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只是處在這樣一個陰錯陽差的圈子，日久是否也鬧同性戀呢？

人妖的起源，也是泰國人一段不足爲外人道的辛酸史：

二次大戰期間，駐紮泰國的美軍源源開到，當地貧窮女子爲求生活的改善，不少淪爲娼妓，却仍不敷，部分男子於是開始男扮女裝，也執壺賣笑起來（泰人不論男女，多半性情溫和，極具男子氣概的似乎不多），却意外地發現頗受喜愛新鮮的美國大兵歡迎，流風所及，便成了一種新興行業，到後來，甚至是有計劃地「培養」——十來歲的男孩子，開始注射女性荷爾蒙……

美軍撤出後，人妖的出路轉向歌舞表演，招徠觀光客，賺取外滙，有的也仍接客陪宿……

晚景堪憐，是人妖的另一不人道處。他們的壽命通常不超過五十歲，生理的因素是荷爾蒙的注射停止後快速地衰老，心理的因素則是強烈的自卑感作祟，使得他們難得善終。不像一般妓女，人妖幾乎沒有「從良」的機會；娶妻生子也難，唯一的保障是金錢，因此，下台後與觀衆拍照

拿小費（一次泰幣十元，約合台幣十二元），成了他們熱衷的另一財源。我們一群團友皆興致勃勃地找這些「美女」合照，陳也看中了一位，認爲她甜美而溫柔，不料，合照甫畢，「美女」即用粗啞的嗓音要錢：「十銖。」（銖：音似台語之「潑」）。

陳因此大失所望，向我埋怨著：

「氣質怎麼那麼差！」

我也有同感，照相前的殷勤溫婉與照相後的窮凶惡極眞是判若兩人，然而，想到他們悲苦淒涼的身世，我又怎忍苛責他們的唯利是視呢！

我呆站在那兒，頻頻婉拒向我招手的「女人」，「她們」近似諂媚的可掬笑容，令人心痛而惶惑，而如此「拉客」，也與煙花女子無二，美麗、出色的，觀衆自動上門，而不太純粹，仍留有若干男人體貌的則乏人問津，我注意到兩個黝黑，粗醜的人妖，站了許久，笑得嘴都僵了也依然門可羅雀。

我不能免俗地也照了一張——却是找了一位年輕、英俊的帥哥，比起其他人，「帥哥」至少溫文多了，而我之未與人妖合照，多少也是怕自己「玉顏不及」吧！眞的，在一日的僕僕風塵之後，如何能與這些濃粧豔抹的「女子」頡頏呢？更何況這些「賽女人」的「假女人」也眞的是豔光照人哪！

隔天晚上，我和陳在酒店附近的小吃攤吃宵夜，在等麵的時候，我一眼就看出由遠而近的麗人是人妖，陳還半信半疑，直到「她」開口講話，陳才佩服我的眼力，問我由何得知，其實，我也只是憑直覺，並不爲其身材高大或喉結……也許，我是從他的落寞神態而敏感到的，是所謂的

小說系列

「陰陽怪氣」吧！下了台的人妖，據說仍喜作女人的打扮，尤其他們比女人更妖冶，也更挑逗，這也是一種補償心理嗎？

這使我想起中國文化的陰暗面——太監，所不同的，太監是不男不女，人妖却是亦男亦女；而太監，活在深宮裏，不見天日，或弄權、或結黨，而人妖呢？拋頭露面，搔首弄姿地出賣色相，他們無權可弄，無黨可結，却同樣沒有可展望的未來……

芭達雅的人妖讓我大開眼界，但我寧願世間沒有這樣的奇觀！眞的，寧願沒有！

終站之前

‧鄒敦怜

「叭——」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三和只覺得自己的頭壓著方向盤，發出長長刺耳的喇叭聲。拚命努力，却轉動不了身體……

• •

洪三和，五十歲，台灣省雲林人，已婚。

三和有個純粹克難式的童年，那時候的台灣人，生活中都得含一分苦。三、四歲時，他騎著竹馬跑得比誰都快。七、八歲時，他被老牛馱著高高在上，一晃一晃的，體驗到臨風一望的快感。讀初中了，家裡買了輛舊脚踏車給他代步，他十分鍾愛生命中第一部車，保養不懈。等再長大點到了台北，滿街方便的公車和計程車，使他大開眼界。來接他的開麵包店的遠房表舅還沒出現，他已經下定決心。於是，原來打算學好手藝回鄉開餅舖的洪三和，就變成了××客運公司的司機。

坐上駕駛座的三和，很快就產生一種君臨天下、微服出行的昂然。不但車上的乘客是他的子民，沿途候車的旅客，更像頂禮膜拜後謙恭的準備接駕。他緩緩的靠站，優雅的打開車門，臣民們就迫不及待的一擁而上。那樣的熱情和忠誠，使他受寵若驚。極有威儀的他，不會露出驕矜，他和氣的安撫著：

「把票給我，剪好了到後面上車。」或是憐愛的提醒：

「請往裡面走，後門可以下車。」

「快到站了，要下車的請準備。」全然是長者之風。

車廂，不但是他的皇宮、他的城堡，也是他的身軀。活潑淘氣的小孩上來，他喜歡，這使他想起自己兩個女兒小時候的頑皮樣。聰明認眞的學生，在車身搖晃時仍抓緊書本，他感到高興，為了一個可以預見的光明未來而高興。有點邋遢的婦人提著菜籃上來，他在裡頭找尋妻子的模樣。她們一定也會燒許多恰合丈夫胃口的菜餚，一如她的妻子，用一雙巧手栓住他。衣著光鮮的上班族來了，他覺得眞該給予鼓勵。年輕人能忘掉虛榮、放棄享樂，顧全大局的不去招計程車，多難得呀！

為了這些可愛的人民，每天清早，他拿了鑰匙由車庫開出，都盡力使自己顯得從容、大方。為了給子民更好的印象。

•

洪三和開車開了近二十年，沒人會特意去問過他的姓名，然而，只要是那條線上的常客，都會記得，有一個差不多是什麼樣的司機，每天穿得十分整齊。剪票時會微笑著對你說聲「謝謝」，下車前會含笑的叮嚀「慢走」。

「對了、對了，我也遇過那樣的司機。」一夥人中，有個偶而才坐這路車的人嚷著。

「眞該選他當模範司機！」聊天的人都會下這個結論，並習慣以遺憾總結：「眞可惜，我們又不能確定他是誰。」

坐在前頭的洪三和，依然態度謙虛。他早當過五、六次模範司機了。連別的司機上他的車，也不免問他究竟用了什麼方法，使得車廂內如此一塵不染？

●

然而，開得最快樂的，該算最近這幾年了。公司和郊區一所私立大學簽了約，每天得派二十班次車往返。資歷優秀的三和，排名第一。

自從三和的「公車」變成「校車」之後，他發現乘客的分子固定多了。大學生個個謙恭有禮、活潑大方。他費盡心思的裝飾車廂，馬上就被注意到了，而且，往往引來一陣驚呼：

「哇！洪叔叔，你有這麼多明星照片！」

「你黏在車窗上的小動物好可愛……」

「你插的花好別緻……」

他們眞誠的讚美，使他心中竊喜。他認識了蘭蘭、阿秀、美芳、汝玲……又看著她們畢業，接著進來一群同樣眉清目秀的替代者。除了每年寒暑假，他不曾有眞正的落寞。難不成要咒這些孩子年年留校，畢不了業嗎？

從市區到校區，差不多得花四十分鐘。三和最疼惜夜間部的孩子，他們白天工作，晚上還要提起精神唸書。當學生們一個個坐上車，他習慣由後照鏡中找找，高高壯壯的丁祥，一定早就睡得歪倒了。往往是全車的人都閉目養神了，只留下他像掌舵的，有份稍一分神就出差錯的重任。他習慣先放十分鐘輕音樂，哄得孩子睡熟了，就關掉音樂。等距離學校約十分鐘，他再打開，放五分鐘的輕柔樂音。還醒不來的也別擔心受窘，放完這一段，他一定選些強烈而明快的節奏，提醒學生：

「到嘍！」

學生們常會提供各式錄音帶供他播放。他記得最頑皮的是個大女孩，拿了一捲驚愕交響曲給他，那一段驚天動地，還眞嚇醒不少孩子哩！

●

最近，他老覺得手抓不穩方向盤，頭昏、心跳加速也使他莫名其妙。妻子憂心的提醒他去看醫生，長久緊張專注的駕駛，也許已種下病因。他爽朗大笑，多癡多傻的老妻呵：

「我身材不胖也不瘦，體力又很好，連感冒都少有。那些糖尿病、心臟病、

高血壓等老人病，還輪不到我呢！」

妻子被他說得也展露歡顏。

那天，他坐在車上，等著開最後一班校車。初夏還不太熱，車內的空調却使他連打冷顫。下車買了罐熱咖啡喝下，又覺得身上某部分其寒無比，某部份又像狂跳的心一樣炙熱。他勉力把車開出，第一次覺得需要努力提神。下了高速公路，他鬆了一口氣。有學生要在區公所前下車，他把車靠邊。

「叭——」他只感覺到自己的頭笨拙地壓痛喇叭，怎麼一回事？這還不是終站啊！學生驚惶的叫喊，三和顧不得安慰，拼命努力，却歉然的轉動不了身體……

●●

（本社訊）××公車司機，在靠站時突然心臟衰竭死亡……

姊妹

文：楊月棠
圖：小魚

後來，坤宏又帶我去「頂好」買了幾件漂亮的衣服，希望我能忘掉佩玉的那些舊衣服，我竟然瀟灑地說：

「別提了。」

晚飯後我們才回家，順便買了佩玉最愛吃的元祖麻糬。

推開門，佩玉已坐在客廳了，坤宏有點驚訝的問：

「吃飯了沒？佩玉，這麼早回來，我以為妳要到八、九點才回來呢。」

佩玉看也不看他。我猜她是因為看到我和坤宏一起出去而不是滋味的。

坤宏把麻糬禮盒塞給我，意思要我和佩玉談和去。好吧！我把禮盒拿到佩玉面前。

「我們幫妳買了這個，妳最愛吃的。」

我小心翼翼，深怕她小姐脾氣一來，大手一揮，麻糬落地。還好她沒這麼做，竟然眼眶紅紅地瞪著我。

我從來沒見過佩玉這種委屈狀，只好用眼睛向坤宏求助。佩玉却突然苦著臉嚷著說：

「哥，你從來沒有帶我出去玩一整天過，這個走私貨才來不久，你就跟她那麼好。你就不怕陳茵華吃醋？」

陳茵華是誰？我莫名其妙，佩玉立刻站起來，昂起頭向我逼近。

「告訴妳，走私貨，陳茵華是我哥的女朋友，她的爸爸媽媽都是醫生，她是我哥哥的學妹，現在在念研究所。妳可不要跟我哥哥到處跑，讓陳茵華誤會就糟了。」

「佩玉，我不是跟妳說過，不准妳這樣叫雅馨嗎？」

「是說過沒錯。可是，我……哎呀！習慣了嘛！」

佩玉嘟起嘴跺著腳，我看出坤宏很生氣，但也拿她沒輒，只是抱歉地看著我。

我默默地退進房裡。我和坤宏有約定，為了這秘密約定，我也不生佩玉的氣了。難道我已習慣了受佩玉的傷害？正如同佩玉已習慣傷害我一樣。「哎呀！習慣了嘛！」說這句話時，佩玉是多麼輕鬆與無辜。坤宏曾說：「簡直成了一種習慣嘛！」又是多麼的無奈。再這樣下去，也許忍氣吞聲會變成我的習慣，正如同媽媽一樣。

也許，此刻我更在意的，是陳茵華。我一點也不懷疑坤宏有女朋友，只是很想見見她。

我還是維持平日的早出晚歸。佩玉也很少有機會和我發生不快。十月中，是生日那天，我去看了媽媽。媽媽是火葬的，骨灰放在一家寺廟的靈骨塔裡。沒有人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坤宏也是。那是一個很好的周末，看過媽媽後，我又回到老家去兜了一圈，在河溝的一端，對著汐止發了一回愣，然後，坐火車回台北。我在衡陽街的書店待了很久，直到覺得肚子餓了，才到「七七巧福」去吃了碗牛肉麵幫自己慶生。我很少吃牛肉，媽媽是不吃牛肉的，但她並不禁止我吃牛肉。

等我回曹家時，已快十點了，家裡空無一人，我不疑有它，但在進入房間時，發現房門敞開才感到不對勁，沒有被翻閱的痕跡，但房門為何大開呢？我懷疑是佩玉。我一向沒有鎖門的習慣，坤宏也沒給我鑰匙。我不認為我的房間裡有任何被窺視的價值，至於曹家，是有保全設備的。所以，我斷定是佩玉來過我房裡了。

我去敲佩玉的房門，沒人應，坤宏的房間也沒人。我打電話給阿滿，阿滿說不知道，因為下午她沒來。

我坐在客廳等坤宏回來。坤宏一向生活有紀律，除非出差，是不會在外過夜的。因為無聊，很少看電視節目的我，也打開了電視。

十一點多了，坤宏才氣急敗壞地回來。

「佩玉呢？沒跟你出去嗎？」

坤宏丟了一本日記在桌上，居然是我的日記。他不置一詞，神情嚴肅地坐到我對面。

我已經知道怎麼回事了，是佩玉偷看了我的日記。我把日記翻了一下，好像沒少一頁。

寫日記是我的習慣，是高一時養成的，那是我用稀少的零用錢在南港的一家小文具店買的。媽媽在時，我沒有天天寫日記，到曹家後卻一天也沒漏過。裡面寫滿了我對佩玉的仇恨，當然，也記下她的身世之謎。

奇怪的是，我一點也不怪佩玉偷看我的日記，反而有些竊喜。感謝佩玉的不道德行為，成就了我的不道德念頭。這樣一來，我在沒有對不起坤宏的情況下，竟懲罰了佩玉，真是求之不得。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感謝命運巧妙的安排。

坤宏一定很苦惱，佩玉呢？我不敢問，怕露出幸災樂禍的神色，惱了坤宏。但坤宏一定想知道我的感受吧！我不想偽裝出很驚異，甚至被冒犯的嘴臉。不屑。但我得表現出我的關心。

「難道佩玉偷看了我的日記？因爲我回來時發現我的房門是開着的。」

坤宏抹了一把臉，很沮喪地說：

「她現在什麼都知道了，下午她怒衝衝地拿着日記到辦公室來質問我，我哄不住她，一不留神她就溜了。我打電話到高雄那邊去，現在都十一點了，她人還沒到高雄，眞是急死人了。」

「你是怎麼哄她的？」

「她像發瘋了似的。老天，我最害怕的事居然發生了。」

「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坤宏根本聽不進我含有撇清意味的話。他只是窮急，因此也失去了判斷的能力。

「沒想到在我的生日竟發生了這種事，難道是老天爺送我的生日禮物嗎？」

「今天是妳生日？」他總算注意到我的話了。

我點頭。

坤宏急躁的表情漸漸緩和了些，語氣也沉穩多了。

「妳自己一個人過生日，今天下午，是嗎？」

「我和媽媽一起過的。我要把今天的事記在日記裡。眞是熱鬧的一天啊！」

我畢竟修養不夠，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

坤宏對我的話顯然很不高興，臉色立刻一沉。

「那我也不必祝妳生日快樂了，因爲你已經很快樂了。」他說着便往門口走。

「你去哪裡？」

「再出去找一找，我眞是不放心。」

結果，坤宏當晚沒有回來，一直到星期一晚上我才看見他。是從公司回來的。

我知道，他是因爲我的快樂而不諒解我。我也體會到，他不是我眞正的兄長，他用不同

的尺度來衡量我和佩玉，他自己也承認血緣是不算什麼的。我對他期望太大，現在終於嘗到了失望的苦楚。後悔自己沒有洩露那個秘密，那樣也許痛快些。道德和不道德僅在分毫之間，如果我沒辦法做到完全的道德，還不如孤注一擲，因爲，兩者的結果，都不能爲坤宏所諒解。

所以，當我再度面對坤宏時，我的態度是冷冰冰的。管他佩玉死活，管他曹家是否雞犬不寧。反正沒人在乎我的感覺，不是不把我當人看，就是要我當聖人。

也許，事情已有了很好的結局，坤宏悠閒地瞅著我，我却存心避開他。

「別走，我有話跟妳說。」

我站着，連反駁也沒不想，看他怎麼說。

「佩玉現在人在高雄。那天她一直待在高雄火車站，到了凌晨四、五點才打電話要她媽來接她。事情經過要比我想像的好，我繼母和我老爸一起哄佩玉。她倒很聽我繼母的話，又有點怕我爸，就這樣很快被馴服了。我趕去時，她攀住我哭了好久，她怕我輕視她。她暫時還不想回來，不過，我想她回來之後，一定會變得成熟多了，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她已經吃到了苦頭，因此會將心比心。」

告訴我這些做什麼？是在安慰我嗎？其實，我覺得事情不會兩樣，她不過才明白一些眞相，全家人就都怕她受傷，連邑邑也湊著在哄她。而我呢？這些話只是在提醒我，我是永遠的私生女，永遠不得翻身了。佩玉因她媽而貴，爸爸不得不疼她點。但對於我，我不相信他會有一點疼愛之心，只是受不了良心的驅使，盡一些道義責任，免得媽媽做鬼來找他。

眞是世態炎涼。坤宏跟他們也是一樣的。

我冷笑著進房去，靠著門流淚。因爲我已失去了最後的籌碼，這種落空的感覺使我寒意直冒。

我覺得自己無法再在曹家待下去了，彷彿是一個敗戰的士兵，陷身在俘虜營裡那樣的潦倒與無措。我終於下定決心——要去找一個人談判，他不是坤宏，而是我的親生父親——曹守恒。

隔早在飯桌上，我向坤宏要了曹家高雄的地址。我想自己寫封信給父親——我那未曾聽我說過半句話的父親。坤宏詫異地問我做什麼，我却不想和他多說。

「我有權利知道吧？」我說。

「妳大概對我有點誤會，是不是？」坤宏眞敏感。

「和你沒有關係。我想見……見我爸爸。」

「哦？妳以前怎麼未提過，現在居然會有這樣的念頭？當然，我是一定會安排的。不過，我想知道爲什麼？因爲我非常好奇。」

坤宏目光銳利地盯著我，彷彿要看穿我的心事。我懷疑他正在盤算我的用心。自從日記事件發生後，我們倆人彷彿站在敵對的立場，彼此互不信任。坤宏一向對我很關照，雖然那天他表現得急躁了些，但我仍希望這是我的錯覺。我雖然對他過度關心佩玉感到不滿，但私心裡仍希望他像往常一樣誠懇的對待我，不要對我有所猜測。

「你要聽實話？」

「爲什麼這樣問？」

「不爲什麼。因爲實話未必中聽，像我那天說了實話，你馬上便拉下臉來。不過，我還是說出來好了。我覺得我不適合再待在這裡，雖然，我曾答應幫你隱瞞佩玉的身世，但當我知道佩玉揭穿了她自己的身世時，我眞是喜出望外。我看見你那樣著急，內心很不是滋味。你一定很討厭我那副幸災樂禍的樣子。請讓我把話說完。我澈澈底底覺悟到我並不屬於這裡。這裡有佩玉，不管她來歷如何，她是在這裡

生根了，這麼些年來，你爲了怕傷害佩玉，就苦心竭慮地幫她隱瞞，而我這個半路闖進來的私生女，却以爲抓住了她的把柄，從此可以和她平起平坐，內心深處還巴不得把她推下大小姐的寶座。結果，事實證明，這樣的念頭也許可以使她受傷於一時，自己却傷得更重。你們太愛她了，把我留在這裡，只會帶來危機。我走，是自知之明，免得等佩玉回來，走得更不光彩。」

說完，我只見坤宏激動萬分。怔怔地望著我，說不出一句話來。

「所以，我打算去找爸爸。我是去跟他見最後一面的。我要向他爭取我該得到的補償，我是指經濟方面，以前的不算，從現在起到我大學畢業所需的花費，請他一併算給我，我和曹家的關係就算完全脫離，從此我不會再來煩他，也不會對他有任何怨尤。這就是我的用意。」

坤宏好像在做夢一樣，傻住了。

「現在，你可以把地址告訴我了吧！」

彷彿是被我敲醒了，坤宏回過神來，不看我，把才吃了一半的土司夾蛋，兩三下就解決掉了。他站起來走出去，在飯廳口猛地轉身說：

「如果這是妳的用意，那我絕不會告訴妳。我不准。還有，以後不要再有這種念頭，這種想法太可笑了。」

我被他「太可笑」三個字惹怒了，害我生了一整天的悶氣。坤宏這樣批評我，太輕率了。

坤宏不肯告訴我父親的地址，我的計畫便無法進行，連著幾天。我都沒有跟坤宏說話，而他總是形色匆匆，顯得很疲倦。我關在房裡溫書，按部就班地準備聯考。離開曹家的念頭漸漸冷却後，任由教科書盤踞我全部的心思。

十一月了。有天晚上，房門外響起了輕脆

的敲門聲。我以爲是坤宏，但不像。那聲音怯憐憐地帶著幾分遲疑，坤宏的敲門聲是很乾脆的。我起身去開門。

是佩玉。門外站著的佩玉，懶洋洋而無精打采。我很想把門再關上，但她那毫無鬪志的神情使我下不了決心。

「我可以進來嗎？」聲音還是那樣尖亮。

側身讓路，她反身關了門，我却懶得跟她說話。

「妳不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背對她，不置一詞。她走過來正視着我。

「妳還是像以前一樣，現在，妳更有理由驕傲了，是不是？」

我回視她，在她眼裡看到兩簇火花。

「妳笑吧！不要這樣瞪着我，妳笑我啊！」

我看到她上翹的下巴，決絕而挑釁。我眞不懂她來我房裡做啥？是示威的嗎？

「走私貨。」

我還是瞪著她，覺得她聲音有點異常。

「走私貨，妳爲什麼不回罵我呢？我就討厭妳那副自信滿滿的鎭定樣子。妳爲什麼可以這樣，爲什麼事到如今，妳還是這樣？」

佩玉哭了，摀著臉哭了。我不知所措。

我不明白她的心態，便不去理她。我想她一向有點歇斯底里的，尤其是在我面前。我又坐回書桌前。

還沒坐穩，佩玉便衝上來拉住我雙肩直搖。

「妳說話呀、妳說話呀！妳不要不理我，我就討厭妳這種人，陰險狡詐。妳要笑就大聲笑，要罵就狠狠的罵，不要專會在別人背後做壞事……」

「夠了。」這是我的聲音。我轉身站起來甩掉她的手：「求妳饒了我。」

佩玉看著我退縮了兩步。

「這正是我要說的哩！」她嬌嬌地說，像個小娃兒。我眞懷疑她是否比我大。

「那妳來我這裡做什麼？」

「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她吞吞吐吐，銳氣盡失。不過，我已大概可以確定，這次她對我沒有惡意。

「我聽哥說，妳要搬走。」

「那不正合妳的意？」

「我還不至於無恥到這樣。如果妳走了，那我呢？我是不是更該走？因爲我根本不姓曹。」

佩玉居然在我面前坦白至此，讓我很鎭驚。

「那是妳的事，和我無關。」

「無關嗎？妳怎麼能這樣昧著良心？我知道，妳巴不得走的是我，不是妳。只是妳趕不走我，只好自己一走了之，不是嗎？」

她步步逼近，眼光淩厲。難道坤宏都告訴她了。

「是又如何？我待在這裡本來就沒有意義，我早該走的。留下來只是自取其辱，我走，不正合妳意嗎？」

「不要！我不要妳走。」佩玉語氣專斷，倒出乎我意料。原來她不但歇斯底里，也反覆無常。

「事實眞相告訴我，我沒有必要繼續留在這裡忍受妳的辱罵。如果妳要找羞辱的對象，那絕不是我。」

「是的，那絕不是妳，妳可以反過來羞辱我呀！」

「我還不至於這麼沒教養。」

「曹雅馨，妳的嘴巴和心地一樣毒，妳知道嗎？妳在房間裡埋下了一顆地雷，讓我毫不戒心的踩了上去，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妳殺人不沾血，好高段呀！」

「妳不要血口噴人，妳怎麼可以隨便進別人的房間、看別人的日記？如果……」

「算我惡有惡報可以吧！哥說的，我會有報應。可是，我恨，我寧願妳當面揭穿我、嘲笑我，也不要妳委屈求全幫我掩飾，裝得像個聖人似的，其實，骨子裡卻不是，曹雅馨，妳虛偽透頂了，妳犯不著爲了討好我哥而做兩面人。」

佩玉說的是眞相，我反而顯得理虧了。

「我是討厭妳，妳明明自卑，却又裝得很高傲。明明鄙視我，却又裝做若無其事。我討厭妳，虛偽！」

這些指控，我都咬牙忍住了，眼淚也沒掉一滴。

「請妳出去！」

「我還不想走。」

「曹佩玉，妳這個走私貨……」

我被自己使用的字眼嚇住了，佩玉却哈哈大笑，縱聲狂笑，笑得眼淚不斷滲出眼角，笑得淒厲，笑得號淘大哭。她終於哭倒在我床上，我不明白爲什麼。她哭泣的樣子，顯得那麼傷心欲絕，我還不曾這樣哭過，媽死時，我也只是飲泣而已，我一向不習於袒露感情，也不喜歡鬧情緒。

我貼門而立，看到一個厭恨透頂的人，在我面前崩潰却一點也沒有勝利的感覺。我有點恐慌，希望她趕快恢復正常，我甚至想去叫坤宏，但我沒這麼做。這是我和佩玉兩人的事，不想把他扯進來。

我看到佩玉漸漸恢復平靜，呼吸和緩了許多，喘息聲消失了。她抬起頭來抹淚，像個故作堅強的小孩，那樣單純的動作使我微微心痛。我還是弄不懂她爲何來我房裡，只是來胡鬧而已嗎？

「妳還好吧？」

佩玉和顏悅色的看著我說：

「妳不要搬走好不好？隨妳愛怎麼叫我。」

怎麼會這樣？我是不是錯亂了，還是她錯亂？

佩玉站起來自顧自地說：

「從小我就任性慣了。沒有人治得了我，哥哥也是，他好疼好疼我。我一向把哥哥當成是我一個人的，哥哥樣樣好，我好崇拜他。我知道爸爸不喜歡我，但我不在乎，因爲哥哥代替了他。有一天，當我發現有別的女孩喜歡哥哥，哥哥也喜歡她時，我怕極了。我把她們都氣跑掉。我惟一氣不走的是陳茵華，她成熟自信，一點也不把我放在眼裡，而且，我發現這次哥哥是很認眞的愛上她了。我傷心了好久，後來我只好開始交男朋友，不要讓自己太依賴哥哥。我知道自己沒辦法永遠和哥哥在一起，總有一天我會失去他。但我仍然提心吊膽那天的來臨，我一直很沒安全感，妳知道嗎？後來妳來了，爲了妳，爸爸特地從高雄趕來，很愼重地和哥哥商量妳的事情，我却連吭都不敢吭一聲。那時候我就開始恨妳了，我就想爲什麼從小爸爸抱都不抱我一下，原來他在外面養著另外一個女兒，是妳搶走了爸爸對我的愛。妳住進來後，又分去了哥哥對我大部分的關注，所以，我恨妳，妳終於知道爲什麼了吧！不只因爲妳是私生女。」

佩玉淚眼婆娑委屈地看著我，我從來沒看過她露出的任何可憐相。此刻，她可是一分也沒掩飾。

「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妳。從我有記憶起，『爸爸』這兩個字一直不曾從我口中說出。我從小到大沒喊過任何人爸爸，更沒見過所謂的爸爸。直到媽死的那一天，不過，也只有那一天而已。妳因此而怨恨我，實在是沒道理。」

「我從妳日記裡知道了一切，這妳不用解

釋了。妳剛剛叫我走私貨，我很高興。這樣，至少我們扯平了。」

我們相對無語，彷彿從彼此眼底看到了共同的命運。

「我來不是要找妳麻煩的。哥哥要我認眞地把妳當妹妹看待，是爲了我自己好。是的，爲了我自己好，否則，被趕走的不是妳，會是我的。以前哥哥告誡我不要叫妳走私貨。天啊！原來哥哥早就知道一切了。幸好他是哥哥，如果他也像我嘲笑妳一樣的嘲笑我，那這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妳能想像嗎？曹雅馨，妳能想像嗎？」

「曹大哥很關心妳，他跟我說，感情比血緣重要。所以，妳不用躭心，他永遠不會關心我甚於關心妳。」

「妳不用說這種話來安慰我了，我已經不在乎那些。我現在只想趕快找到自己的親生父親，如果他要我的話，我會回到他的身邊去！」

「佩玉？」

「妳叫我名字？」

「我可以這麼叫妳嗎？」

佩玉友善的掀掀嘴角，像苦笑，又像嘲笑。

「我從來沒有要趕妳走，眞的。老實說，我沒有刻意去發掘妳的身世，我只是氣不過，賭氣而已。如果我們早就和平相處，一切都不會發生了。就算發生，也不會有什麼副作用。妳不相信嗎？」

佩玉用一種不可言喻的眼光看著我。

「原來妳也有和善的一面。我總以爲妳是很會要個性的人哩。妳剛來時，一點都不像小可憐，一般人的印象裡，像妳那樣處境的人，看起來應該低聲下氣的才對。」

我也學她掀掀嘴角。佩玉瞧著我的眼裡滿是笑意。

「現在妳應該可以安心待下去了吧！」

我搖頭。

「爲什麼？」

「剛來時，我是這麼想過。但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我覺得這裡眞像個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妳是厭戰了？放心啦，我不會再找妳打仗的，因爲我已經沒有武器了。」她這麼說時，眼光又黯淡下來，情緒快有了轉變。

「妳眞的決定要去找妳的親生父親嗎？曹大哥知道？」

「我只能拜託他。媽媽不准我提親生父親的事，但爸爸跟哥提過一點，哥哥說要幫我尋查。」

「妳媽一定很恨我吧！」

「不會吔！她根本不在乎妳的存在，反正她也不怎麼愛爸爸。媽媽現在最愛我小弟了，另外就是公司、賺錢啦！她也不像以前那麼關心我了，只要我少去煩她，要買什麼她都會給我。她就是不要我去找親生父親，因爲她恨他。」

我很想知道佩玉的親生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

「妳應該去高雄找爸爸的，畢竟他是妳親生父親。他雖然也是我爸爸，但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所以，我很想見見我的生父，也許他能給我這種感覺。」

「我沒有高雄的地址。」

「我給妳。我覺得我們應該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男人啊，就是這麼可惡，只我哥例外。」佩玉嘬著嘴說。

她熱心地拿起我桌上的筆來寫地址，看著她振筆疾書的神情。我對她初次有姊妹的認同感，雖然，我們毫無血緣，但相同的私生女命運卻把我們連結在一起。

我怔怔地盯著佩玉在寫字，等她寫完後，

我又盯著她的臉看，她對我微笑。此時，我乍然警覺，原來佩玉居然是一個很美的女孩。但在這以前，我是絕不會承認這一點的。

「謝謝妳。」我接過紙條說。

「不用謝了，雅馨。」她怯怯地叫著我的名字，然後轉身離去。

那天以後，早餐桌上的氣氛更顯得和諧多了。並不是話多了，而是佩玉和我開始爲對方烘土司的次數增加，也開始共同介入坤宏偶然提出的話題裡。

十二月底，坤宏在餐桌上向我們宣布爸爸要來的消息。佩玉無動於衷，我也不想表示什麼，但是，想起了佩玉寫給我的地址，我一直沒有機會行動。坤宏接著出人意料地告訴我們：

「我想安排雅馨和爸爸見一面。」

「哥，你早該這麼做的。」佩玉說。

「雅馨，妳說呢？」

我點點頭。佩玉立刻起身，盯著坤宏，像在提醒他：

「哥，也別忘了我的事。拜拜！」

坤宏目送她離去，若有所思地說：

「佩玉變了很多？」

「不好嗎？」

「現在還不知道，但變得讓人覺得不忍。」

「你是說？」

「是憑我的感覺，她漸漸像妳剛來時的樣子，好像裝滿了委屈，顯得十分沉重。」

「對不起。但是，我覺得那沒什麼不好，佩玉現在才剛開始接受磨鍊哩！」

「瞧妳說得老氣橫秋的，但是我躭心的是，佩玉對她的生父期望太高，恐怕會大大地失望。」

「你知道她生父是誰了？」

「我已經查過了。明年初我要去一趟香港，我打算帶佩玉去。」

「香港？她爸爸在香港？」

「是個香港商人，最近幾年混得不錯，前一陣子雜誌上還介紹過他，說他是香港的新貴。」

「又是有錢人。」半是不屑，半是不滿。

「路上我再告訴妳，今天我送妳去上學吧！」

原來佩玉的爸爸是來台做生意時，和佩玉媽媽認識的。他是佩玉外公的生意夥伴，和佩玉媽媽認識時已經結婚了，而且，大佩玉媽媽十多歲。佩玉媽媽背著她外公偷偷戀愛，竟至於懷孕。那個人回香港後就失去了聯絡，也許連佩玉的存在還不知道……

這情形坤宏已經告訴過佩玉，但她還是不死心。

爸爸來的那天，日曆已經換了新的，我又大了一歲。他站在客廳當中，四周無人。我在門口換了鞋、擱下書包，遠遠地望著他。我不太認得出他，那模糊又曖昧的一面之緣並不深刻，對於我，他全然是個陌生人。

他在抽煙，左手揷在褲袋裡，個子比坤宏矮一點，蓄著小鬍子，髮油亮，不禿，也沒有突出的小腹。不是風度翩翩的中年人，却是老成篤定的神態。

他走過來端詳我，香煙已在煙灰缸裡擰熄，但仍然渾身煙味，顯然是抽了一段時間。

「妳是雅馨吧？」語調沉着、親切。

我點頭，他微笑。

「來，這兒坐，我們聊聊。這裡住得習慣嗎？」

從生活起居到課業休閒，我們一問一答着，很機械化地。後來在提到南港的家時，他才落落寡歡地說：

「我對不起妳們母女。我知道妳對我有怨言，我不怪妳。本來，人一生中或多或少總會做下一些遺憾的事，總算我還有機會補償。我希望妳能安心在這兒住下來，這兒才是妳眞正

的家，我雖然不是個盡職的爸爸，但坤宏絕對是盡職的大哥。你們好好相處，這樣我也可以給妳媽一個交代。我是太對不起她了。」

他好像真的很難過，他拍拍我的肩膀，說要打個電話給坤宏。坤宏還在公司，至於佩玉，大概有意避開。打完電話，他向我說抱歉，不能陪我吃飯，他要趕到公司和坤宏商量事情。我向他道再見，但還是沒有叫爸爸。

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電梯門裡，突然發覺他是個孤單的老人。我想我該在道別時叫他爸爸的，但也不怎麼覺得懊惱。親情似有還無，那是一聲爸爸可以強化的。

還是順其自然吧！

佩玉終於和坤宏哥哥去了香港，一星期之後回來，整個人更消沉了。她回來的那天晚上，我問坤宏怎麼了，他聳聳肩說：

「我沒見到他本人，我只負責聯絡，因為佩玉堅持要自己一個人去。可是，劉安偉並不認賬，他甚至連佩玉媽媽都忘了。後來還是我用半要脅的語氣才讓他答應出面的。他答應出面的。他答應和我見面，佩玉說要代替我去，我讓她自己一個人進劉安偉的辦公室，我在外面等她。我怕她會沉不住氣，要鬧，但也沒有。進去不到十分鐘，她就出來了。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們到底談了些什麼。我也不想逼問她，想說的時候，她自然會說。這是我的態度，妳說對不對？」

坤宏顯得有點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我覺得佩玉怪怪的，她是個藏得住秘密的人嗎？」

坤宏像被電到似的立刻彈了起來，跑去敲佩玉的房門。佩玉一回到家，就躲在房裡不曾出來過。進房時只跟我們說了一句：「我好累，不要吵我。」我們都當真。

「佩玉、佩玉！」坤宏和我使勁地敲門直喊，但是，沒有回聲，門被反鎖了。我們怕極

了，有個不祥的念頭闖進我的腦裡，我囁嚅地說：「會不會……」坤宏聞言，飛腿一踢，那勁道真夠狠，門開了。

佩玉右手緊緊地抓住光著的左手腕，人恍惚地靠在床上。完了完了！我摀著嘴嚇在門口。坤宏一個箭步衝過去拉開她的手，白白的。我剎時腳軟，差點倒下去。

床頭櫃上擱著一把拉開蓋子水果刀，坤宏氣極敗壞地把水果刀甩到地板上。「哐——」的一聲把佩玉嚇醒了，她身子抖了一下，一直盯著刀子看。

我忍不住也看著那把水果刀，那把刀若真要劃下去，別說是佩玉，我也沒臉活了。事情是我惹出來的，但我絕不是要讓佩玉受此折磨至死，我沒有這麼壞心。我顫巍巍地拾起刀子，痛心地告訴佩玉：

「佩玉，如果妳真的想死，妳還不如把我殺了。妳這樣做，不是要讓我無地自容嗎？」

說著說著，我聲淚俱下起來，不是因為自己受傷，而是因為使別人受傷。想到自己竟間接地做了劊子手的恐懼，使我身心俱受重創。

「死，我是想死。我就是沒有勇氣真的割下去。我拿起刀子比了半天，居然在想，從那裡下手比較不痛，我在手腕上摸了好久，你們就進來了。」

她天真地說著，表情木呆，正要再抬起手腕端詳時，坤宏用力地摑了她一記耳光。

「妳就知道死，除了死之外，妳還知道什麼？」

佩玉委屈地抹著臉頰抽泣起來。

「我不管妳在香港受到什麼羞辱，但，是不是只有妳一個人受過羞辱呢？雅馨她受過妳多少羞辱，她尋死過嗎？妳若有志氣，應該好好振作，活給那個人看。連妳媽媽都能苟且偷生，為什妳做不到？為了妳，妳媽委屈求全嫁給爸爸；為了妳，雅馨和她媽沒名沒份地在南

港過了十多年，雅馨媽竟然操勞過度病死在南港，人家不但沒有尋死、沒有怨妳，甚至活得更堅強、更有尊嚴。佩玉，我眞不希望妳在這種緊要關頭表現得這樣的懦弱，讓我覺得過去疼妳、護妳反而是害了妳。妳存心讓哥哥痛苦一輩子是嗎？

佩玉抬起頭，淚眼婆娑，坤宏坐到她身旁，揉她的頭髮：

「傻妹妹，妳到底在怕什麼？其實，他不認妳，哥哥反而高興，這表示妳會一直姓曹，永遠當我的妹妹，難道妳不願意？記得小時候的事嗎？哥哥剛念小學時，妳來了。哥哥從幼稚園起，放學就不愛回家，因爲家裡都沒有人。但是，小學以後我一定會準時趕回家來餵妳牛奶，那時是阿滿帶妳的。她在做飯時就吩咐我來看妳。我每天上學時一想到妹妹在家裡等我，就希望趕快放學。那種突然有個家的感覺妳了解嗎？那麼多年下來，妳對哥哥的意義就是家的意義，不管以後發生什麼事情，哥哥結婚或妳結婚，即使突然有人宣布妳並不是我親妹妹，也無法改變什麼。我們要做一輩子的兄妹，如果妳突然消失了，我會非常非常難過。就好像哥哥如果突然從世界上消失了，妳也一定會非常難過一樣。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哥！」佩玉緊緊攬住坤宏的脖子，眼淚泌泌流下眼角。坤宏眼眶也濕潤了。

我想經坤宏這一番剖白，佩玉是不致於再做傻事了。

我看著手上的水菓刀，拿起放在櫃上的刀蓋，合上收到抽屜裡。我走近佩玉說：

「佩玉，勇敢地活下去，曹大哥說得不錯。誰也改變不了什麼。即使是我出現了還是一樣。如果妳覺得我在這裡提醒了妳不願面對的事實，那我情願搬走。妳就當作一切都不會發生。」

佩玉搖頭，她鬆開坤宏，悲傷地看著我：

「妳眞好心。我常常想，如果我有妳的一半就好了。妳那麼堅強，又那麼冷靜，我却是幼稚而衝動。但是，現在好了，我沒事了。雅馨，我要妳待下來，妳眞的走了，我也不想在這裡待下去了。」

「那我呢？」坤宏嚴肅地問。

佩玉被他的問話逗笑了，她噘著嘴，俏皮地說：

「你可以把陳茵華接來金屋藏嬌啊！」

坤宏失笑，我也笑了。走出佩玉房間後，坤宏向我道謝。我很詫異，他解釋說：

「要不是妳提醒我，我想不到她會做傻事。」

「我也只是猜想而已，還好我們來得及阻止。」

「雅馨，我得對妳刮目相看了。在重要關頭時，妳還眞能大公無私，勇於犧牲呢！」

「也沒什麼啦，我說的是實話，你不要以爲我矯情才好，其實，我一直有這個念頭。」

「妳是說妳還是要搬走？開玩笑吧！」

我搖頭：

「我決定考上大學後，搬到宿舍去。」

「爲什麼？雅馨，妳是不是對我們還有成見？」

「別誤會。我是想，你們的家還是維持原來的樣子好。」

「說這話，妳就矯情了。想想看，妳和佩玉現在處得不好嗎？佩玉甚至說，妳要眞走了，她也不會留下來。我只誠心希望妳留下的，都是一家人，千萬不要有嫌隙。爸爸那天來時，還特地提醒我這一點。」

「他怎麼說？」

「忘了妳曾經有過一個荒唐的計劃嗎？生活費一次付清，我告訴他了。他堅決反對，要我一定要斷了妳這個念頭。還有，他還說，那天妳居然沒有喊他一聲爸爸。」

「他在乎嗎？」我垂下眼睛。

「當然在乎，難道妳要他求妳嗎？雅馨，有時候我覺得妳太過於保護自己，不容易信任別人。」

我不語。

「像妳剛才還說『你們的家』，我說過，這已經是妳的家啦。妳就是不相信我。而且到目前爲止，妳也不曾喊過我哥哥。妳叫我曹大哥未免太生分了吧！妳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我一直很願意也很喜歡有妳這樣一個妹妹。」

我瞅著他，瞧他說得很急躁。

「不習慣嘛！我寧願叫你曹坤宏。」

他倒抽一口氣：

「這個哥哥還眞難當。隨妳吧，只要妳乖乖待在這兒，我就不強求。但是，爸爸那邊，我希望妳再次見到他時，不要忘記才好。」

「是的，哥。」我喊得有點彆扭。

坤宏有點受寵若驚，他抓抓我的頭說：

「這才對。」

寒假，佩玉約我去逛街，她說坤宏的生日快到了。想爲他開個派對，也好請陳茵華來。

「最近幾個月，爲了我們的事，哥哥犧牲了不少。他總是在替這個家著想，本來打算和陳茵華去美國的，但是，爸爸台北的公司需要他，不能放他走。陳茵華也只好念國內的研究所了。她一直在等哥哥，我也知道。我這次要請她來，也是爲了表示我的誠意，表示我並不排斥她了。她可以大方地到我家來，不必顧慮我了。我現在成熟了。」

「佩玉，妳不是也有個朋友嗎？叫什麼鐘的？」

「喔，張曉鐘是吧！那已經是過去式了。現在，我想逛街的話，可以找妳啊，對不對？雅馨！」

我笑而不答。這大概就是有姊妹的好處吧！

（下・續完）

他們爲什麼不回家

何光明

紅燈亮，一下課，她就急步搶進，我還未離開教室，她連招呼也不打，快步趕到他的跟前，怕被逃走似的，盯著臉劈頭就問：

「端午節你爲什麼沒有回家？」

同時動口比手，嘰哩呱啦，揮臂舞指。

我愣住了，佇立不動。

看似突如其來，他却淡然處之。臉上一副有聽沒有到的表情，從頭到尾露著莫名的微笑，還帶點無辜。

她發現我的存在，轉過臉來解釋一番。她是他家的鄰居。昨天端午佳節，他沒有回家。

家。她今天有事來校，特地找人質問。

她又面對他，勸他以後過節時一定要回去。

他不作任何表示，她無奈地走了。

●

期末，監考的班一人缺席，考後交卷給導師。

導師乘機與我聊天。他是金門人，五年未歸，祖母難耐思孫之苦，趕回去過年了。

今年寒假放得太晚，除夕在即，他不得不先走一步，趕赴船期，來不及參加期末考。

她代他申請補考，學校當然准，破例。

五年前七歲，五年後十二歲，成長中的小孩，變化太大，五年不見，祖母可還認得？

這個小學部五年級的學生，我認識。

●

他是住校生。開學日，父母把他送來。暑假寒假，再接回來。學期中，他從不回家，父母也絕不探望。年年如此。

送來一定記得，接回經常忘記。學校打電話到家裏，父母才想起孩子。

我在「師大」修教育學分，一位教授在上課時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她曾任這所學校的教師，故事是她親身的經歷。

●

他們爲什麼不回家？

有人不回家，因爲家不美麗、不溫暖。

夫妻失和，兒女失愛。

父母管教不當，兒女離家。

貧困的父母忙於生活奔波，富有的父母忙於事業應酬，無暇付出關懷，家境淒涼，家庭寂寞。

病魔侵襲，家中有人罹患絕症重疾，愁雲慘霧。

●

前面三個故事，前兩個主角是聾生，後一個主角是肢體殘障者。

他們的家可能很美麗、很溫暖。爲什麼不回家？殘障是瑕疵，完美的缺憾；殘障是罪惡，名譽的懲罰；殘障是毀滅，良心的鎮壓？家，拒絕了他們？子女本是父母的負擔，但是甜蜜的負擔，不是痛苦的負擔，他們拒絕了家？

否定者說：天底下那有這麼殘忍的父母或子女？

肯定者說：天底下的父母沒有比這更殘忍的嗎？

●

有機會從事特殊教育，你會發覺眞正的答案，所謂肯定否定的答案，都是想像的答案。

●

殘障的孩子若是來自正常人家，生活在正常的社會裏，即使他不要同情，人家也會給他同情；即使他要自尊，人家也不會給他自尊。

初入啓聰學校，宛若置身語言不通的「外國」；在此之前，我的生活經驗裏，未曾親眼目睹一個聾人；在這個生活天地裏，竟有這麼多聾人——六、七百人聚在一起，我突然置身其間的第一刻，直覺這裏眞是他們的「國」。

當少數民族建立自己的國，誰願離去？

殘障學生進入特殊學校，飲食、住宿、學習、遊玩，朝夕相處，生活於斯，成長於斯，便樂不思家。

在啓聰學校，最吸引聾生的，因爲這裏是手語的「國度」，他們不僅找到了他們的族群，同時還享有共同的語言。在這裏，我這個試用教師，竟是語言的障碍者，反而變「啞吧」了。

●

他們不回家，不是因爲家不美麗、不溫暖。

他們沒有拒絕家，只是愛「國」甚於愛家。

他們樂不思家，與殘忍無干。

他們不回那邊，寧願留在這邊，原因是認同。

對家人來說，這雖是不幸，但却是最快樂的悲劇。

醒悟

●林笛

在偌大辦公室中，史明坐在靠西邊的一個角落裏，穿的是一套地攤便宜西服，打的也是廉價領帶。從粗俗的衣着來看，誰都知道，他絕非什麼幹部之類的貨色。

「老闆找你。」一個女同事到他面前告訴他時，他正側着頭，如夢乍醒般憂心忡忡地站了起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呢？到公司已有三年啦！老闆找我我還是頭一遭。心想：自己雖無炫人的才華，但也是本本分分敬業的小職員，從來沒有做過危害公司利益的事。不但沒有做什麼壞事，同樣地，也沒有做過什麼引人注目的好事。這回老闆找，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是要責罵呢？還是……

他滿心狐疑、提心吊膽地走進老闆的辦公室。沒想到老闆却意外地以愉快的微笑對待他。

「來，這裡坐！」

「請問老闆，找我有什事嗎？」

「我剛剛解除你的職務！」

「噢，老闆！我早有預感。何必勞動老闆親自告知呢？我對自己能力太差已有自知之明。」

「請你不要誤會，不是要把你辭退，而是調升！請你先到我辦公室來擔任秘書，學習經營管

理，將來再把你安插出去。擔任重要的幹部。」

老闆心裡有數，一副信任又得意的口氣。但是，史明可緊張啦！他連連搖手說：

「這……怎麼行！像我這麼笨的人，怎麼可以調升那種職位？」

「那裡的話，我認爲你是最合適的人選。」

「爲什麼？老闆，我們公司裡有數百名職工，比我優秀的大有人在，而且，個個學有專精，爲什麼要找我這個一點特長都沒有的人呢？」

「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

「爲什麼呢？我實在弄不懂吔!?」

「我們公司的職工委實不少，可是，每個人爲了出人頭地，總是處心積慮地在打擊別人，深怕別人鋒芒太露。唯有你，默默地堅守着自己的崗位。聽說，你還自願把功勞讓給別人，經過查證，我知道你確實如此。」

「那裏、那裏，那也沒有什麼啦！」

「我是一個經營者，不但要知道會自我宣傳的員工，也要了解埋頭苦幹型員工的價值。據我調查，你的私生活非常嚴謹，從來不涉足聲色場所，更無不良嗜好。無論在公司內外，你都不會隨便講話，交給你任何機密，你都能讓我放心，我認爲你是個難得的人才。」老闆相當自信，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

「可是，要我擔任秘書這麼重要的職務，實在是難以勝任。我對目前的職位已經很滿足，老闆，您的好意，我也只有心領啦！」史明誠懇地擺出乞求的姿態，但老闆並不理他。

「你眞是太難得了，像你這種品德的人，社會上已經越來越少了，我就是喜歡你這樣的人當我的左右手，不要太客氣了，我已經決定了。」

「我實在不能勝任，我現在就請辭……」

「不行！人事命令已經發佈了，你明天就得搬到秘書室去，你安心的做吧！今天晚上可以跟同事好好地去爲你的新職慶祝一番！」老闆自認爲自己發掘了一個人才，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

「好啦！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史明失望地離開了老闆的辦公室，自言自語道：「今晚又得開溜，再去另找工作了。」他曾在五、六年前，不幸目擊了一宗殺人案，那是有關走私販毒的殺人案，不巧的是他自己的面貌被兇手看見了，從那天開始，他便成爲過着隱藏而倒霉的日子。

當時好不容易躲過了，但他知道，那些人一直找他殺人滅口。本來想到警察局去請求保護的，但這樣反而會把自己暴露在歹徒面前，況且，警察的保護也不是永遠的。

從那時候起，他就盡量過着不引人注目的生活，奇怪的是他越是想做不起眼的工作，越是有很好的升遷機會。如果，眞的擔任重要工作，忙碌的社交生活一定不能避免，這樣便很容易被那幫歹徒發現，且定要挨刀子、吃子彈，日子可能過得比現在更糟糕。

此前，他已換了三家公司，而他又不能把自己的苦衷告訴別人，那只會引來更嚴重的後果。這次又是這樣，眞是的！這個社會要想不引人注意還眞難哩！最後，他突然醒悟，自己的想法跟一般人太不一樣了，別人都忙着欺壓、扯人後腿、爭功，唯獨自己不屑同流，以後若進了新公司，可別忘也要跟別人一樣，才能幹得長久些啊！

傳奇人物誌

佛圖澄其人其事

●佛 圖

世人現在已經知道，佛圖澄這以後所做的弘法的工作，一是佛經的宣講；一是佛門戒規的建立跟整飭；一是敎導僧徒，培植佛教在中國發展的種苗。他尤其是一位很重視戒規、生活嚴謹的僧人，在這方面，據說他態度嚴肅，做得一絲不苟，自己且以身作則，可惜他在這方面所做的事情的實際情狀，沒有可見的紀錄留下來。後人所見的，仍只是一些他顯示神通的故事而已。

例如石勒進駐襄國不久，忽然接到報告說，襄國護城河的水源突然枯竭，護城河的水，也要乾了。這是很少聽說過的怪事情。護城河的水源，原本在城西方五里處，團丸祠的下方，如今竟然滴水不流，是什麼原故？護城河無水，城區的安全豈不是失去了阻障？

前些時，河北各地大旱過好一陣，是佛圖澄曾率領僧徒求雨。他叫人在附近石井崗挖到一尺多長的快要殭死龍一條，用牠放在一盆水裡半天，水龍復甦了。佛圖澄以酒爲奠，向水龍祈雨祝誦，水龍竟忽然間飛騰而起，直上天空。不久就有大雨傾盆而下，算是解除了地方的旱象。這一回單是襄國城河斷水，又是什麼特殊的原因，在石勒想，這件事是否是上天給他的另一次警告或懲罰呢？不論實情是什麼，石勒頗擔心，地方的百姓會這麼想：認爲他不宜爲君，是地方的禍星

。果眞如此，後果就令人憂心了。

石勒又找了佛圖澄來，求他找出因應的辦法來。他問佛圖澄：

「大和尙，怎麼樣才能讓水源活起來呢？」

「大將軍，求水，自然是靠請龍公施雨呵！」

當時的石勒，正準備正式建國稱尊，如今聽到大和尙說到請龍公施雨，有點生氣的說：

「大和尙，你這莫不是拿話語嘲弄我吧！我就是因爲自己沒法找到水源，才來求你的呀！」

「我講的是眞話，我說的龍，是指眞能致水的龍，那會有諷嘲大將軍的意思？」佛圖澄說。

「大和尙的意思是？」石勒問。

「水源的源頭處，必有神龍在。如果能找到他，向他求水，水源就可以再生了。」佛圖澄說。

這樣，石勒就請大和尙去做這件事，而且，越快越好，免得讓其他的有心人知道了，說石勒還沒建國稱君，就遭到天譴，這對他是很不好的事情。

佛圖澄隨卽帶着弟子法音等一些人，去到團丸祠附近，水源的所在察看，發現那裡地皮已經乾裂成很寬的一條縫，隨行的人看了，都以爲，土地乾旱成這樣，那裡會有水出來呢？

在大家猶疑不安的時候，侍者在旁邊兩棵大樹的幹上，綁了一個吊床給年長的佛圖澄歇息。佛圖澄兀自默然靜坐在繩床上，上身挺直，雙手捧着三支點燃的安息香，口中唸唸有詞的祈求着。其他的人在兩旁靜坐着陪他，大多不知道他唸的是什麼經咒。只是在一邊等着，看他有什麼吩咐。他們這樣等着，看大和尙不停的連着唸了三天的經咒。說也奇怪，原本乾旱得裂開一條大縫

的水源處，居然緩緩的沁濕，然後，流水出來了。

大家齊盯住水源流出來的，細細的一條流水，在驚異中仍帶着失望。因爲，這樣的一條細流，實在無濟於事呵！可是，佛圖澄却仍然雙手捧香，口中叨唸不止。這以後，更奇怪的事又出現了，大家看到，水源處，居然隨着水流游出一條五、六寸長的小龍來，在水流中蠕動着。

有人走近過去，仔細觀察，想用手觸摩小龍，被佛圖澄制止了。他要衆人退後一點，說：

「龍體是有毒的，衆人不可在龍體以上指畫停留，侵犯了他，也給自己招禍。」

正在衆人議論着，不知道小龍和細細的流水，能不能解除襄國城河的水荒時，水源的出口處，突然湧流大量的水來。水嘩嘩的流去，很快形成水道，湧向襄國城的方向。在衆人興奮莫名中，有人早騎馬把實情禀報給大將軍石勒。石勒對於大和尚這一囘神通致水，心中佩服得沒有話說，也因此對於他和佛法，更加有信心了。

佛圖澄做類似這樣的事，主要的用心，一在幫助解決石勒的疑難；一在在點點滴滴的增加石勒對於他，跟向佛的信心。不過，他也知道，他也沒意思讓石勒在他的面前感到無能。因爲這樣，石勒會在私心裡嫉恨他。所以，他也常經由一些小的事情，讓石勒在的面前顯示能耐，讓石覺得大和尚也信任他的能耐。讓一個人對自己有信心，在佛圖澄以爲，這也是引人向佛，很重要的一步。因爲，人若是太自輕了，就會自疑自毀，生瞋生痴，那樣就距離佛心更遠了。

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正可藉來說明這種情形。

有一天，佛圖澄和石勒相對坐着，該講的事都說完了，倆人就那樣閑閑的坐着。

忽然，佛圖澄對石勒說：

「大將軍，有個尋常人做的尋常事，恐怕會驚動你。」

「唔？」石勒說：「是什麼人做了什麼事呢？」

「不久，你就會知道的。」佛圖澄說。

「事情很難辦嗎？」石勒說：「到時候，還得大和尚出面吧！」

「相信大將軍你會料理得很好的。」佛圖澄說。

佛圖沒明言究竟會發生甚事情。不久，石勒聽到身邊的人都認眞的談論着這樣一件事——

襄國城一個漢人薛合，有兩個兒子。他們雖然生得身材矮小，却在心裡頭存有漢人的優越感，對於城裡滿街走動的胡人，口中不言，心中却相當卑視和怨恨。

但事實上，當時的襄國城，胡人不只越來越多，且都在服官，或者在軍伍之中，很得勢的樣子。加上石勒本身也是胡人，他雖然口頭上要求胡漢一家。胡人却因爲先人都是來自邊疆，習於勇武，比較缺少文化教養。所以，從言行舉止上看，胡人就顯得浮囂自大，似乎不太拿漢人放在眼裡。這種情形，看在年輕一代漢人眼裡，就難免生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憤怒情緒。

事情的發生是，薛合的兩個兒子，因爲很小的事情，心懷不平。就講些尖刻的話，對一個在石勒近衞部隊中的鮮卑兵，表示輕視跟辱罵。鮮卑兵被激怒了，就抽出腰間的刀，猛的一下，把薛合的一個兒刺死，倒在地上。鮮卑兵一看自己殺死了人，就索性扭住薛合的另外一個兒子，把他逼退到一間屋子裡，拿刀指着他的心，對跑來勸架的薛合說：

「你們誰進來抓我，我就先殺死你的兒子，我是鮮卑人，並不想在這裡和漢人嘔氣。甚至於，我也可以不給羯人石大將軍當兵。如果你能悄悄地把我送回北方鮮卑人的地方，我會放了你的

兒子。你若不肯，我至多不過跟你的兒子，一起死在這裡。」

這件事因爲關係到軍中的胡人，又驚動了襄國城裡的官民百姓，很多人圍過來看，或者彼此談論着，好像發生了大事一樣，終於連石勒也知道了。

石勒親自到出事的地點去看，他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後，對薛合說：

「你想救兒子麼？」

薛合流着淚向他求情，石勒又說：

「你說：那個鮮卑兵殺了你的兒子，他該死吧！」

薛合連連地點頭，石勒看看他，又看看圍在附近的很多官民人等，然後，大聲的對薛合說：

「若是爲着保全你的兒子，把殺人的鮮卑兵送走。這樣活了兩個人，看起來雖然是好事情。可是，此例一開，以後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也該照這樣辦，如此下去，結果會怎樣呢？逞兇的人，豈不是可以爲所欲爲了麼？」

薛合被這一番話說得無言可答。石勒於是吩咐下去，要人不顧一切，進屋裡去逮捕殺人的鮮卑兵。鮮卑兵立即殺死了薛合另一個兒子。就這樣，一件小的爭端，雖然，是死了三條人命，石勒却因對此事的處置，表現出不對兇惡的人姑息。事後，又要人對薛合老夫婦給予安慰。又藉此事的發生，曉諭全城官民，要求胡漢人等，務須視同一家，和平相處，被多方認爲處理得當，大將軍實在賢明。

佛圖澄到襄國以後，就作爲佛教高僧而言，他所做的講經傳法，引導出家弟子修道的事，佔用了他更多的時間。〈高僧傳〉裡所記的，他的弟子法雅和法首、法祚等，都是這個時期教導出

來的。

由於佛圖澄所收的出家弟子，多是讀書人，他自己對於經典的研究講授，也格外用心。事實上，佛圖澄早年在西域地方，就已經是一位對佛經和律論皆有研究的高人了。西域的僧人多知道他。也因此，在這以後，就曾經有西域僧人，不遠數千里來中國，向他請教經論和律藏的問題（這方面的事，後文還會提到）。說到佛圖澄苦心研講佛教的經論律藏，這倒引出一段佛圖澄大和尚，有關他神秘能力的另一段描寫——

事實的眞相是：有人看到大和尚在深夜進入一室。照他的習慣，該是去讀經的。怪的是，他在入室以後，兀自敞開衣衫，露出前胸。這才發現，他的左乳近旁，赫然有周圍四、五寸的洞。他竟可以從洞中把腹中的腸拉出來，胸間的洞是用棉絮把洞口塞住。這時却看到佛圖澄把棉絮拔掉，放在一旁，室內頓時一片光亮。他也就此在光亮中靜靜的讀經。人在室外，森森涼夜中目睹如此情景，那種感覺，怕是難以形容（若是現代的人看到，多半會以爲，佛圖澄分明是一個外星來的、高智的機器人吧）。

怪異的事，還不僅如此。

第二天，天朦朧亮的時候，有人看到大和尚一個人悄悄地走出去。他走到稍遠處樹林中的小河邊，在水邊蹲下來。然後，解開衣衫，拔掉胸間填塞洞口的棉團，把腹中的腸子取出來，在緩緩流動的清水中洗滌。他洗時的動作，非常輕巧細心。一隻手嘩嘩啦啦撩水的聲音，在遠處可以聽得到。洗完了以後，他又小心的把腸放入洞腹中。然後，站起來，八尺許高的身子輕輕地左右搖擺幾下，又把衣服穿好，走回寺院去了。

這眞是世人見所未見、也聞所未聞的事。佛圖澄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高僧呢？他這樣的事情很快被人傳說開去，不少的人都被這樣聳∧聽聞的事弄呆了，有人把它說成是神通或生命的神秘，在凡人有其「不可說」、「不可知」的道理。有人以爲，也許他那種做法，是一種魔道。佛經說「人身難得」，怎麼可以拿它像桌子、板櫈拆卸修洗？更有人說，在佛家的人看，人可貴的是那個玄秘中永遠存在成長的生命體。人的肉身，本來就是用了不妨丟棄的道具。試想：一個人的生命，得經過若干個「刼」的修習歷煉，才有成爲羅漢、金剛、菩薩跟成佛的指望。一個「小刼」，照佛家的說法，爲時長約十六萬八千年，算算看，一個人要生生死死、輪迴多少次？若是把不同的人身看成不同的衣裳？人身人身，不過是可以作如是看的東西。這件事，在凡人當然是一大神秘，十分的「不可知」、「不可說」。可是，在修道有成的高靈來說，就是並不難懂、很平常的事了。

佛圖澄傳經弘法，使他經常到襄國附近的小的城鎭，和村落去，在石勒麾下的幕僚，跟他建立趙國以後的臣屬們，包括他們的眷屬在內，也頗有人樂意和佛圖澄來往。所以如此，一是因爲信佛已經成爲風氣，一般人慢慢相信，信佛以後，可以幫助自己免禍求福；二是佛圖澄會看病，且能預知人的吉凶禍福。何況他可以跟大將軍石勒講話，結織他這麼一位高僧，顯然對自己有益無害。

佛圖澄這樣的活動，不但使他的徒衆越來越多。還因爲信佛的人，小康以上的家庭不少，使得信徒們有力量自己形成一個局面。比如捐資建立寺院，請法師來主持，以爲如此，可以給地方帶來福分。因爲這樣，襄國附近州縣的寺廟和僧徒，漸漸地多了起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六．待續）

煩惱的丈夫

克莉絲蒂 著
Adatha Christie

鄭震濤譯

無疑的，巴恩先生最大的本錢，就是富有同情心，他之所以受人信賴，原因也在此。他的職業是爲人排難解紛、尋回失去的快樂，不過，顧客須信任他，並坦白說出不快樂的原因，他才能對症下藥。

這天早上，坐在他對面的顧客是華德先生，巴恩很快就發覺到，華德是個木訥人物。這一類型的人，很難把內心的情感表達出來。

華德身體高而壯，有一雙溫和愉悅的藍眼和健康的膚色，他撫摸着小鬍子，像一隻哀傷的動物，啞然注視着巴恩。

「看了你的廣告……」他直接的說：「我來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來。」

「一個人有了麻煩時，就很想碰碰運氣。」」巴恩糾正他。

「對、對！我想碰碰運氣。巴先生，我有了麻煩，不知道該怎麼辦。唉！麻煩，很大的麻煩！」

「那你算找對人了！」巴恩說：「解決人們各種麻煩，我是專家。」

「這麼說，是不是太誇張了點？」

「並不！人們的麻煩，可以很容易地區分爲幾大類，健康不佳、沮喪、妻子爲丈夫煩，丈夫爲妻子煩。」

「說實話，你猜對了！我的麻煩。被你說中了。」

「請詳細的告訴我。」巴恩說。

「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我太太要和我離婚，去嫁別人。」

「這是現在常見的問題。我想，你不會同意。」

「我喜歡她。」華德簡單地說：「我……我喜歡她。」

簡單而乏味的陳述，如果華德說：「我崇拜她，我崇拜她腳底下的土地。爲了她，我願意粉身碎骨。」巴恩會認爲更符合他的心境。

「這有什麼用？」華德接着說：「她喜歡別人，我該怎麼辦？」

「她一定要和你離婚？」

「當然。不過，我並不願意。」

「你來找我，爲什麼？」巴恩深思地看着他。

華德羞怯地笑笑：

「我不知道。因爲我不是個聰明人，所以，想不出解決的方法。我想，你可能……可以給我一點建議。我還有六個月的時間。我們已協議，假如六個月後，她仍未回心轉意，我必須同意離婚。我想，你可以給我指點。因爲現在我做什麼事，都會惹惱她。

「巴先生，情形是這樣的：我是個平凡人！我喜歡打球——高爾夫和網球。對音樂和藝術之類的我並不在行。我太太很聰明，她喜歡畫、歌劇和音樂會，所以，她會對我厭倦。另外一個人——是個長頭髮的下流傢伙——懂得這些玩意。他能和她談得很投契，我不能。說實話，一個聰明美麗的女人，對像我這樣的笨蛋自然會厭倦，這是意料中事。」

巴恩問：「你們結婚多久了？九年？我相信一開始你就有這種想法。錯了！閣下，你完全錯了！對女人絕不能有仄咎的想法。她會以

你對自己的評價來看你——是你自作自受。你應該以你的體育技能自豪，你應該說音樂和藝術是『我太太喜歡的無聊玩意兒。』你應該爲她不會打球表示遺憾。你應該知道，謙遜的人，在婚姻中是失敗者！沒有一個女人能忍受軟弱的男人。難怪你太太和你相處不來。」

「那麼？」華德困惑地注視着他：「我該怎麼辦？」

「九年前你該做的事沒有做，現在再做已經太遲了。必須採取新的策略。你有沒有交過女朋友？」

「當然沒有。」

「有沒有向女人調過情？」

「我對別的女人，從不作非份之想。」

「那就錯了。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改變觀念。」

「喂，我眞的不能、也不敢。我是說……」華德露出驚慌。

「你放心，不會有麻煩的。我的人會安排一切。她會告訴你怎麼做的。當然，你們的交往不過是演戲而已。」

「這還差不多。可是，這樣會不會引起艾麗絲的誤會，而使她更想擺脫我呢？」華德如釋重負。

「華兄，你不懂人性，也不懂女性的心理。現在，以女性的觀點來看，你像是個廢物，誰也不會要你的。沒有人要的東西，那個女人會要呢？但是，假定你太太發現你像她一樣想恢復自由之身，她會怎麼想呢？」

「她應該高興。」

「也許她應該，但她絕不會！更何況，她已看到你吸引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女郎——一位具有挑選對象資格的少女正對你傾心。於是，你的身價立即上漲。你太太會想，她的朋友們會以爲你已厭倦她，想娶一位更有魅力的女人。她會爲此煩惱的。」

「眞的會這樣？」

「當然，我可以肯定。你不再是『可憐的老華德。』你變成了『風流的華德。』世事的改變是多麼大！無疑的，她會傾全力把你奪回。你當然也不能軟化。你應該冷靜地強調她以前的要求。『我們還是分開的好。』『我們性情不合。』你會發覺，她以前說的是事實，你根本不了解她——當然，她也根本不了解你。不過，現在我們不必多說，時機來到時，你會得到詳細的指點。」

「你眞的認爲你的計劃會有效？」華德似乎懷疑的問。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有效，」巴恩謹愼地說：「也許，你太太對另外那個男人，已經到了對你的言行無動於衷的程度，但我認爲還不致於。她有外遇，也許，是由於厭煩——厭煩你那種長期缺乏批判的摯愛和絕對的忠誠。假如你照我的指引去做，我敢說，對你有百分之九十的有利。」

「好！」華德說：「我願意照做。要多少費用？」

「兩百基尼，可得要先付款。」

華德簽寫了一張支票。

● ●

在午後的陽光下，華家院子裡顯得格外清麗可人。華太太艾麗絲躺在一張長椅上，形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彩色焦點。她穿着鮮艷的淡紫色衣服，再加上巧妙的化粧，看起來比她實際的三十五歲要年輕得多。

她正在和好友馬太太聊天。她們兩人都在爲只知道談公債、股票和高爾夫球的健壯丈夫而苦惱。

「……所以，一個人要學習生活、享受生活。」艾麗絲準備結束她們的談話。

「親愛的，眞有妳的！」馬太太說，緊接着問：「告訴我，那個女孩子是誰？」

艾麗絲聳了一下酸痛的肩說：

「不要問我，是華德找她的。她是華德的小朋友！眞有趣。妳知道，平常他對別的女人連正眼也不看的。他向我吞吞吐吐的，最後說他想請這位梅德玲小姐來這裡度週末。當然，我笑了——我禁不住笑。妳知道，華德這個人……就這樣，她來了。」

「他在那裡遇見她的？」

「不知道，」華太太說：「當然，我高興——非常高興。我的意思是，這樣對我來說好辦得多了。因爲我一直在爲華德過意不去；他是那樣一個老好人。我常對辛克萊說，我那麼做，華德一定很傷心。但辛克萊認爲，華德很快就會克服的。他的判斷好像沒有錯，兩天以前，華德好像很痛苦，現在他却有了女朋友！眞有趣。我喜歡看到華德高興。也許，那個可憐的傢伙以爲我會吃醋，多麼荒謬的想法！『當然，』我對他說：『帶你的朋友來吧！』可憐的華德，像那樣的女孩子，不可能喜歡他的。她不過是找刺激，遊戲人間而已。」

「她長得非常動人，」馬太太提醒艾麗絲說：「可以說是個危險人物。那樣的女孩子對男人有興趣。我覺得她不是什麼好女孩！」

「也許吧！」華太太說。

「她的衣服很華麗。」

「幾乎太過外國化，妳認爲呢？」

「價錢可能很昂貴喔！」

「一定很富有。從她的外表看來……」

「他們來了！」馬太太說。

梅德玲和華德越過草地。他們有說有笑，好像很快樂。梅德玲往椅子上一坐，脫下小布帽，兩手摸弄漆黑柔軟的鬈髮。她的確非常美。

「今天下午我們玩得眞開心！」她大聲的說：「熱死人了，我的樣子一定很難看吧？」

「妳看起來……妳看起來……」他對自己

曖昧的語氣有點不安。他笑了一下：「我不願意說。」

梅德玲看着他，以那種完全是心照不宣的眼色。馬太太已機警地覺察到了。

「妳應該打打高爾夫，」梅德玲對女主人說：「妳太欠缺運動了，現在開始怎麼樣？我有一個朋友學打高爾夫，現在打得很好了。她的年紀還比較大一點呢！」

「我不喜歡那玩意。」艾麗絲冷冷地說。

「妳不喜歡運動？那太糟了！不運動的人，身體總不怎麼樣。華太太，現在開始也不遲，只要有人教，再勤加練習，任何人都學得會的。我打網球是去年夏天才得到指點的。不過，我打高爾夫却不行。」

「用不着洩氣！」華德說：「妳需要多練習。今天下午我看妳握球桿的姿勢很美。」

「那是因爲你教的關係。你是個了不起的教練。很多人只會打不會教，可是，你有教人的才能。」

「別瞎誇我了，我很笨，什麼都不行。」華德惶惑地說。

「妳應該以他爲榮！」梅德玲轉向華太太說：「妳是用什麼辦法把他留在身邊這些年的？妳一定非常聰明。妳是不是有意把他藏起來？」

華太太沒有回答，她伸出微抖的手拿起自己的書。

華德喃喃的說要換衣服，便走開了。

「妳眞好，肯讓我到這裡來度週末。」梅德玲對他的女主人說：「有些女人會懷疑丈夫的朋友。我覺得吃醋很無聊，妳認爲呢？」

「我也這麼想。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爲華德吃醋。」

「妳眞了不起！因爲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個對女人極富吸引力的男人。我聽說他已結婚，嚇了一跳。爲什麼所有有吸引力的男人，

都在很年輕時就被搶走了？」

「妳發現華德那麼有吸引力，我很高興。」華太太說。

「他本來就是，不是嗎？他是那麼英俊，球打得那麼好，他對女人假裝沒有興趣，那樣會更刺激我們的好奇。」

「我相信妳一定有許多男朋友。」華太太說。

「對，我比較喜歡男人。女人對我都不怎麼好，我不明白爲什麼？」

「也許是因爲妳對她們的丈夫太有興趣之故吧！」馬太太笑着說。

「一個人有時會爲他人抱屈，許多好男人都被乏味的老婆縛住。妳也知道，有些女人喜歡附庸風雅和賣弄知識。自然，男人希望能有個年輕而聰明、有趣的女人談談心。我認爲近代的結婚和離婚觀念是明智的。一個人應該趁年輕時和一個興趣與觀念相同的人重建美滿生活。這對任何人都是好的結果。我的意思是，那些賣弄知識的妻子，也許會挑上與她們同類型、能滿足她們的長髮不修邊幅的怪人。我認爲擺脫妳的迷失、重新開始，是聰明的計劃，華太太，妳認爲呢？」

「那當然。」

梅德玲感到有股陰冷的氣氛已經形成，她喃喃地表示要去換衣服再來喝茶，便離開了她們。

「這些新派女孩子可恨到了極點！」華太太說：「她們滿腦子都是歪主意。」

「艾麗絲，我已看出她腦子裡的主意了。」馬太太說：「那個女孩子已愛上華德了。」

「胡說！」

「眞的！我從她看他的表情裡看得出來。她絲毫不在乎他有沒有結婚。她想佔有他，她好討厭。」

華太太沈默了一會，然後猶豫地笑了笑：

「管她呢，那有什麼關係。」

接着，華太太也上樓去了。她看見丈夫正在臥室裡換衣服，口裡還唱着歌呢！

「親愛的，今天你很高興吧？」華太太問。

「我……哦……哦，是的，可以這麼說。」

「這樣我也很高興。因爲我希望你快樂。」

「是的，我很快樂。」

華德雖無表演的天才，但非要他扮演某個角色不可，倒也能有不壞的演出。當她和他說話的時候，他的心跳加快，並避開她的眼光。他覺得可恥，憎恨這種鬧劇。不過，他的表演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他呈現出良心不安的畫面。

「你們認識多久了？」華太太突然問。

「嗯……誰？」

「當然是她——梅小姐。」

「哦！我也記不清楚了。我是說……啊，有一段時間了。」

「眞的？怎麼你從來沒有提起過她！」

「我沒有提過？我可能忘記了吧！」

「忘記？」華太太說過後，便氣呼呼地離開。

用過茶點之後，華德帶着梅德玲去看玫瑰園。他們走過草地時，感覺到兩對眼睛正在背後監視着。

「喂！」他們進了玫瑰園，華德稍微安心了一點：「喂，我看我們還是放棄吧，妳看，我太太看我的那種表情，她好像在恨我呢！」

「別擔心！」梅德玲說：「不會有事的。」

「妳這樣想？我是不希望她討厭我的。妳看，剛才喝茶的時候，她還說了一些難聽的話。」

「放心！」梅德玲又說：「你做得很好。」

「妳眞的這樣覺得？」

「當然！」接着她降低音量：「你太太站起來了，她慢慢走過來了，她在偷看我們做什麼。你最好吻我。」

「這……」華德不安地說：「我一定要這樣做嗎？我……」

「快吻我！」梅德玲命令着說。

華德吻了她。如果表演中有欠缺生動之處，全由梅德玲予以補足。她用兩臂緊緊地纒住他。華德幾乎站立不穩。

「啊！」他感慨的嘆氣。

「你很討厭這樣做？」梅德玲問。

「不是，當然不是！」華德勇敢地說：「不過事出突然，我有點不能適應。」然後機智地補充：「我們在這裡是不是太久了？」

「夠久了。」梅德玲說：「我們在這裡表演得很好。」

他們回到院子裡時，馬太太告訴他們，華太太已上樓去躺一下休息了。

後來，華德一臉憂慮地回到梅德玲身邊。

「她的心情一定很壞。」

「這樣才好。」

「她說看到我吻妳了？」

「我們就是要她看到！」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那麼說，對不對？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只得說，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說得好極了。」

「她說妳想嫁給我，還說妳不懷好意。那使我難過，她那樣說對妳不公平，因爲，妳不過是有任務在身，我說我一直很尊敬妳，她說的不是事實。她對妳的批評使我生氣。」

「好極了！」

「然後，她叫我走開。她永遠不願意再和

我說話。她說要收拾東西離開我。」他一臉沮喪。

梅德玲笑了：

「我告訴你怎麼辦。告訴她，要離開的是你，你要搬到倫敦去住。」

「可是，我不願意！」

「別急。你用不着離開。你太太絕不會讓你到倫敦去逍遙的。」

第二天早上，華德宣佈新消息。

「她說已經想過，既然我們已同意六個月的考慮時間，現在她搬走似乎不應該。但她說，我可以邀朋友來家，她爲什麼不可以。她要請辛克萊到這裡來。」

「就是那個人？」

「是的，讓那傢伙到我家來，多不是味！」

「你必須答應她，」梅德玲說：「不要擔心。我會對付他。告訴你太太，經過考慮，你不反對，不過你知道她也不在意我留在這裡。」

「老天爺！」華德說。

「別洩氣！」梅德玲說：「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再過兩星期，你的一切麻煩都將過去。」

「兩星期？眞的？」華德問。

「當然眞的，我敢肯定！」梅德玲答道。

●

一星期以後，梅德玲走進巴恩的辦公室，懶洋洋地坐了下來。

「我們的蕩婦王后來了！」巴恩笑着說。

「蕩婦！」梅德玲說着，格格地笑了起來：「自從扮演蕩婦這個角色以來，我從未見過這樣難以征服的男人。他着了他太太的迷，她簡直有毛病！」

「不過我相信，他還是難逃妳的妖媚力吧？」

「你不知道，我費了多大的勁，才使他不得已地吻我！」

「親愛的，妳是經驗豐富的妖后。怎麼樣，妳的任務完成了吧？」

「圓滿達成了。昨天晚上我們有一場最精彩的表演。我想想看，上次我向你報告是在三天前吧？」

「是的。」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只向那個卑鄙的辛克萊飛了一眼，他就向我展開猛攻，尤其是他看我的衣着，認爲我有錢。當然，華太太就大光其火了。她的兩個男人都猛向我獻慇勤。我很快表明了我的選擇。我當着華德夫婦的面，戲弄辛克萊。我取笑他的服裝、他的長髮和內八字脚。」

「眞是高明！」巴恩讚賞地說。

「昨天晚上，一切明朗化了。華太太公開表態。她責備我破壞她的家庭。華德提醒她辛克萊的事。她說那是因爲她不愉快和寂寞之故——她希望他多關心她一點。她說，他們一向很幸福，她敬重他，他也知道，她要的是他，別人誰也不要。

「我說已經太遲了。華德完全遵照我的指示，說他已愛上我、要娶我！艾絲經要嫁給辛克萊，隨時請便。要離婚可以馬上辦，不必再等六個月。

「他說這幾天就去找他們的律師辦理離婚。他說沒有我，他活不下去。華太太終於兩手抱胸，說心好痛，要喝點白蘭地。他不軟化。今天早上他要去倫敦，我相信這時她已去追他了。」

「辦得很好！」巴恩高興地說：「這件案子辦得很圓滿。」

門被猛的推開。站在門口的是華德。

「她在這裡嗎？」他問着，走進辦公室，一見到梅德玲，他更叫道，並握住她的兩手：

「親愛的！妳知不知道，昨晚我對艾麗絲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我不明白我爲什麼會糊塗得這麼久。可是，最後這三天我知道了。」

「知道什麼？」梅德玲無力地問。

「我崇拜妳，這個世界上，除了妳，沒有一個女人適合我。我要馬上和艾麗絲辦離婚，一辦好，妳就嫁給我吧，好不好？請妳答應我。德玲，我崇拜妳。」

他把半癱瘓的梅德玲抱在懷裡，這時門又飛開，一個衣衫不整的瘦女人衝進來。

「我早已料到！」進來的瘦女人說：「所以我跟踪你！我知道你會來找她！」

「我已經說過……」華德如夢醒地說。

「華德，你不能這樣傷我的心！跟我回去吧！以前的事只當沒有發生過。我會學打高爾夫。你不喜歡的朋友，我不交。這些年來，我們過得多幸福……」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幸福過。」華德說着，眼睛仍然看着梅德玲：「艾麗絲，妳要嫁辛克萊那個狗屎，就請快一點！」

「我恨他！我見了他就討厭。」華太太又轉向梅德玲：「妳這個邪惡的女人！妳眞會迷男人——妳偷走我丈夫的心。」

「我才不要妳的丈夫呢！」梅德玲心煩意亂地說。

「梅德玲！」華德痛苦地看着她。

「請你走開。」梅德玲大聲的說。

「可是，現在我不是在演戲，我說的是眞心話。」

「你走吧！」梅德玲歇斯底里地叫起來：「你走！」

華德不情願地向門口走去：「我會再回來，妳擺脫不了我的。」他警告她，碰門而出。

「像妳這種女孩子應該好好打一頓，再印上烙印！」華太太哭道：「在妳出現之前，華

德一直對我百依百順。現在他完全變了，變得我已不認識他。」說完，嗚咽着去追她的丈夫。

梅德玲和巴恩面面相覷。

「我沒有辦法。」梅德玲無奈地說：「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很可愛，但是，我不願嫁給他。你不知道要他吻我有多困難！」

「唔！」巴恩說：「這種情況，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譯自：〈克麗絲蒂短篇小說集〉(Mr. Parker Pyne Detective)